

獅子吼工作室整理・劉素雲老師審定

喜送姐姐回家

——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淨空時年九十有二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目錄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序		前	0	0	1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片花		前	0	0	3
第1集	姐姐西歸去	妹妹送姐行		0	0	2
第2集	姐姐妹妹嘮家常			0	5	5
第3集	姐姐隨機演佛法			1	1	2
第4集	家鄉蓮友喜相逢			1	4	2
第5集	話別親人踏歸途			1	8	1
第6集	慈悲開示警世人			1	9	2
第7集	自在往生回極樂			2	6	5
第8集	佛門喜慶事	蓮友來送行		3	4	3
第9集	一生使命度眾生	慈悲留偈示後人		3	5	2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序〕

此書名為《喜送姐姐回家》，喜者，歡喜也；送者，送行也；姐姐是示現念佛成佛之劉素青老居士；回家者，至心稱念彌陀聖號，蒙佛接引，回極樂世界老家也。

劉老居士妹妹劉素雲多年專修專弘《無量壽經》，法喜充滿，法緣殊勝；感嘆惜無人做出榜樣，使世人親見念佛往生不退成佛之殊勝利益。老居士聞此，即發願身體力行，做出榜樣。遂於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點，分秒不差，預知時至，歡喜自在，念佛往生。此為極樂菩薩來娑婆世界之表演示現，救度末法九千年苦難眾生。

劉老居士表法證明，淨土法門是一切諸佛如來普度眾生究竟圓滿之法門，是一切諸佛度眾生一生成佛之第一法門！我等幸遇此法，實為無量劫來希有難逢之一日，可不寶諸！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歲次戊戌孟冬，余旅居巴黎，偕眾共學《喜送姐姐回家》系列光碟，深為感動，此乃余有生以來學佛最極真實之收穫！劉素青老居士捨壽十年，做出念佛往生極樂世界之榜樣，證明西方極樂世界真實不虛，阿彌陀佛臨命終時接引往生真實不虛。此是《無量壽經》精華，亦包括全部《大藏經》在其中。如同金字塔頂尖，無有任何法門能超越其上；一句阿彌陀佛老實念到底，保證往生不退成佛也！

劉素雲居士悲心懇切，誠孝可嘉，將姐姐往生經過整理成文，冀以此普利更多有緣眾生。余於巴黎展讀此書，善之寶之，鼓勵淨宗同修將其廣為流通；又承囑為序，遂略敘因緣以應之耳。

歲次戊戌仲冬釋淨空謹識於香江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片花」

〔劉素青老居士〕（以下簡稱老居士）：

◎我一生最大的特點就是聽話。

◎從出生到現在，我就是聽話。從小聽媽話。現在就是學佛了，我聽佛的話。

◎我現在就得倆字——換心。

◎我成就了自己，我才能成就別人。

◎所以我每天為什麼笑呵呵的？我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裡。

◎我跟孩子說了，我說，媽媽今生沒有遺憾的事，媽媽今生非常滿足。

◎我笑著往生、自在往生，其實現在蓮品也告訴了。

◎我不需要助念，瞬間就走了，跟著佛就走了。但是為了度眾生，那就是說，這個形式還得走。

〔老居士四女兒〕：媽媽，堅定信心，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老居士〕：孩子，放心吧，媽媽一定能做到，而且做得出色！

◎我先把那個西方極樂世界那美景，我往生前後的瑞相，我都寫出來，我先寫出來。我就是要用這種形式表法。

◎我成功了以後，給後輩子的人，後世，就是還有九千年苦難眾生，走捷徑之路。一看，啊，你看就念阿彌陀佛，就成功了。

◎我用什麼獨特的方式？

沒往生之前，我用偈頌的方式。

把咱們極樂家鄉的美景，全用偈頌的方式寫出來。

現在就是我沒走之前，我就用這種方式在度眾生。

我走以後，就是往生之後種種的瑞相，和我往生之前的偈頌對，對起來，你信不信？信不信？

〔劉老師〕：用事實來驗證。

◎「老居士」：用事實來驗證，你信不信？

◎《無量壽經》大經解六百集我看完了，《妄盡還源觀》我看了一遍，接著我看的《大經科註》，現在《大經科註》我沒看完。

◎看了這些經以後，看了這些光碟以後，我多了我記不住，我就記住了兩個字——換心。

◎我本是一棵無名的小草，我從大自然中來，回歸大自然中去，我悄悄地來，我悄悄地走。我原來是這樣做準備的。

可是現在阿彌陀佛老慈父給我這個重任，為夏蓮居老居士的《無量壽經》的善本作證轉；為黃念祖老居士的《大經科註》作證轉；也為淨空老法師苦口婆心地，八十六歲高齡，還在苦口婆心地來教育大家，那種愛心，讓大家趕緊回家。眾生迷惑不解，我為這三位老師作證轉。

◎她是在台前。告訴了，妳是明的，我是隱的。

◎善巧方便，咱們就改變改變方法，我就給它來個獨特式的。

◎歡迎家鄉的蓮友光臨道場！

我也是雙城人。稍等一等，我起來，主角該上場了。（眾笑）你們別看我這樣，別看我身體。它是假的。

我現在一點痛苦也沒有，成天法喜充滿。

◎時間到了，我這個家鄉的親人都來了。

透點兒消息，我早都坐上金剛台了。

實際現在咱們都在七寶宮殿，咱們都在蓮花之上。

◎咱們有形的眾生是這麼多，那個無形的朋友沒法計算。

諸佛菩薩、天龍八部、龍天護法善神，現在都在都在，早都已經來了。

因為佛菩薩給我的使命，讓我來做樣子給大家看看，讓大家都回家。

◎一切交給佛菩薩，哎呀，太好了！太自由了！

◎活得瀟灑！走得瀟灑！

◎我上場了，演戲，我今天演的是獨角戲。

〔劉老師〕：真是獨腳（角）戲。

〔老居士往生前兩小時〕

◎告訴你們，我現在就是一尊玉佛，就是一尊玉的臥佛，現在就在這兒。

◎還有幾分鐘，我就要走了。

現在諸佛菩薩都在大家的身邊，西方三聖在太陽附近。

你們可以看見，空中的景象，一會兒就發生了變化。

◎時間一到，我帶著無量無邊的眾生一起回家了，高不高興啊？（眾

答：高興！）

〔一邊說邊頻頻豎起右手大拇指〕

這不是我個人的意願，也不是我個人想像的，是佛力加持，佛菩薩給我的任務。

我還有新的任務，所以我必須提前回家。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淨土法門殊勝！淨土法門殊勝！

◎我現在已經上蓮花了，我就站在老慈父的身旁。

◎感恩大家為我送行！

謝謝！感恩！

〔雙手合十，之後逐漸變為OK手勢〕

〔劉老師〕：圓滿。

〔老居士的手勢呈花開見佛的樣式〕

〔老居士最後慢慢揮手，側臉微笑。定格〕

〔總片名〕

喜送姐姐回家

——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字幕〕

往生時間：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點

總片名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第1集

姐姐西歸去 妹妹送姐行

劉老師

講於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地點：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尊敬的世界各地、全國各地的蓮友，尊敬的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苦難眾生：

阿彌陀佛！

今天我在這裡給大家宣布一個好消息，也是一個喜訊：

我的姐姐劉素青居士，預知時至，上品上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作佛去了！

她是活著往生的，是我們的好榜樣。

她往生的具體時間是：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點整，分秒不差。

我為有這樣一位好姐姐而高興、而自豪！

今天我想向大家報告一下，我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緣。具體的事情，往生過程，請各位蓮友看後面的光碟。

首先，我向各位蓮友報告一下，我姐姐往生倒計時五天，表法是什麼因緣？

這個話要從今年的六月份說起。六月份我去香港，參加「《大經解演義》學習分享報告會」。在那個會上，同修們給我提了好多條子，讓我回答、讓我答疑。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有疑慮，特別是有許多佛友提出，真的能活著往生嗎？這個疑慮是最多最多的。

我當時記得，我在講課的時候，跟同修們說，如果阿彌陀佛批准，我現在在台上，就給大家表演一下活著往生是怎麼回事。可是阿彌陀佛不批呀，那怎麼辦呢？那就以後再找機會吧。

從香港回到哈爾濱以後，我和姐姐說話的時候，我記得好像是電話，因為我和姐姐不住在一個地方。在電話裡，我跟姐姐說了我這次去香港的一些感受。

我對姐姐說，我說，姐啊，現在當務之急，最缺少的是個表法的人。

姐姐問我，小雲哪，表什麼法？

我說，表活著往生的法。如果阿彌陀佛批准，我就來表演。

當時我姐姐說了一句，小雲，妳不能表演，妳還有任務呢，妳得留下來。我來演！

姐姐說到這兒的時候，我相信姐姐說的話。因為姐姐比我大四歲，

可以說我們兩個人，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我對姐姐的脾氣秉性和她的為人非常了解，我想姐姐說話是算數的。

就這一句，我來演，就是我姐姐這一次往生表法的最初因緣。

姐姐說表法，她實際這幾個月，她一直是不是在做這項工作的準備工作，我不知道，我們兩個沒有交流過。但是這一次五天倒計時往生，實實在在的表演，我覺得姐姐是做了準備的。她確實抱著堅定的信念，一定要把這個活著往生的法表演好，她是負責任的。

我第一次知道姐姐往生的時間，是在今年二〇一二年的十一月八號。十一月七號那天，我去平房看望我的一個老同學，還有我的一位老師。我的老同學患胃病，做手術，胃切除三分之二。

頭幾天，我和老同學通電話的時候，我問她身體狀況怎麼樣？

她說，身體不好，做了手術，兩個多月了，刀口不封。

我記得當時我還跟她開玩笑說，

不封也挺好，開個天窗，空氣流通得好。

說完我倆都笑了。

另一位我去看的，是我小學三年級的班主任老師。

我聽說老師身體狀況不好，我想，我一定要去看看她。為什麼呢？因為我另一位小學班主任老師，鞠桂仙老師，去年往生的。

她往生的時候，我後來聽其他老師告訴我說，

素雲，鞠老師往生的時候就有一個遺憾，沒有見妳最後一面。

實際我一算時間，當時我已經回到哈爾濱了，但是我不知道老師要走的這個消息，所以老師沒有看我最後一面。

因此我聽說趙老師身體又不好，我想，我不能再留遺憾了。所以那一天，就是十一月七號那天，我到平房去，上午先看我的同學，下午去看我的老師。

為什麼下午去看我老師呢？我想可以在老師那多待一會兒，因為很

長時間也見不了一面。

就這樣，中午，我想不要麻煩我的那個同學，她身體狀況不好，不能在她那吃中午飯。我也不想麻煩我的老師，快八十歲高齡了，別忙忙活活再為我們去做飯。我就想，到我姐那去蹭點飯吧。一打電話，我四外甥女正好在家。如果她不在家，我姐沒辦法開門。她在家，我們就說，去蹭一頓飯，所以我們中午就到我姐那去了。

到那以後，一進門，我一看我姐，有點兒瘦了。

我說，老菩薩怎麼有點兒瘦了？是不是要回家了？

我姐爽朗地笑了說，快了快了。

這就是十一月七號的那一天。在我姐姐那中午吃飯，大概也就半個多小時時間吧，吃完我們就去老師家了。在老師家三點多鐘不到四點，我們就直接回哈爾濱了。那就是十一月七號，我見我姐姐的情況。

十一月八號，也就是見我姐姐的第二天早晨，我磕頭的時候，因為

每天早晨，我是起來磕三個小時的頭。我磕頭的時候，就有一種是信息也好，還是什麼也好，我說不清楚。從二〇〇三年到現在，我一直是一種狀態，我看見，我也聽不見，但是我知道了。這是一種什麼情況？我到現在，我自己都說不清楚。

那天，我知道什麼了呢？就告訴我一段話，意思是這樣的：

「妳姐姐並非凡人，她是菩薩來度眾生的。她就要圓滿了，往生時間在一個月之內。不用助念，自在往生，一切由佛菩薩來安排。」

當時我看看時間，是早晨的六點十五分左右。我怕忘了，我就用一張小紙片，把這段話原樣地就記下來了。

這就是十一月八號那天，我第一次得到姐姐要往生的消息。那按照那個時間一算呢，還有一個月時間嘛，那就是十一月八號到十二月八號這個之間。這個就是一個大概的時間，不是特別確切的時間。

第二次我得到姐姐往生的消息，是十一月十五號，也是早晨我拜佛

的時候得到的。

這次的消息是給我一串密碼，這個密碼就是「2012 11 21 12」。後面寫著我姐姐的名字——劉素青。

我就用一張很小的紙片，就把這一串數字記下來了，揣在我的兜裡。我沒有跟任何人說，也沒有跟我姐姐說，就我自己知道這個密碼。我自己對這個密碼的解讀是：

2012 表示年。

11 表示月，十一月。

21 表示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後面的12表示幾點鐘，那就是中午十二點鐘。

連起來就是2012 11 21 12，我稱它為密碼。

這個密碼，我就把它揣起來。我就想，以後來驗證驗證，看看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是十一月八號和十一月十五號，兩次得到姐姐往生的消息，經過就是這樣的。

十一月十六號的中午，我姐姐給我來個電話，電話說得非常簡潔，原話就是這樣說的：

小雲，告急！加速！妳聽明白了嗎？

我說，聽明白了。

我姐姐那面電話就撘了。

因為在頭一天，我已經知道姐姐往生的確切日期了。所以姐姐這個話，我一聽，我肯定是聽明白了。你看，告急！加速！問我聽沒聽明白。為什麼有加速這個字樣？這個我給大家講一講。

第一個加速的因緣：

因為是錦州有一位同修（四十歲，一位男同修，癌症晚期，全身擴散），他希望見見我。

他的妻子就給香港佛陀教育協會寫了一封信說，她丈夫才四十歲，現在癌症已經擴散全身了，沒有多長時間了，他特別希望能見見劉老師。佛陀教育協會就把這封信轉給我了。

轉給我以後，那時候正好我從香港回到哈爾濱十天。我當時就讓大雲趕快買票，咱們兩個過去看看。所以我就和大雲我們兩個到錦州去了，見了這個佛友。

這個佛友呢，他畢竟是比較年輕，才剛剛四十歲，而且學佛的時間也不是太長，對這個死亡還是不比較有恐懼心理的。對這個往生不能說信念不堅定，應該說沒有多少信念吧，他屬於這個水平。

我見到他，回來以後，他就對我產生了一種依賴。他總想，有劉姨在，我就能往生極樂世界。幾次給我來電話。後來我想，不行，他這樣依賴，影響他往生。

我就跟他說，我就把電話斷掉了，以後你不可以再跟我通電話了，

你要想阿彌陀佛。

他叫劉建志，這個建志，電話裡就跟我說：

劉姨，我不想阿彌陀佛，我想妳，我想劉姨。

我說，你想劉姨，你去不了極樂世界，作不了佛。你得念阿彌陀佛、想阿彌陀佛，你才能去作佛。

雖然是這樣說，他也答應了：

我以後我想阿彌陀佛，我不想劉姨了。

但是從他的電話裡，我還是感覺到他還是在想我、念著我。

後來，又有一次電話來的時候，他跟我說了這麼個情節。

他說，劉姨啊，我兩次見到阿彌陀佛了，我沒跟他去。

我說，你兩次見阿彌陀佛，你怎麼不去呢？

他說，我還沒見著妳呢！見著阿彌陀佛了，沒見著劉姨，所以兩次都沒去。

我說，這個傻孩子呀，你可不能再錯過第三次機會了。第三次你要錯過了，那阿彌陀佛可就不接你了，你就回不去家了。

後來，我就跟他說，我說，建志，這麼的，今天，我讓你跟我姐姐通個電話。我姐姐是骨癌晚期，全身擴散。你看看老人家她是什麼心態，她對往生極樂世界是怎麼看的。行不行？我把我姐的電話號告訴你，我先跟我姐姐聯繫上，十分鐘以後，你再跟我姐通電話。

他說，那好。

我說，那你就叫大劉姨，我是小劉姨，我姐姐就是你的大劉姨。就這樣說好了。放下電話以後，我就給我姐打電話。

我說，姐，一會兒錦州一位同修給你掛電話，妳好好開導開導他。我姐說，行。

接著，這個劉建志可能就給我姐打電話了。我聽說，兩個人電話通了一個小時。我姐姐在電話裡就告訴他，應該怎樣堅定信念，怎麼樣

求往生，一定要回家見阿彌陀佛慈父。後來，他可能也說了一些不是太堅定的話吧。還是有疑惑。

我姐姐說，那樣行不行，建志？大姨領著你一起回家。

這回他高興了。

後來，他又給我來一次電話說，劉姨，我大劉姨說了，她領我一起回家。我這次有信心、有把握了。

這個事這不就這麼過去了嘛。

又過了幾天，他妻子又給我來電話說，劉姨，我家那個建志，他這種情況正不正常啊？

我說，怎麼地了？

她說，建志總像昏沉。

我說，他沒昏沉。千萬不要跟他搭茬，不要跟他嘮嗑，不要問他這個、問他那個。你們看著他昏沉，我知道，他沒昏沉。

她說，有一天，他就對我們說，媽媽、弟弟和我在跟前。

建志就說，我已經往生了，你們知道嗎？

我們幾個你看我，我看你說，沒有啊，不知道啊，你啥時候往生了？你這不還在這床上躺著呢嗎？

他說，我往生了，你們怎麼不知道呢？

後來，他就指著他弟弟說，他知道。

這個時候，他妻子就問她這個小叔子說，你知道你哥哥往生了嗎？他弟弟說，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哥哥站在蓮花座上，但是他不是在咱們這個地上站著，是在那個太空裡站著。

因為他這個弟弟可能也不信佛，他也不懂，所以他看到的他哥哥是站在蓮花座上，他說是在太空裡站著呢，一個人，旁邊沒有人。

後來我說，建志是不是還是在等他大姨呀？所以一個人擱那等著呢。我說，妳告訴建志，妳說小劉姨說了，你不要等大姨，你先去極樂

世界，你再回來接大姨，不一樣嗎？你別在那傻等啊！

這是我和他妻子的一次通電話。

之後，我就跟我姐姐電話裡說了。

我說，姐，那個錦州的建志，見著阿彌陀佛也不走。就是原來說沒見著我，現在又等著妳呢。說我沒見著大姨，我不能走。

我姐說，哎呀，這孩子等著我呢，那我得快點了。

所以我姐姐十六號中午的電話裡，跟我說，加速！是不是就是這個因緣？但是現在沒法考證了，姐姐已經往生了。我覺得是這個因緣，因為她知道建志在等著她。

第二個加速的因緣：

就是姐姐又有新的使命，馬上得回去，而且馬上得回來。回來幹什麼？大家都會明白的。

你看了我姐姐往生這個光碟，你就知道，我姐姐為什麼提前往生

了。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姐這次往生，她是捨壽十年往生的。這個我早就知道。姐姐還有十年壽命沒到，就是說陽壽沒到，提前往生，回家了。回家幹什麼？接受新的使命。這個使命還是和娑婆世界有關係。

所以說，我給她說的一個詞就是：速去速回。

現在人家已經速去了，那是不是速回了呢？反正我沒看著，但是我覺得姐姐早已經回來了。

就是這麼一個因緣吧！

下面，我再給大家就像講故事似的吧……

就是十六號的中午，我接到姐姐這個告急電話，我立刻是萌生了一個想法還是怎麼地，我現在說不清楚，就是必須得給姐姐錄像。我以前從來沒做過這樣的事，我沒有給任何人錄過像，或者安排別人給誰錄像，沒有的事，這是第一次。腦袋裡就一閃，六個字：照相，錄像，有用。

這個時候，我就給小宋打了一個電話。

這個小宋是誰呢？就是我那個「相由心生 境隨心轉」光碟裡曾經說過的，就是我和她一起送張榮珍往生，那是二〇〇三年，就是那個小宋。我就給她打了個電話。

我一打電話，小宋接了特別高興，我這面不是隱居嘛？她那面也忙活她的事，我倆很長時間沒有聯繫。

她接到我電話挺高興，她給我報告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她說，劉姐，我前些日子，送了一位老菩薩往生，是她弟妹的媽媽，叫王照鳳，老人家走得特別殊勝。

當她說到特別殊勝的時候，我馬上就接了一句：更殊勝的在後面呢！我都不知道我這話是怎麼說出來的。

然後小宋那面立刻回了我一句：是大姐嗎？

我說，妳太有智慧了。

這就是我倆電話裡的對話。

你說這麼長時間，我倆沒聯繫，難道是巧合嗎？她那面說，我能接上茬；我這面說，她又能接上茬。真是奇妙極了！

這是她告訴我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她就說，我現在可能又有新的任務了。

我說，妳有什麼任務？

她說，昨天我在雙城得到一個信息。

我說，什麼信息呀？

受菩薩旨意，整裝待發！就這麼一句話。

她說，妳看我昨天晚上才回到哈爾濱，妳今天中午就給我打電話，那妳給我打電話啥意思呀？

我說，妳今天晚上到我家來住，明天早晨咱倆一起去平房，給大姐錄像。

她說，劉姐，這是不是我就整裝待發了？

我說，那可能是吧。

就這樣，小宋就那天晚上到我家來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的十七號，我倆一起去平房，給我姐姐開始錄像。這就是倒計時五天，往生表法就開始了。

從十一月十七號到十一月二十一號，是五天的時間。這五天的表法，精彩絕倫！後面你們看光碟就會看明白了。然後該解釋的，我在這裡再簡單給大家做一點解釋。

這一段我給大家說的就是，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緣。怎麼引起來的？就是這麼引起來的。

十一月十七號，小宋我們兩個到那以後，一看我姐姐什麼狀態？紅

光滿面，精神飽滿，神采奕奕。我就想：這老菩薩真是說到做到啊，這表法表法，這是讓眾生真看到一個完美的表法形象啊！這是我心裡的話。但是沒有空閒時間和姐姐多說什麼，這個表法就這麼開始了。

所以這五天的時間，現在我回過頭來，給它做一個總結，可以說這五天表法記錄下來了，是一次歷史性的紀錄。它會給後人留下永久的紀念、永久的啟迪。它的作用是無法用語言來估量的。

有同修可能問：到底這五天，都給我們表了什麼法？

在看光碟之前，我先給大家概括概括，這是我總結的，這五天姐姐表了什麼法呢？

表的第一個法是：學佛快樂法。

也就是快樂學佛法。

我記得我在香港的時候，我跟同修們也說。

我說，學佛要快樂，別學得一個一個老氣橫秋、愁眉苦臉的，那學

佛可能路子沒走對吧？我的方式方法就是要快樂。你要學佛學不出快樂來，學不出健康來，那誰學呀？

所以姐姐這次給表的法就是快樂學佛法。

怎麼個快樂？用八個字就是：談笑風生，歡聲笑語。

一直到姐姐往生之前，她和同修們見面，就用這八個字概括是最貼切不過了。沒有一點留戀。什麼牽掛，什麼離愁別緒，一絲一毫都沒有。大家在一起談笑風生，那麼快樂，那麼高興！

這是第一個法，快樂學佛法。

第二個法是：萬緣放下法。

有同修當時問我姐說，老菩薩，妳現在都放下了嗎？

我姐說，你們考我呢？那你們看看我放沒放下？你看我的言談舉止放沒放下？我還有沒有掛牽？

人家就用實際行動，表的這個萬緣放下法。

你看姐姐也有家，有丈夫、有兒女。我姐姐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媳婦，再加上女婿，還有孫子，這也一大幫啊！是不是？跟咱們是一樣的嘛！老人家放下了。所以為什麼能夠走得這麼瀟灑、這麼自在？是放下了。而且是完完全全放下了。

這是第二個法。

第三個法表演的：念佛成就法。

這個非常重要。

我姐她就是一句「阿彌陀佛」佛號，念佛成佛往生的。

因為我知道我姐姐，她讀經不多。我姐姐是讀《無量壽經》會集本。她家裡沒有那個條件，居住的條件有限，一大家人，她沒有時間讀經。我姐姐曾經來我這住了兩次，兩次加起來大約是十個月吧。一次住五個月左右，兩次加起來大概是十個月。這十個月在我這裡住著，姐姐是讀《無量壽經》了，每天讀一部。除此之外，姐姐再沒有讀其他的經。

聽經，姐姐到現在為止，大約聽了將近兩年的時間。老法師講的《大經解演義》，姐姐完全聽完了一遍。《大經科註》姐姐沒有完全聽完。

所以歸納總結起來，姐姐聽經、讀經都不多，唯一的就是一句「阿彌陀佛」佛號念到底。她就是念佛成佛的，這是最典型的榜樣。

還有一個就是：自在往生法。

這個是表法當中最重要的一环節。

因為我從香港回來，不是跟姐姐說，需要有一個表演活著往生的那個做樣子的人嗎？我姐不是說我來演嗎？所以這一次，她演得最成功的就是這個自在往生法，一點缺欠沒有。

從十七日開始去給她錄像，一直到她往生的那一刻，就是分秒不差的那一刻，表演得淋漓盡致。

我在這裡只能簡單地說兩句，就是我姐演到什麼程度？

剩幾分鐘了，我姐姐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告訴大家。還剩幾分鐘了，然後雙手合十說，

感恩大家來為我送行。

說完了之後，又說，我已經站在蓮花上了。

又過了那麼一小會兒，又說了一句：我已經站在阿彌陀佛老慈父身邊了。

就這話都是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就這個時候，距我姐姐往生的時間，我估計也就差那麼三二分鐘吧！就這麼短的時間內，我姐姐這些都完全用語言清清楚楚地表達出來了。

然後做了幾個手勢：

第一個手勢，伸出了一個大拇指。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在這兒，我先給大家說一說，要不大家看光碟的時候，可能不太注意，也可能不太理解，這伸大拇指是什麼意思呢？

就在我姐往生的頭一两天吧，我跟我姐姐說：姐啊，妳要往生的時候，妳站在蓮花座上，或者坐上蓮花座了，我也看不著啊，我也不知道。妳用什麼方式給我表達出來呢？妳告訴我，妳坐上蓮花了。當時，妳能不能用語言表達，我不知道。因為很多人往生的時候，他說不出話。妳到時候是啥狀態，我現在說不出來。如果妳語言表達不出來了，妳能不能用手勢給我表達表達？我就伸出一個大拇指。

我說，姐，這樣咱倆有個約定暗號，妳把大拇指伸出來，我就知道妳上了蓮花台了。

我姐說，行，但不至於說不出話來吧。

所以我姐那個手勢，真的就給我做了。雖然她前面用語言已經表達了，上了蓮花座，站在了阿彌陀佛身邊。她這個人守信用就守得這麼好，就說我跟我妹妹有約定啊，我得伸大拇指告訴她我上蓮花座了。所以人家說完之後，還是把大拇指給我伸出來了，比劃，我就看懂了，那

就是我姐上了蓮花座了。

這是第一個手勢。

第二個手勢，就是兩手空心合起來，然後慢慢向兩邊，做了一個花開見佛的手勢。這是第二個手勢。

還有一個手勢，就是做了一個這樣的，她是右側臥躺著，她這隻胳膊就這麼高高地舉著，最少舉了不低於五分鐘。

後來我就想，是不姐姐怕我看明白呀？我就說了一句：圓滿了！我這句話說完了以後，我姐才慢慢地慢慢地把這個手放下了。這是一個動作。

還有一個動作，就是向大家揮手，向大家舉手。我們理解的意思，是不是就跟大家告別，極樂世界見。這個她光做手勢，沒有用語言說。就是這樣。

十二點整，分秒不差，我姐姐就活著往生了。你們看光碟的時候，

千萬注意看最後的那個鏡頭。她頭一歪，你再仔細看她的脖子，她這個動脈還在跳，沒有斷氣。這個就是給大家表演的活著往生，沒有嚥氣，人就走了。

後面還有一個法，我再給大家說。說什麼呢？就說這個菩薩表法呀，慈悲到極處了。

這給你表一個自在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法，讓你看看，你信不信？而且走的時候那面部表情，笑容滿面，大家都可以從光碟當中看到。

這不是表了一個自在往生法嗎？接著瞬間回來了。回來了告訴大家什麼呢？告訴大家她是按時回家，速返娑婆。人家瞬間就回去了，瞬間又回來了。回來幹什麼？還沒表演完，說還沒表演完，尚有一夜未了，就是還有一宿的工夫。北方叫一宿，就一夜吧。尚有一夜未了。那人家就從十二點，已經按時回家了，又速返娑婆了。

那下一段演什麼呢？演的就是六道輪迴痛苦的死亡之法，演四大分

離。

這個就是從回來，那就十二點多了唄，到第二天早晨的八點四十五，就這一段時間，演的就是這個痛苦的死亡之法。

當時我記得因為有同修在那念佛，我就像現場講課一樣，我跟大家說：你們看到沒有？上午給大家演的是自在往生的法；現在我姐給大家演的就是四大分離法，就是六道輪迴痛苦的死亡之法。

但是說實在的，那個法表演得實在不忍看。我明明知道我姐是在表演，但痛苦到那種程度，我這當妹妹的，我都有點心動了，不忍心了。小宋說，劉姐，我看妳有點難過了。

我說這個痛苦的死亡之法，太痛苦了！真是不忍心在跟前看著了。但是菩薩就給你表演得淋漓盡致，活龍活現。

那就是上午一個法，這又有一個法。兩個法都給你演了，讓你對比著看，你究竟選擇哪個往生法？所以說就從這一點上，我覺得真是大慈

大悲，慈悲到極處了！不是菩薩再來，演不出來呀！

這幾個法，我看了之後，就是姐姐表了我概括的這幾個法以後，我有個什麼感受呢？我就覺得姐姐太了不起了。不是因為她是我的姐姐，我才這樣說。

我看了我姐姐這些天的表演，我就知道什麼叫菩薩心腸了。

過去咱們老說菩薩心腸、菩薩心腸，這菩薩心腸到底菩薩到什麼程度，這回我可體悟到了！我姐姐這個心腸，地地道道就是菩薩心腸，用別的你解釋不了。誰能做到這一點？除非是佛！除非是菩薩！

過去我曾經跟大家說過多次，我說，小時候，我欺負我姐姐；大了呢，我管著她。就是到現在，我也說了算，我姐一切都聽我的。我們姐倆這幾十年就是這樣過來的，我姐什麼事都依著我的。

前兩天，就是倒計時五天，哪天我忘了，我姐姐跟佛友嘮嗑的時候說了一句：

過去是我妹妹欺負我、管著我，現在她管不著我了，我都坐金剛台上了，這回該我管她了。說完，都哈哈笑了。

我說，我不敢管了，這回是妳該管我了。老菩薩我得給妳溜溜鬚，我摸摸我姐姐手，別到西方極樂世界，妳不認識我了。

我姐說，那不能，那不能。

就是整個這幾天，一直是笑呵呵的，可以說在嘻嘻哈哈、說說笑笑當中度過的。這個戲就是這麼演的。

我就覺得，當時我一邊看著我姐姐，這一幕一幕的表演，我心裡就琢磨，這是我心裡的：

就這麼一個柔弱的老太太，我給人家起名叫面倭瓜。像一個揉好的面團，捏個圓就是個圓，捏個扁就是個扁，從來也不知道抗爭。受了一輩子氣，挨了一輩子熊，最後人家一哆嗦，作佛去了。

一說這個話題的時候，我姐就哈哈笑了：我佔了大便宜了。

你們看那個錄像，好多鏡頭，我姐說這句話：

我吃了一輩子虧

我受了一輩子氣

我遭了一輩子罪

最後我到極樂世界作佛去了

你說是不是我佔大便宜了？！

和老法師講的不就對上號了嗎。

我就想，這是我姐嗎？我就看著我姐這一幕一幕表演，我心裡就想，這就是我那個懦弱的姐姐嗎？但是她確實就真的是我姐姐呀。我真是對這老太太刮目相看了。這回我姐姐真是給我做了好榜樣，我應該老實實向姐姐學習。和姐姐比較起來，我自愧不如，我太慚愧太慚愧了！

有香港同修問，妳姐姐是個什麼樣的人，她這一生怎麼過來的？

上面說的，就是我姐姐一生最最真實的寫照，這是高度概括的。可

能有的同修希望，妳能不能再說得細一點，妳姐姐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可以。

下面我就比較簡單地再給我姐姐說一說，她的一些具體的事情，你們可能就更清楚了。

第一點我概括一句：我姐姐是個平凡的人。

她是再平常、再平凡不過的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我們有很多同修老這麼想，哎呀，人家是什麼佛，人家是菩薩，咱們學不來呀，咱是凡夫。那我姐姐的一生，可以這麼說，她是凡夫當中的凡夫，典型的凡夫，沒有一點出奇的、特殊的地方。她就是那麼平凡。

在跟佛友嘮嗑的時候，我姐說，我妹妹是參天的白楊，我是默默無聞的小草。

我姐姐不自稱是默默無聞的小草嘛！我再給她添一點兒：她是一棵默默無聞的任人踐踏的小草。

不但是默默無聞，誰都能踩她。你看看小草是不是這樣？默默無聞任人踐踏的小草。

她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也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偉業，她就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人。

我說到這兒，難道你還說，哎呀，我學不來呀，人家如何如何。

我說，如果你再能找到比我姐姐更平凡、更平常的人，恐怕不太容易。

過去聽老法師講經的時候，師父經常說，學佛的人，要做好準備，要受盡屈辱！

說實在的，我聽到這，我有點不太理解。我說，學佛人怎麼就那麼倒霉呢？受屈辱也就夠意思了吧，還得受盡屈辱！

這個詞用在我姐身上，是再貼切不過了，她就是一個典型的一輩子受盡屈辱的人。

有時候我看姐姐窩囊到那種程度，我真有點替她打抱不平。我尋思怎麼能窩囊到這分上呢？說實在的，有些時候我都恨鐵不成鋼，恨不能什麼事我都代替她去做。你說如果她不是到一定程度了，我能用這些詞來形容我自己的姐姐嗎？確實是。

忍辱是一關哪！我姐姐這一關她過去了，最難過的忍辱關她過去了。如果這一關她過不去，她今生不會成佛的。

第二點我概括的就是：她是一個敦倫盡分的人。

印光大師不是告訴大家要敦倫盡分嘛。我說這個詞用在我姐身上貼切，一點不過分。我就具體再說說她怎麼敦倫盡分的。

比如說，從我姐來說，她作為我爸爸媽媽的女兒，她盡分了，而且做得很圓滿。

因為我爸爸媽媽沒有兒子，就是我姐和我這兩個女兒。我姐姐從小一直到結婚，一直到把爸爸媽媽養老送終，一直是和我爸爸媽媽住在一

起的。

所以我說，我姐姐對爸爸媽媽盡到了孝道，這一點，我遠遠不行，我跟我姐沒法比。我姐就把我們兩個人應該盡到的孝道，一個人都盡了。

特別是後來，我媽媽臨走的頭二三年，得了老年癡呆症。那個時候我們不懂，不像現在才明白，那個叫老年癡呆症。因為不懂，媽媽那個時候，她就不講理，鬧人。因為和我姐姐在一起住，她就欺負我姐和我姐夫。反正見著我姐夫的面就罵我姐夫，見著我姐的面就罵我姐。

我姐就哭哭咧咧地上我那去：小雲哪，咋辦呢？咱媽老罵我們。

我說，我回去解決。

我就回去和老太太談判。

我一回去呢，人家老太太什麼事都沒有，老姑娘長，老姑娘短，人家也不往這話題上說了。

我姐姐就覺得更委屈，妳看我伺候妳、照顧妳，妳還老罵我。妳老

姑娘呢，人家還不咋回來，這回來妳就像寶貝似的。我姐心裡就比較委屈。就是這個我姐都默默承受了。

後來，那我媽鬧得都到什麼分上了？沒辦法，因為他們住的是連著的屋，就是中間有個小走廊。那面是我姐住，這個門是我媽媽爸爸住，小走廊是通著的。

後來我跟我爸說，我說，爸呀，不行把中間這個小走廊用磚頭給它砌上牆，各走各的門。我媽就看不著我姐和我姐夫了，她不就省得罵他們了嗎？

我爸就用磚頭砌了一面牆。這不就隔開了嗎。

我媽她手裡有個棍，她走道拄的棍。她就用這個棍，把砌的那面牆，就摳了一個天窗。推下去幾塊磚，那不又通氣了嗎。她就通過這個小天窗，天天罵我姐和我姐夫。就是這樣。

所以我姐真是受了很多很多委屈，但是她都承受下來了。最後真是

把媽媽爸爸都送走了。

因為當時我們沒有學佛，還不知道給爸爸媽媽念佛。但是我姐姐那個孝道那分心意，絕對是做到了，我認為我姐姐孝道是圓滿了。

這是我姐姐對爸爸媽媽。

對婆婆也盡孝了。

因為我姐夫他是兩歲沒有父親，就這麼一個老媽媽。

那個時候，我姐剛結婚不長時間，婆婆去世，我姐姐回去送婆婆。

當時家裡就是說，他們老郭家缺人。因為我姐夫上面有個哥哥，因為哥哥嫂子那面可能是不能生育，農村很講究這個，就剩他們這一支，那就靠我姐姐和我姐夫。那你這支人，你得給留後代，得傳宗接代呀。

所以當時，我聽我姐回來說，人家就問，你們老郭家是要人還是要錢？當時，我姐夫的哥哥說，我們老郭家缺人。就問我姐能不能承擔，那我姐就得承擔哪，我姐說能承擔。就這麼一句諾言，我姐就把它落到

實處了。十年生了五個孩子，這不要傳宗接代嘛。

所以我姐說，我用實際行動讓老人家能夠閉上眼睛，我給你們老郭家傳宗接代。所以這個任務我姐就完成了。這不十年生了五個孩子嘛，四個女兒，一個兒子。其中三女兒，二十一歲那年走了，現在還有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所以說這一點上，她也敦倫盡分了。

從做妻子來說，我覺得我姐姐做得太圓滿了。就作為一個妻子，能做到這種程度，可能是非常難找。

我給你們說說，我姐和我姐夫他們倆是怎麼結合的。

我剛才說了，我姐夫兩歲沒有父親，他是一九五五年參軍的，一九六〇年轉業的。就轉業到我們東安機械廠，當時和我姐姐在一個車間。

他家裡特別特別窮，窮到什麼程度？他分到獨身宿舍去住，那個獨身宿舍，人家事先給準備一個床，床上有個草墊子，這是公家給準備的。我姐夫去了以後，就在這個草墊子上睡，沒有褥子，也沒有什麼床

單之類的。他就有一床薄薄的棉軍被，這是我姐夫唯一的財產。他每天就是這樣。

有一個燒水的老太太，就看著他挺可憐，就跟我姐說，妳看誰誰誰多可憐，怎麼這麼困難呢？說妳跟他搞對象吧。妳要搞對象，結婚了，他不就有個家嗎？就有人照顧他了。

我姐回家就跟我爸爸媽媽說了。爸爸媽媽說，那領回家看看吧。我姐就把我姐夫領回來了。我還記著，他當時穿著他轉業的那個小黃軍裝，中間那小扣扣都是帶小飛機的，因為他是空軍地勤。第一次見面就是這樣。

要說我姐夫，長相沒長相，個兒也很矮，說話舌頭挺大，說話禿嚕禿嚕的。他到我們家，他都不敢說話。就那個樣子，我爸爸媽媽就沒相中。沒相中就跟我姐說了，這個事就過去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燒水老太太又來撮合，我姐姐回家又跟爸爸媽媽

說。我爸爸媽媽都是非常善良的人，聽了以後就不再阻止了。就這樣，我姐和我姐夫結婚的。

所以我姐和我姐夫結婚，是我們家既嫁女兒又娶姑爺，是把我姐夫娶到我們家的。所以當時我們家就是爸爸、媽媽、姐姐、姐夫和我，我們五個人。那就是一個小房子，一鋪炕。那時候我們住的房子是炕。給我姐夫和我姐他倆，在廚房那弄出一小條條，用那個磚頭還是坯搭巴搭巴，那就是他倆的新房。他倆就是這麼結合的。

所以說，我姐姐跟我姐夫結婚五十二年，這五十二年裡，從我這個角度看敦倫盡分，她是一個賢妻，她做到了。

對孩子來說，你想，兩年生一個，五個孩子一個挨一個。沒有爸爸媽媽幫著，這五個孩子，我都不知道怎麼能拉扯大。所以說，我姐姐對這些孩子，作為一個母親，她稱得上是一位良母。

雖然家裡生活不富裕，比較清貧，但是五個孩子，一個一個都利利

索索的。我姐特別乾淨利索。人家那個家那個東西都規規矩矩、方方正正的。我跟我姐沒法比，我跟我姐在一起比，我是小邋遢。現在很多佛友都說，妳真乾淨、真利索呀！我心裡話，你們沒看著那乾淨利索的呢。就是這樣，我姐把這五個孩子都拉扯大了。

就是姐姐對我，我覺得我媽媽去世以後，我姐姐就代替了母親。對待我就像母親一樣，那麼關心、愛護。我和我姐在一起，我就像小孩似的，我說撒嬌，我就撒嬌；我說耍脾氣，我就耍脾氣。我姐從來不跟我計較，妳說啥她都笑呵呵的，一說，行，對，就這麼辦吧，就按妳說的辦吧，我姐全是這口氣對我。所以我姐在我這都可以說，既盡了姐姐的責任，又代替了母親，非常非常了不起。

第三點我總結：她是一個愛崗敬業的人。

用這幾個詞形容我姐，不過分、不誇張。她是一個工作狂，工作特認真、特負責。老黃牛，踏踏實實，讓我幹啥幹啥。幹一樣像一樣，什

麼樣的工作你交給她，領導你就放心吧，她不會讓你操心的。她就是這樣一個人。

另外，拚命三郎。

工作起來天不顧、地不顧啊，真是的。

我舉個例子。那時候，你看這五個孩子，一個挨一個，不都得給小孩送奶嗎，我姐這送奶時間根本就不固定，不是說上午幾點回家給孩子送奶，下午幾點給孩子送奶，沒有這個概念了。有時間就送點，沒時間就免了。所以這幾個孩子小時候怎麼活過來的？我媽媽用那個小米面糊糊餵活的。我姐不回來送奶呀，所以我媽就餵那個小米面糊糊。我姐小時候也吃過這個東西，我說這東西你看，她吃完了，她孩子又接著吃。這五個孩子是我媽這麼餵過來的。

那時候我已經是在中學了，我記得我姐姐年年是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沒有一年不是的，年年都得獎。所以我說我姐是一個愛崗敬

業的人。從來對工作沒有挑挑揀揀，安排我什麼我做什麼，別人不願意幹的工作，領導保證把它交到我姐手裡，她從來不會拒絕的。她就是這樣一個踏實認真的人。

第四點概括：我覺得姐姐是個勤儉持家的人。

你看那個時候，姐姐家裡一共是十一口人。姐姐、姐夫，加五個孩子，這就七口；加我爸爸我媽媽，九口；再加上我的外公外婆，十一口。就這麼十一口的一個大家庭，靠什麼生活、過日子？我記得當時我姐姐和我姐夫，他們倆人的工資加起來不足一百塊錢。我爸爸的工資是八十一塊五，所以加起來，三個人的工資是一百八十塊錢左右，不足二百塊錢。家裡十一口人，就是靠這一百八十塊錢的工資維持生活。

但是人家那個日子安排得確實井井有條，從來不向人家借點這個、借點那個，借點錢什麼的，從來沒有。精打細算巧安排，把日子也過得挺穩妥的，我記得消消停停的。不是一天這個沒了、那個缺了，從來沒

有過。所以現在我就想，我覺得我過日子就夠節儉了，那要跟我姐比，我又比不上了。

五個孩子穿衣、吃飯、上學，哪點不要錢？所以就是大孩子穿上的衣服，換下來給二孩子，二孩子換下來給三孩子。我姐那五個孩子就這點好，不挑，給我穿啥我就穿啥。所以這五個孩子，也就這麼樣長大了。

我姐家那個床單什麼東西呀，床罩、衣服、襪子破了，我姐那個手工活做得非常好，能給補得四四方方、板板正正，方是方、圓是圓。我姐上我那兒去，一看我補的那個，就笑了說，小雲哪，妳這是補的啥呀，妳這哪國地圖啊？因為我補的既沒有方的也沒有圓的，反正那個東西是個什麼形的，我們東北叫鋪襯，就是那鋪襯，是個什麼形的，我就直接給它釘上了、縫上了。所以我姐說那是外國地圖，說妳這都是外國地圖。去了，都給我拆下來，再重新給我補得板板正正的。

有一次，我給我姐出了一個難題。因為她去了就找活，小雲哪，有

啥需要補的給我拿出來，我都給妳補好。我家那個被罩都能用三十來年，薄薄的了。有的那個一攤手指頭一捅，都出個窟窿。我姐說，這個我就拿點什麼東西給妳補補吧，妳別等它出窟窿，還不好弄了。所以我姐都給我補好。

有一天我說，姐啊，我還有一個短褲，妳給我補補唄。

我姐說，那拿來吧。

我就拿出來了，一個小短褲。

我記著我姐拿起來以後，翻過來看，調過來看，跟我說了一句：哎呀，小雲哪，這個補不了了吧？

我說，妳那技術這個還補不了？

我姐說，我數一數，妳這一個短褲上有四十八個洞，妳說這咋補啊？

我說，這個妳也補不了了，那補不了就補不了了吧。

我姐說，拉倒吧，這個補不了了，就是這樣。

所以我姐她自己勤儉持家，實際也影響我。只不過是不會做活，我不能像我姐把它補得那麼板正、那麼細緻，我淨瞎對付。

所以我說姐姐是一個勤儉持家的人。

你說就那麼點工資，我們現在有些人可能都想不明白，這能活著了嗎？這日子咋過呀？是不是這種想法？人家日子也這麼過來了。大人孩子一個一個都乾乾淨淨、利利索索的。

第五點概括：我覺得姐姐是一個慈悲喜捨的人。

那慈悲你就不用說了，我說這兩個字、這個詞誰發明的呢？可能就專門為我姐姐發明的。那太慈悲了，別人有一點苦、一點難，她都受不了；她自己有苦、有難，她可以挺著、扛著。她看得不得別人的苦、別人的難。

家裡的什麼剩飯剩菜，你看老老少少這麼十一口人，剩飯剩菜全都是我姐的事。老人不用說了，孩子也不讓吃，丈夫也不讓吃，都是我姐

吃。就有時候那飯明明都餓了，那不能再吃了，我姐都捨不得。她也拿水投一遍又一遍，投一遍又一遍，完了說，行了行了，沒味了，能吃了，人家也都吃了。就是這樣的。

我給大家舉一個這樣的例子。

我們家有一個親戚，經常來向我姐要錢、要東西。他家生活據他自己說，困難。因為我們沒有上那個親戚家裡去過。我姐好說話，要錢給錢。沒錢，哪怕我出去借，我也給你；要東西給東西，哪怕那衣服在我姐姐身上穿著呢。

他說，妳這個衣服挺好的，給我吧。

我姐脫下來就給他，就能做到這點。

他每次來都是編各種各樣的理由，向我姐要錢要東西。

我都有點不耐煩了，我說，姐啊，妳別老上當受騙了，這騙了多少把了，他家咋老有事呢？

我姐說，哎呀，騙就騙吧。他來一次，張一回嘴，那麼大人，妳咋給他捲回去？我姐就這麼說。

後來，這個親戚也覺得不好意思，這個編理由可能也編盡了，再也找不著什麼理由編了。這回他換個招，換個什麼招呢？快過年了，他出去買豬，回來把豬殺了以後，他賣豬肉賺錢。到最後，它有的豬可能是那個膘挺合適的，就好賣，他就賣出去了；有的時候那個豬可能就大肥膘，賣不出去了，這怎麼辦呢？他就把豬肉扛到我姐家了。有一年，我記著扛了一半。豬不是劈成兩半嘛，他扛了一半賣給我姐。

那一半豬，我清清楚楚記著，我姐跟我說，花了她一個月的工資。用她一個月的工資，買了他這個豬肉半子。我姐又把這豬肉半子割成若干個塊，再分給親朋好友。那你說我姐花錢買來的，我姐說，我不能再賣出去呀，我就分給大家吃吧。

但是他扛來了，人家不說他賣不掉了，說我給妳送來的，快過年

了，你們吃吧。他明明知道我姐不可能不給他錢，而且給他的錢一定是高於市場價。這個帳他早就算好了。所以，我姐把錢給他了，人家樂顛顛地拿錢走了。

我姐這面傻眼了，過年了，沒錢了，錢買肉了，肉又分出去了。

我去了，我姐就說，小雲，今年過年沒錢了。

我說，錢呢？

買肉了。

我說，妳買那麼多幹啥呀？也沒人吃。

我姐就把這經過給我學了。

我說，妳就好熊，他咋不找我賣去呢？他要賣給我，我不買，我給他戳穿。

我姐說，不好意思，那麼大人了。

我上面舉這麼多實際的例子，就是告訴大家，我姐姐就是這樣一個

人。你說就這些事實，你們能不能看出來，她是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她跟別人有什麼區別？她就是那種慈悲、那種善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下面一個問題，我想說說什麼呢？也有同修提出來的，妳給我們大家說說，妳姐姐是怎麼修行的？

我前面說了那麼多，你們自己都能知道了，怎麼修行的？念佛。一句佛號念到底，沒有別的什麼妙招、什麼絕招。如果說絕招、妙招，就是純粹的一門精進，長時薰修，一點不夾雜，就是阿彌陀佛。而且就是四字洪名，就是阿彌陀佛。因為我姐說了，蓮池大師說了，一心回家的不用客氣了，就一句阿彌陀佛，就好使了。所以我姐這些年，如果她有成就，她成就在哪兒？就成就在一句「阿彌陀佛」佛號上。

這是我所接觸到的人，一句佛號念到底，當生成就作佛去了的，這是最好的例證。

她就是這麼修行的。

我姐，我剛才說了，讀經也很少，聽經也就是最近這兩年。腿截肢了，她也磕不了頭，所以這些全都沒有了，就是一句「阿彌陀佛」佛號了。但是她有一條做得好，不受外界干擾。你別人說什麼這個好、那個好，她都不動心，她不換題，我就是阿彌陀佛了。就這點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地方。

我記得姐姐生前曾經跟我說，我問她，我說，姐啊，妳為什麼要表演這個法，就是活著往生這個法呢？

我姐說，小雲哪，我現在聽老法師講經，我就覺得師父太不容易了，八十六歲老人家了，滔滔不絕地、苦口婆心地講了這麼多年，大家還沒聽懂。那怎麼辦呢？那我就給他作證轉吧。我姐這麼跟我說。

我說，那妳都做什麼證啊？

我姐說，我想做這麼四個方面的證明。你說她是不是心裡有數了？我說，第一個呢？

她說，第一個，我要給夏蓮居老居士那個《無量壽經》的會集本作證轉。末法九千年就這部經成就眾生。這是第一個作證。

第二個作證，我要給黃念祖老居士的《大經註解》來作證。

第三個，我要為淨空老法師講的《大經解演義》《大經科註》來作證。

第四個，我要為淨土念佛法門，一句「阿彌陀佛」佛號能圓成佛道，而且是一生圓成佛道來作證。

你看這四個證明，這五天的表法，完完全全做到了，一個都不缺。所以我記得，我給師父前些天寫了一封短信，我在信上好像有這麼一句話。我說，我姐姐這個表法，我覺得好像十萬個人裡，也難找到這麼一個，太難遇了！太殊勝了！

我還是這樣說，不是因為她是我姐姐我這樣說。我既要為我姐姐負責，我也要為眾生負責。我要實實在在地，把這個非常非常殊勝的往生

的實際情況，我一定要如實地告訴大家。這是我必須要做的事情。

關於姐姐往生這件事情，現在說法也很多，這個沒關係。有的說這個，有的說那個；有的看到了，有的沒看到。現在我們正在製作光碟，等光碟出來以後，大家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我想，眾生是會得到益處的。

今天就利用這麼一段時間，我簡單地把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緣，和姐姐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她是怎麼樣修行的，簡單地向大家做一下匯報。希望大家能夠從中受益。希望我們每位蓮友，都能向姐姐學習，老實念佛，求生淨土，將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親近阿彌陀佛。

感恩大家！阿彌陀佛！

姐姐妹妹嘮家常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字幕〕 姐姐隨機演佛法 歡聲笑語受法益

時間：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往生前第五天

〔劉老師旁白〕

今天是一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姐姐往生前的第五天。我去看姐姐，她喜笑顏開地和我嘮起了家常，還和我一起照了一張相。那是我和姐姐唯一的一張合影。

〔劉老師〕：

先給老菩薩四句詩，昨天告訴我的四句詩，我自己就哈哈哈哈哈笑

了，怎麼說的呢？

獨腿老菩薩 單腿擎天下

一句阿彌陀 道業成就了

〔劉老師〕：

我尋思這怎麼辦呢？人家告訴我這個了，那我就當一把記者吧。今天來採訪一下獨腿老菩薩。

〔劉老師〕：

這回我是劉記者，那是攝影師——宋攝影師。

真的挺有意思的，你看這四句話，我一聽挺對路。本來獨腿老菩薩嘛，單腿擎天下。你看，一條腿人家頂天立地，一句阿彌陀，道業成就了。（眾笑）

咱們今天採訪得有個題目。題目叫啥呢？我自己想的，那就叫姐妹倆唠家常吧。是不是？

〔老居士〕：

對，這麼多年沒嘮過家常了，咱們今天就嘮嘮家常。

〔劉老師〕：

第一個呢，我想說，跟姐姐探討點什麼。

我覺得妳這一生，我給妳歸納總結了這麼幾個：

受了一輩子氣，遭了一輩子罪，吃了一輩子虧，現在最後這一哆嗦，妳就哆嗦成了。

〔老居士〕：

我佔大便宜了！（眾笑）

〔劉老師〕：

佔大便宜了。

我跟你們說，小時候，從我記事起，我對我姐總的印象就是受氣包、面倭瓜。

為什麼呢？你看我爸我媽吧，就我們兩個女兒，但是爸爸媽媽比較偏向我。就是從喜歡那個角度，喜歡我，不太喜歡我姐。

為什麼不喜歡我姐呢？怨她自己，她愛哭，有事沒事咧咧。

我記得那時不是那桃線嗎，她把那桃線吧，這麼套到肩這兒，我媽跟我學呀。這麼斜不楞耷著，炕頭走到炕梢，炕梢走到炕頭：

賣青藍白線嘞，賣青藍白線嘞……

一邊賣著，一邊咧咧著哭。

人家老人都說，那個孩子愛哭，沒事就哭，是獨性，所以我爸我媽吧，就不太喜歡我姐。

另外她比我大四歲，我犯的錯，都我姐擔著，我從來沒挨過打。我媽那個櫃都亮得照人兒，我倆一瘋一玩，撲到櫃上就有手指印，保證挨打的是我姐，不是我。所以你看爸爸媽媽，應該說有點偏心吧。

我姐在對我爸我媽盡孝方面，遠遠超過我。

我姐結婚以後一直跟我媽媽在一起。我媽那脾氣特別不好。臨走的頭二三年，實際現在我才懂得，那就是老年癡呆，不講理，反正我姐和我姐夫怎麼地都不對。

我媽最後也把我姐姐折騰夠嗆，現在知道了，那不也是個主考官嗎？考考妳。

〔劉老師〕：

我姐念書的時候，五分錢一張電影票捨不得買。工作以後，兩角錢的電影票，仍然捨不得買。

〔老居士〕：

學校班級一個禮拜看一次兩次電影，人家看電影，我就回家了。

有幾次是老師不忍心了，說的：妳怎麼老也不看電影呢？開始吧，我就說，我不願意看電影。

後來是咋地呢？寫觀後感，那妳必須得看了。

後來我說我們家生活挺困難的，我姥姥姥爷都在這兒，我不忍心朝我媽要這五分錢。

剛開始五分錢。為寫觀後感哪，老師就給買張票。

我這一生當中，對媽媽沒盡到孝心。

媽媽替我照看了五個孩子，多不容易。

對這幾個孩子，那真像咱們農村不有句土話，像老抱子似的。

〔劉老師〕：前面抱著，後面揹著。

〔老居士〕：

前面抱著，後面揹著。

這孩子要跟人家打仗吧，人家要是找家去了，我媽從來都護著，從來都不吱聲。完了說，小孩子呢，打過了一會兒就好了，你看大人老跟著摻和啥？

你把人家孩子給人打了，給人推倒了，她護著她這五個孩子，她從

來不說這五個孩子。你打人，就是我回來了，那就糟了。

〔劉老師〕：

咱媽和我婆婆還不一樣，我婆婆護著那倆孩子，護到啥程度？只要跟鄰居孩子打仗，一手牽一個找人家去，我婆婆幫倆孩子一起打。絕對不能說這倆孩子有毛病，都人家孩子毛病。

〔老居士〕：

但是媽媽呢，對他們幾個，我怎麼說呢？

人家走了，媽媽說他們，說的吧：以後不能跟人家打仗，都鄰居住著。

我老丫厲害，說那他罵我。

姥姥說，罵妳吧，妳就躲開。

那他打我。

姥姥說，他打妳，妳就往家跑，咱可不許還手啊，那都是小朋友，

妳看都鄰居住著。

我媽是這麼教育孩子的。

所以我現在走了一個孩子，這四個孩子。前天晚上我還和老姑娘說，現在吧，我知足啊，我現在太幸福了，這一生遭點罪那都無所謂。我跟老丫說，我佔大便宜了，現在知道了，這個最關鍵的，了生死這個問題解決了，永脫六道輪迴了，這是大事啊，那都是小事。我說的，最後享福了。

你看我上這兒來吧，也是佛菩薩安排的，它就趕到那塊兒了。我來兩年了，去年二〇一一年一月二號過來的，正好這家房戶搬走。

這幾個孩子說，我那老姑爺可好了，二〇〇三年就動員我，讓我上這：媽，立剛負擔挺大的，供孩子上學啥的，我這也沒孩子，啥負擔也沒有，上我那去是最理想的。

後來，我說的吧，我不能去，因為有兒子，去了以後，讓別人笑話

兒子不孝順。

我兒子可孝順了，我兒子話語少，我兒子可孝順了。到時候讓人家說東說西的，我兒子承受不了，因為他是內向型的性格。

就這個偶然的機會，因為真是的有些事佛力加持不可思議。我發心了，你看前年我發的心吧，去年就一個偶然機會，真是的。我發的心是「捨掉小我為大我，捨掉大我為無我」，當時還不知道虛空法界這個詞兒。捨掉大我為無我，就是丟掉這個小家為大家。我就發了這麼個心。當時不知道這就是願，就是發了這麼個心。所以吧，我一切聽佛菩薩安排，我把我交給佛菩薩。

我就發了這麼個心，去年這不是佛菩薩就給我安排到這兒來了。安排到這兒來，因為我們那五樓，也比較窄巴，十四米的那個屋子。孫子在我那屋，安一個沙發打開，這邊是個大床，那面是佛堂，這邊是壁櫃，也比較窄巴，就是那麼一個環境。另外，孫子大了。

我做手術兩年，我第二年的時候，拄著拐，單腿跳還給他們做飯呢。

〔老居士〕：

就是去年，不能做了，因為我摔了兩次。後來，我一尋思，別給孩子添累贅，這要摔不能動彈了呢，是不是他們還得是一分負擔嗎。你看他們工作都離不開，我就尋思不做了，不逞強了。

我是咋想的呢？兒媳婦吧，她是銑工，可累了，在一個私人工廠上班，活可多了。我尋思給兒媳婦吧，減輕負擔，我能動彈就動彈。

我洗衣服的時候吧，有洗衣機，但是你不還得往外晾嗎，我那時候就是沒法端這個盆。端盆，那個拐一扔了就不行了，沒法走啊。我怎麼辦呢？我把那衣服吧，裝到那盆裡，擱洗衣機，我那是自動洗衣機，拿出來裝到盆裡。不能裝多了，裝多了我推不動啊，少裝點。裝上以後，擱這個拐吧，就往前推，那盆往前往前，就這樣往外晾衣服。

去年，我來到這塊兒。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孫子在我那屋住，都十八歲了。我不能上廁所了，孫子也孝順，人家給我倒。我就覺得孩子上學本來學習就挺累，另外是個男孩子，也不方便。

第二個呢，我家老頭脾氣不好，他沒有耐心煩兒，他沒有壞心眼子，但他沒有耐心煩兒。要如果是，你看，比如說我早晨小便了，他也給倒，倒吧，噤噤個鼻子，倒完了以後拿著洗衣粉，在那廁所裡左刷右刷地刷個三四遍。另外呢，他現在就是像個小孩子愛叨咕。

〔劉老師〕：

我姐夫吧，人是好人，他從小沒爸，又沒有念多少書，性格有點倔。我舉個例子，他倔到什麼程度。就是結婚以後，父母和我姐不一直在一起嗎，這就是剛才我說，就是那個大鍋燒水，下來撈小米飯嘛。那個應該是把水燒開了以後，把小米子下來，然後熟了以後，拿筴籬這麼給它掄出來，這是程序。人家我姐夫水米一起下鍋，燒完了以後變成糊

啣粥了，小米根本你就撈不出來。

我爸就告訴他，我爸說，先燒水，水燒開了再下米，然後飯好了再把它撈出來。

我姐夫說，我就這麼著，我就這麼著。

〔老居士〕：

特強！

〔劉老師〕：

特別倔，那不是一般的倔。

〔老居士〕：

前天晚上，前天來。我剛開始來這的時候，不來，不過來。這些日子吧，就是晚上溜達，過來坐一會兒。

他過來，麗君就說，麗君說的我爸過來，也不問問我媽，身體情況怎麼樣啊？想要吃點什麼？進屋了就講，他什麼上市裡了、上江沿了，

又上哪溜達去了，進屋就講他這些事。

我說，他講也好也好。

〔劉老師〕：

這好事，省得妳放不下。妳放不下他，他先把妳放下了，這都是經驗。

〔老居士〕：

麗君吧，就說，媽媽，我爸你倆的緣，妳容易放。

你看，就現在來，前天晚上還給我上課呢。怎麼上課呢？

妳一天死個丁在那坐著，妳鍛鍊。妳看人家那個殘疾運動員，缺胳膊缺腿的，妳看人家游泳的、跳高的、跳遠的，妳說妳成天死個丁在那坐著。

我呢，現在他說啥吧，我坐那杵兒兒心裡念阿彌陀佛，我不和他還嘴。妳要一說，他更來神了，那就沒完了，一半會兒，那就是火冒三丈

啊。所以現在他說啥我不吱聲，我這邊吧，心裡念阿彌陀佛。你說你的，躺那昏兒，你說夠了，你該走，你就走。

現在他來，我從來不說的你走吧，這不行。

所以他來，有一天，他來了在那昏兒躺著，坐的那個坐便不在那塊兒嘛。有一天都是九點了，也來了興趣了，天南的地北的，什麼報紙的消息什麼，就講那些。給我憋的，還不能說讓他走。

好不容易說，呀，九點了，我得回去睡覺。

我說，回去回去吧。

那時候我活動速度比較快。

〔劉老師〕：

妳要是像有大小便，妳千萬別憋著。妳現在有沒有？趕緊先解決了。

〔老居士〕：

沒有，今天早晨便了。昨天一天沒小便，給那淑芝惦念的。

〔劉老師〕：

不用惦著，就像吃飯哪，喝水呀，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不想吃就不吃，不想喝就不喝，一定要順其自然。如果妳不想吃勉強妳吃，吃完了肯定是不舒服。

妳看那老太太三十四天沒吃飯，滿面紅光，真像那個瓷娃娃似的。小宋給妳們看那個照片，她不像碟裡那個照片。碟裡的那個照片笑得……哎呀這臉蛋都紅撲撲的、亮晶晶的。妳看三十四天沒吃飯，按咱們想，一定瘦了。

〔老居士〕：

我就最近體能下降了，大約半個多月吧。妳們上次來，我還沒有呢，是不是？

〔蓮友〕：

好像瘦幾斤。

〔老居士〕：

現在吧，就是感覺體能下降了，因為活動相當困難了。

給我上一頓政治課走了。

前天晚上來躺到那塊兒，他腰不得勁，老得躺著，到那兒。因為給我一首偈子，就是人家也是佛，人家來度我。

〔劉老師〕：

這正確的。

〔老居士〕：

就是感恩，感恩。我給他念了。

活這麼大歲數吧，第一次聽他說這話，你猜他咋說的？

我說，你是一尊佛，今生度我回極樂，我得感恩你呀。

他說的別感恩我，別感恩我，我現在做得不好，毛病太多，脾氣到現在還改不了，見到人就冒火。

〔劉老師〕：

不簡單，能做這個總結真不容易！

〔老居士〕：

哎呀，我當時一聽，跟他生活五十年了，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話。

我說，你念沒念佛？念佛。

他把那念佛機掛到脖子上，或者揣到兜裡頭，上市裡溜達。他攔家待不住，他就得走，攔家一待胃就難受。說上市裡，人就上市裡了，七十八歲了。

雖然他最近也消瘦，但是可有章程了，走到哪吧，人那念佛機都唱到哪，他開著，我念佛呢。

人家還知道結緣，上二道溝那面小賣店，渴了去買那個礦泉水去，一看那家那媳婦也是學佛的，帶手珠了。

他說，妳也學佛呀？

她說，大爺，你也學佛呀？你看你這念佛機就擱兜裡，阿彌陀佛。我也學佛，反正是我也念佛，就這麼說的。說你也學佛？

下一次回來朝我要念佛機。

我說，你幹什麼？

小賣店那女的學佛，我給她拿個念佛機。

我尋思，他發心呢，好啊好啊，趕緊給拿。

頭兩天回來朝我要：有沒有那個妳們那叫什麼書啊？我也不懂得，反正，有沒有啊？有，給我兩本，我再給人家拿去。

我說，有有有。

又給人拿幾本書去。

他說的，說是娘家媽，還是啥呢，母女倆可高興了，哎呀這老爺子心腸這麼好，還老給送法寶來。他說了。

他就是強什麼呢？啥事現在我摸著規律了，別說，說就起反作用，

就來火了，那你就說起沒完了，這不多造口業嗎？

現在知道，去年不是養過雞，今年不又養過一只雞嗎。那雞都下蛋了，他又送回去賣雞那家去了。

人家說的，都下蛋了，你幹嘛給我送回來？

這些孩子老說（常說），爸爸不能殺生啊。

現在他也知道：不能殺生啊。不養了，我不養了。

孩子說，爸，你別養了，你要願意溜達，你多出去溜達溜達。

〔劉老師〕：

潛移默化的影響。

〔老居士〕：

現在吧，這些孩子都在提升，所以我可高興了。

我說，你們都在提升，媽媽高興。麗君妳看那個皈依，我不知道，自己皈依的；吃素我自己也不知道，開始吃是半素，雞蛋她吃，剛開

始，其它的那個肉類是不吃，她自己發心的。

今年下半年好像，還是去年下半年，人家吃全素了，魚蛋都不吃了，她都是自己發心的。

〔老居士〕：

跟我檢討了兩次了：媽媽呀，我年輕時候不懂事，我倔強。妳說我怎麼犯渾，對不起媽媽！

我說的這個是歷史的一頁，掀過去就過去了。

那也是妳的因緣，改了就得了。

現在妳看，把媽媽接過來。

她回來觀察我的情緒，跟我撒嬌，哄我開心。

現在我知道了，一說就嘿嘿樂了。

〔劉老師〕：

姐，我給妳提個問題。

妳看敦倫盡分嘛，妳學佛學到現在，將來妳給孩子們留點什麼？有什麼金元寶之類的沒有？（眾笑）

〔老居士〕：

這個我就是一切順其自然吧，大道自然。

前天我想寫上，就是媽媽今生，一生清貧，沒有什麼遺產，也沒有什麼……

〔劉老師〕：

我尋思妳要有存摺之類的，老妹子也逗一個呢。（眾笑）

〔老居士〕：

現在工資摺……

〔劉老師〕：

交櫃了。

〔老居士〕：

就是給寶寶。因為我不是說了嘛，他明年考大學答應給一萬塊錢嘛。我到八月份，我把這錢攢夠了。

攢夠了，我給兒子、媳婦叫過來了，我給他們了。

我這個心願了了，工資摺馬上交給麗君了。

〔劉老師〕：

惦記這個、惦記那個。這個線一定得斷，否則的話牽著妳。

〔老居士〕：

因為那年是我家兒媳婦說的：

媽媽，你孫子考上大學，妳得給妳孫子一萬塊錢。

我說，可以。我答應了我就給他。

〔劉老師〕：

我得向妳學習，妳還挺能的，還有一萬塊錢。剛才來的時候，我往兜裡塞東西，小宋問我，妳塞啥呢？

我說，錢。

她說，多少錢？

我說，五十元大票。

她說，妳別揣丟了、揣漏了，妳那兜漏不漏？

我不知道漏不漏，可能不漏。

〔老居士〕：

那妳比我還強呢，我現在沒有五十元大票，乾淨利索。

〔劉老師〕：

挺好，挺好，沒有負擔。

〔老居士〕：

沒有負擔，現在真是自在。

麗君昨晚還問我呢，媽媽妳完全放下了嗎？

我說的，那妳看看我現在的心態。

我看媽媽是完全放下了。

她今天早晨說，用不用給我二姐掛個電話？因為妳身體現在這種狀況，我二姐不知道。

我說的，先不掛。掛了到這來淨幫倒忙。

〔老居士〕：

這個還有一段故事在裡頭呢，關於僱保姆。

前天大梅來吧，就說，媽給妳僱個保姆吧，妳看妳現在活動這麼不方便，麗君上班也惦著妳。妳要下去，晚上，要早班。麗君早班，要有活她四點多鐘就走。妳早晨上廁所，因為那個便架輕，那個地滑。現在我這身子沉吧，沒有支撐力，死巴巴地壓到這上頭，跟著椅子出溜。

老大說的，媽媽妳要自個兒摔倒了，不能動彈了，我們多糟心哪，給妳顧個保姆吧。

我說，現在吧，不必要。

小許她下屯來著，要不了她吧，幾乎不太離開我這地方，她剛回來。大梅就掉眼淚了。

我說，一個我的主導思想，我不給你們孩子任何人添麻煩。另外，我走的時候，我瀟瀟灑灑地，我自自在在地，我笑呵呵地走，我給吧，現在……

〔劉老師〕：

作證轉，給阿彌陀佛給老法師作證轉。

〔老居士〕：

作證轉，對，現在好多人不對這淨土有疑議嘛，到現在老法師還這麼難，都八十六歲高齡了。我今生能遇到這麼殊勝的緣，我一定給佛菩薩作證轉。

〔老居士〕：

所以我就說，我走的時候，我瀟瀟灑灑地走，笑呵呵地走。另外一

個，老法師不是說，學淨土的人，他是活著往生的。

〔劉老師〕：

對！現在就缺這樣的樣子。

〔老居士〕：

他不是走後往生的。

我們頭些日子吧，八十七還是八十九歲一位老菩薩往生了。現在就是摸不著、看不見，人家不相信。給那偈子，人家說的，那誰知道你們誰寫的？不相信。

〔老居士〕：

現在可能時空點到了，來的可能都是緣具足了，我不算洩露天機吧？

〔劉老師〕：

紫金台坐沒坐上呢？

〔老居士〕：

金台？金台早都坐上了。

〔劉老師〕：

告訴我的是：姐姐端坐紫金台，三聖接引回家園，相好莊嚴，什麼什麼。

我給我姐打電話。

我說，姐啊，這讓常人一聽，妳這啥妹妹呀？我姐說妳給我念念。在電話裡給姐就念了，一長串，就是妹妹作偈子送姐姐。

我說，這是要讓人聽見，這啥妹妹？妳看她姐姐好好的，她送上了。妳看現在我們談到這個話題，一點沒有障礙，很自然的事情。

〔老居士〕：

現在是咋的呢？怎麼作證轉？

〔劉老師〕：

妳看之前，一切準備工作，早都做好了。

〔老居士〕：

怎麼作證轉？

眾生不是著相嗎？你不就要看這個相嗎？現在通過偈子告訴我，說得非常直白。說得非常直白，可能以後，後人看到了他能聽明白。因為現代人不懂文言文，我也不懂文言文，咱們就白話白說，說得都非常直接、非常直觀，直說，直來直去地說的。

現在呢，我自己的感應，我就用這種方法來度人，讓大家看到這個相。老太太她就坐到那塊兒，就是這些個西方勝景全都在眼前。等我走的時候，你們看到我的偈子，你們就知道了。你們就是親眼看我寫的偈子和等我走的時候那個景觀，能不能對起來？

〔老居士〕：

我活著，現在老百姓不說，活著，是不是？那不是我編的，我也編不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各式各樣的偈子，你讓我想像，我也想像不出來。

〔劉老師〕：

姐，就是讓妳把極樂世界的勝景，現在就通過這個偈子描繪給大家。

〔老居士〕：

是的，反正等那個走的時候。

〔劉老師〕：

妳走的時候，就應該像老法師說的，第一就是預知時至，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甚至連時辰都不差。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身體放香，有天樂，這都是一些附帶的。

最重要的是預知時至。

〔老居士〕：

反正今天早晨，四兒還有點想透露我的消息。

〔劉老師〕：

不行，保密。

〔老居士〕：

四兒說，媽媽，妳能不能透露點消息？

我說的給妳透露點。

她說，媽媽讓我有個準備，別突然的……因為她上班倒班。

我說，妳該上班上妳的班，沒事，到時候，最後我肯定告訴妳，現在不告訴妳。

今早上還說來著呢。

〔劉老師〕：

大姐走的時候是自在往生，活著走的，不用助念。

我跟大姐說，也可能妳身邊一個人都沒有，也可能有人。有誰就是誰，一個就是一個，兩個就是兩個，一個沒有，就妳自己，瀟瀟灑灑地，這都隨緣，順其自然。

這回妳就好好給大家表個法，別讓老法師老那麼難。

我在香港講課的時候，有同修提條子就說嘛：就想看一個活著往生的樣子。

我說，那咋辦呢？阿彌陀佛也不批准我，要批准我，現在正好我擱台上，我就給你們演一個活著往生的樣子，那阿彌陀佛不批准咋辦呢？所以，姐，這回妳就代我先來表一表這個法。

學淨土，確實沒有生死。

〔老居士〕：

就是那天告訴我，就是說的，妳從小就管著我，妳就給我氣受，用妳的話來說。

〔劉老師〕：

我還老給人安排任務。

〔老居士〕：

用妳的話來說，從那個悌道來講，那不是倒轉了嗎？就是倒個了，顛倒了嗎？

那天告訴我，咱倆今生一奶同胞，咱倆的因緣特殊，不顛倒，告訴不顛倒，不顛倒！

〔劉老師〕：

到時候妳台都坐上了，我想管妳也管不了了。

前兩天我給大姐安排任務。

錦州有一位年輕的佛友，四十歲，癌症擴散了。

那時候我正攔香港剛回來。

我攔香港，我不傻巴呵呵地跟大家說，這個不放心，那個不放心。不放心我都領著，都跟我回哈爾濱。

這下回來，可來得多了，數不清、數不盡的。

我睡了十天。從我家屋裡床上睡……

我老伴把我叫起來說，妳這麼睡不行啊，起來吧。

起來了，到那個廳裡沙發上躺那，又接著睡。

睡了十天，就醒不過來。

我老伴說，這咋地？去趟香港回來，這咋？這覺睡起來沒完了呢？

問我：妳能不能往生？

我說，現在沒到時候呢，這個不用擔心。

這事完了以後吧，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給我轉來一封信，就是錦州這位同修，他的媳婦給協會寫的，就是千萬要轉給劉老師。

那上寫的就是：

我丈夫剛剛四十歲，他信佛的時間也不是太長，現在對往生沒有那麼深的信念，請老師幫忙。

把這信轉給我，我跟大雲說，我說，大雲趕快給我準備火車票，咱倆去一趟。

大雲說，劉姨呀行嗎？

我說，行。

那時候票特別難買，正好趕上學生開學那一段嘛，特別緊張。

我說，妳趕快求人、找人。

她說，劉姨啊，妳不說不求人，求佛菩薩嗎？

我說，對，求佛菩薩，趕快磕頭，求護法趕快加持把票買上。

好像找了一個鐵路的人，給買了兩張票，但是這票什麼時候能買到，也不知道啊，讓我在家等著。

那時候我在江北呢，我家前面還有一個小園子，早晨呢，我就上園子裡，去收拾這園子去了。

大雲給我來電話：劉姨啊，票買到了，就不知道能不能來得及。

我說，啥時候的？

她說，九點鐘左右的。

我接到電話已經八點十分了。

她說，那咋辦呢？不行把票退了。

我說，別退，買這麼一次票這麼艱難。

我說，我馬上出去打車往火車站趕，妳也往火車站趕，買票那人也往火車站趕，咱仨在大鐘底下碰頭。

這傢伙，這回我可知道打車了。

出去打個車，我說，師傅啊，能不能九點之前給我送到火車站？

他說，差不多，就怕塞車。

我說，我著急，要不我趕不上車。

師傅挺負責的，盡量開快點，但是離挺遠他告訴我，現在塞車了，妳還不如下去走這一段，要等著不塞車了，可能妳來不及了。

我就下車走。我說，這大鐘擱哪頭兒呢？後來我才發現，拿那個綠的東西吧（它修理），把大鐘蓋上了，我就找不著大鐘了。

我又回來問那師傅，他還在那塞著呢。

我說，師傅我攔大鐘見面，那大鐘跑哪去了？

他說，妳看那個大綠慢布，那後面蓋著的就是大鐘。

我說，這回我看著了。

本來我不能跑，這回也跑上了（我走道不打慌，但是我跑步打慌），跑得我滿身是汗，到大鐘底下，我們三個幾乎腳前腳後到了。

買票那人說，老師來不及了，咱還得跑。

我們仨撒丫子就開始跑。給我們從那通勤口送進去的，這就不用檢票嘛。好在它那車是第一站台，匆匆忙忙把我們弄上車了。坐那沓兒火車開了。

那是早上九點多，我們是晚上九點多到的那位同修的家。

大雲說，劉姨，妳太累了，妳趕快睡覺。

我說，就今天晚上這一宿的時間，明天一白天時間。（因為第二天

晚上七點鐘我們倆往回返，就這麼一個白天、一個晚上。）我來幹啥？妳讓我休息，我有工夫休息嗎？我得辦正事啊。

結果，媽媽的工作、媳婦的工作、姨的工作、弟弟的工作，挨著個妳得做啊。得把他們先做通啊，好護持他往生啊，就是這樣。

第二天，我們就匆匆忙忙地回來了。

回來以後，這位同修，可就把他這個劉姨賴上了，三天兩頭來個電話。

後來我說，我堅決地把電話關掉，我不能再跟你通話。你現在對我有一種依賴的心理。

他說，我就想妳。

我說，想我去不了極樂世界。

問我：劉姨我還有多長時間？

我說，沒有多長時間了。所以現在佛菩薩給你留這一段時間，就是

讓你念佛的，佛菩薩多慈悲啊。

前天給我來個電話，他媳婦說，劉姨啊，我愛人中午都要走了，我們大家給他念得挺好的，他又活過來了。我問他：你咋沒走呢？他說，我等大姨送我、接我。

就在這頭兩天，他來電話，我說，我給你找個榜樣，你跟我姐通通電話，你看看老太太現在是什麼心理狀態，她是怎麼想的、怎麼做的。我就讓我姐跟他通電話。

這回不想這個劉姨了，開始想這個劉姨了，等著大姨。

他媳婦說，他要跟妳說兩句。

說話已經比較費勁了。

電話裡跟我說，劉姨呀，我等大姨接我呢。

我說，你們倆誰先去都行啊。你先去，你再接你大姨；你大姨先去，接你。這個你咋還乾等上了？不行。

他說，我中午見阿彌陀佛了，我一尋思我大姨沒來，我不能走。你說這個緣咋整？你一點差錯都不能有啊。

〔劉老師〕：

這就是聽經少，不明理。信念不堅定。

現在你就是病痛折磨的，哎呀，快點走吧，我走了省得遭罪了。

這個念頭就是錯的。你不是想，我一心要回家，我要見阿彌陀佛，我要回歸淨土。你不是這個想法。你就想，我不願意遭罪了。

這個放不下，你看這個劉姨放下了，那個劉姨又放不下了。

我說，姐，給妳任務。

〔老居士〕：

給妳任務，那不是錦州那個佛友，一會跟妳通話，我把妳電話號給他了。

我跟他我就覺得講不一會兒。

〔老居士〕：

你們說一個小時。

我最後就說，大姨帶你去，咱們一起回家，可以不？

〔劉老師〕：

所以就等著妳。

我估計現在沒走呢。昨天還有電話，今天沒有電話。

〔老居士〕：

其實，大姨帶著你走，他就是，他沒明白，那就是說的……

〔劉老師〕：

又提個要求，就是跟我通電話的時候。

我說，你說話費勁，不要說了，有啥話讓你媳婦跟我說。

他說，不行，我自己說，我還有個要求。

我說，你咋這麼多要求呢？還啥要求，說。

他說，劉姨，那我嚙氣以後，妳拿電話給我開示。

我說，行行行，滿你的願。到時候趕快給我打電話，我拿電話給你開示。

你說人學佛、往生、回家，你說難不難？

〔老居士〕：

素雲告訴說的嘛，見到阿彌陀佛沒走，等大姨哪，帶他一起走哪。那天晚上吧，真的我就打妄想了，我說的吧，他怎麼能這麼理解呢？那原意是什麼？要不老法師說，願解如來真實義。真實義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的，因為他信心不足，給他打氣。再一個就是，我心即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即是我心，我跟阿彌陀佛融成了一體。那虛空法界都是一體的，你也是阿彌陀佛，我也是阿彌陀佛，你等著我這個肉身接你，我帶你，我怎麼帶你？我這個肉身，我自己我都主宰不了，它的真實義不在這呢嗎？

早晨告訴我了，他不明白，其實真實義在這兒呢。一早晨就告訴我了。我說，你看，見阿彌陀佛沒走。

〔劉老師〕：

我都沒想到我去的時候，他能到火車站去接。因為從他家到火車站吧，小車得跑一個多小時，他坐著已經相當費勁了，帶著這個管，又是什麼漏的，挺費勁的。我沒以為他就是，他媳婦也沒給我介紹，他坐在前面。

後來他回頭跟我們說話，他說，劉姨，我真是沒想到妳能來。妳能跟我通個電話，都給我們興奮得了不得，妳還立馬就來了。

我說，那你要是上西方極樂世界成佛，我來一趟、來兩趟都值了。那次去，應該說起了一定的作用。

實際就做這些事，我覺得挺開心的。你看我自己就這麼一個姐姐，爸媽都不在了，我就是心裡特別平靜，我沒有一點說，悲傷啊，難過

啊，捨不得，沒有那些。

〔老居士〕：

你看素雲，從打老法師給她揚名了，她江南海北地走吧。我倆一年吧……

〔劉老師〕：

見不了幾次面。

〔老居士〕：

見不了幾次面。

〔劉老師〕：

有時候來，匆匆來，匆匆地走；上次來，沒待半小時，幹啥了？蹭飯來了。

〔老居士〕：

我倆見面，從來沒說姐倆嘮幾句嗑，沒有。他們別人都說的，那意

思是問我什麼，我說的我真不知道她的消息，我倆不聯繫。

從我的主導思想，我是咋想的呢？因為妹妹現在她有使命，是救度虛空法界的苦難眾生，她是做整個虛空法界的大事。

我呢，現在雖然坐在床上，我說我全力以赴支持。

我怎麼支持她？我就是坐在床上，我老實念佛，我就對她是最大的支持。

你看，從小四歲就這麼領著她，真是姐倆相依為命。就是一直到現在，爸媽都不在了，就是按我過去那性格來講，我真得牽腸掛肚的。她要出去，我得真得牽腸掛肚。現在沒有那個概念，妳出去就出去，回來就回來。

〔劉老師〕：

都非常平靜。

〔老居士〕：

四兒不去了嘛，她現在一天吃六頓飯，頓頓飯不能離開肉。她說，沒有肉，我就沒有勁。

〔劉老師〕：

大雲就告訴她：妳不能再吃肉了，妳都這樣，妳怎麼還吃肉呢？我說，隨便吃，她願意吃多少吃多少。

〔老居士〕：

四兒暗示她，沒敢深說。

後來四兒就尋思，人家就一個孩子，說了以後，她再誤解。

〔劉老師〕：

因為小園在跟前，妳要一說，孩子不理解。現在，你看我劉姨領著兩人來了，幹什麼的這就不讓我媽吃肉。所以我就接上，我說隨便吃，她能吃多少就讓她吃多少，吃夠了她就不吃了。

這個東西吧，韓老師能理解我說的話，佛法這個東西一定是非常圓

融的。你別拿你那個尺老去量別人，我吃素了你也得吃素，我喝白水你也不能喝茶水。你那不把人障到佛門之外了嗎？反正我就比較自在、比較隨緣，我沒有那些清規戒律。你該守的戒律，你要好好守著，不能明知故犯。但是你面對著不同層次的人，妳就得說不同層次的話。

〔劉老師〕：

你看有時候，現在小刁有時候說，大姐，我現在發現妳，這個原則性怎麼愈來愈差了呢？過去跟妳說，妳都給我一個對還是不對，現在一說，妳說都好，怎麼都好，我沒意見。

〔老居士〕：

我家兒子吧，就是說的，你讓他去念經，讓他看看這些佛碟呀，你去讓他拜拜佛，笨手拉腳地到那佛堂，雙手行個合十禮，你瞅他特別笨拙。

他具體做，就是拿佛堂的佈置，都是我兒子佈置的，他幹活就有點隨我，幹啥賊（很）利索。

（轉向劉老師說）我兒子就像爸，對吧？幹啥非得棱是棱，角是角，給你幹得可規矩了。那佛堂裡頭什麼插座呀啥的，他都給你整得規規矩矩的，他在做。

最近一個突出的表現是什麼？我都没想到的。大約兩個星期之前吧，朝我要因果的書，跟他四姐說，他倆正好趕上一班了。

四姐呀，妳有沒有那因果方面的書？我想看看。

麗君回來跟我說。

我說，咱家的妳不都結緣出去了嗎？沒有啊。

正好那天小許來，小許說，我有兩本。

她說的也不知誰要要一本，我給他留的。

我說的那妳就先給別人。

她說，我還有一本，我明天就給妳拿來。是果卿居士寫的，三部合在一塊兒的，這麼厚、這麼大，那個書，大的給他拿去了。

那天又跟他四姐要啥呢？姐呀，妳有沒有《了凡四訓》我看看。
四兒回來跟我說。

我說，咱家的都結緣了，沒有。等佛友來我問問他們吧，肯定能有的。

正好高層王姐來了，高層王姐說的：我那有。昨天給拿來的，昨天上班給立剛拿去了。

〔劉老師〕：

所以對這些孩子吧，不用去說教。你就用你的行動去感染他們，他看著你這學佛好了，他自然就跟上了，比你要說教要強得多得多。

我家孩子不看我光碟，我從來也沒向他們推薦說，你看媽有光碟，你看吧。

丹彤原來可能是也不太知道，因為我也不跟他們說什麼。

他去剪頭去，要我說這緣說不定啥時候就結上了。他沒剪頭之前，

他的同學去剪頭，那理髮店那個小小子吧，姓崔，就放著我那光碟。

丹彤同學一看說，哎呀，這是我同學的媽。

小崔就說，哎呀，你認識這老太太，能不能讓我見這老太太？

我跟我同學說說吧。就跟丹彤說。

丹彤打電話給我。

我開玩笑說，不行，你媽現在是名人，不可以見的。

我兒子實在呀，就跟人家說，我媽說了，她現在是名人，不可以見。

我說，這傻兒子，我咋跟你說，你就咋跟人學。

他說，我就這麼說的。

後來說，那見不到他媽，你把她兒子拉來，上我這剪頭，我認識認識他。

就這樣，他同學就把丹彤叫著一起去了，就上小崔那理髮店了。

小崔給我兒子剪頭的時候就說，怎麼怎麼地，可能我兒子在這之

前，都不知道他媽怎麼回事。

所以他們說，你咋不度妳家人呢？讓他們看妳的碟？

我說，我不動員。他看就看，不看就不看。他們都有網啥的，他喜歡看就看，不喜歡拉倒。別聽老太太胡說八道。

我再給你們講個故事。

要說我姐那任務，我得向我姐學。最近有人管我叫老巫婆，聽這名，老巫婆，我自己就嘿嘿地笑了。

前天我給老法師寫了一封短信，我報告報告師父，我最近四個月，在家幹啥呢。我就給師父寫了一封短信，讓大雲給我發過去。

我說，原樣掃描傳，妳別給我打字，我寫成啥樣妳就給我傳成啥樣。我就寫了這麼一段，我說，有人叫我老巫婆，我一笑置之。

巫婆不巫婆 不用去管它

閒著沒啥事 由他說去吧

時間這麼緊 幹點正事吧

下面那段，我就沒往下寫，我想師父一看，肯定得哈哈大笑。我說：

我是老太婆 不是老巫婆

我要是巫婆 你就倒霉了

你說我要是老巫婆，我有巫術，我就治你了。我不是老巫婆，所以你沒倒霉。我是老太婆，不是老巫婆。

今天早晨大雲給我打電話說，劉姨呀，香港回信了，給妳這信都複印呢，他們內部現在都傳哪，說深受感動。哎呀，劉老師這麼長時間也沒消息，這下關鍵時刻，給我們來了一個短信。哎呀，可逗了。

所以我就想，人吧，學佛，真是就學著樂樂呵呵的，快快樂樂的。至於人家說你啥，你說你跟人家反駁反駁、解釋解釋，幹啥呀？費不費時間哪？你願意說啥說啥。我就主張，身為佛家人，咱就做佛家事，你就走你該走的路，說你該說的話。至於別人怎麼評價，他願意怎麼評價

怎麼評，你還能所有的人，虛空法界眾生都讚歎你啊？人家說兩句說兩句唄。現在我一見這個，一點不煩惱，一點不生氣，覺得挺好笑的，挺好玩的，完了自己還給人整了一首偈子。笑死了，這就是前幾天。

所以咱們作為學佛人來說，沒有什麼憂慮，沒有牽掛。看我姐今天，這個記者採訪挺成功。老太太沒有什麼牽掛了？

〔老居士〕：

沒啥牽掛了。

〔劉老師〕：

沒什麼憂慮了？也沒什麼恐懼了？妳別阿彌陀佛一來接，妳說我還有事沒辦完呢，這可不行。

〔老居士〕：

放心吧，到時候事實證明。

〔劉老師〕：

那天來蹭飯，那天我進屋一看，哎呀，我說，咋有點見瘦呢？老太太要回家了吧？準沒準備好呢？

說的小四兒那眼睛都毛愣的。當著孩子面怎麼這麼說呢。

〔老居士〕：

她說的，妳看亞儒剛走將近八個月，這媽媽剛開始在這，有點……這媽媽要是走了，剩她自己了。

〔劉老師〕：

走了一個媽，來了若干個媽，數不盡。

〔老居士〕：

她說的，我想通了，我走了一個佛媽媽，天下我千千萬萬的佛媽媽，不說的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嘛，那我還有這麼多佛媽媽在呢。

嗯，明白了。

〔劉老師〕：

姐，再給妳個任務，這記者採訪得盡職盡責。

就是妳見到阿彌陀佛，見到極樂世界了，妳怎麼能給我們表達表達。我告訴妳，妳別跟我說，也別給我示現，這沒什麼大用處，給那半信半疑的人示現。這通過他們反應出來，最可信、最真實。

妳要跟我說，那人家說，那肯定她跟她妹妹怎麼怎麼回事了？

到時候佛力一加持，妳就有招了（辦法）。妳怎麼能給我們表達表達，就是讓大家堅定信念。

〔老居士〕：

那到時候肯定的，現在就是這個，因為我現在陸續地出偈子，這個雖然沒說呢，我自己感覺，到時候肯定的。西方極樂世界美景都現了，那這個就輕而易舉的。

〔劉老師〕：

妳可別說，我老妹這時候咋還管我呢。還給我派任務呢？

真是我就想，遇到這個機緣很難得，現在真是需要這個表法來做證明。光說吧，人家不信哪。

〔老居士〕：

因為以前往生，《往生錄》那往生的，是在那個時空點上，他那樣，就是因為那個時空點不一樣。

現在，在咱們這個時空點上，那咱們就得改變方法。佛法圓融嘛，就得改變方法。

阿彌陀佛老慈父，就是說的，那辦法太多太多了，是不是？這個就輕而易舉的，沒問題。

〔劉老師〕：

對。就是按照以往的經驗，就是人在臨走的時候，往往是什麼話說不出來，我不知道妳最後能什麼樣，現在無可預料。

妳如果真是力氣不夠，說不出來了，妳用手勢給我們表達表達。佛來了，舉個大手指頭，告訴誰在妳跟前，肯定告訴佛來了。

〔老居士〕：

好像是到不了那個程度吧，好像是說說笑笑就走了。

〔劉老師〕：

今天本記者採訪成功，暫時到這結束。（眾笑）

〔劉老師〕：

最後走——是活著走的，給大家做一個樣板，為佛陀作證轉，為老法師作證轉。

我做的是這個事，沒有什麼親情這個關係。因為這個機緣過去以後，很難再遇得到，不能說一個遇不到，就是很難。就是能像我姐學佛學到這種程度，心態到這種程度，放下這麼徹底，真是很難。

〔老居士〕：

雖然是這個小屋，咱們看是小屋，告訴我，「群英聚會七寶國」。

就說這個意思吧，原句我沒記住，就是蓮池海會菩薩多多。

今天在這個道場，咱們看就這麼幾個人，其實現在咱們就在七寶蓮池的蓮花上呢。來到這裡的眾生，實際吧，一家一個蓮花，一家一個蓮花，就是說的，到時候都能回家。到時候都能回家，大意就是這麼個意思。

〔老居士〕：

群英聚會念佛法

寶池盛開妙蓮花

蓮友一體眾平等

西方極樂共回家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第3集

姐姐隨機演佛法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幕〕時間：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往生前第四天

〔劉老師旁白〕

今天是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姐姐往生前的第四天。
面對來看望她的蓮友，姐姐隨機演說佛法，度化有緣人。

〔老居士〕：

我是一個普通的人，平平常常過一生。今生遇到了淨土法門，使我改變了整個的人生。遇到了《無量壽經》，遇到了夏蓮居老居士的《無

量壽經》的會集善本，遇到了黃念祖老居士的《註解》，還有我們敬愛的恩師——淨空老法師，苦口婆心地教誨，我呢，今生是個幸運人。

我有一顆平常的心	平平常常誠待人
我有一顆溫柔的心	溫順柔和不怨人
我有一顆真誠的心	真誠清淨不欺人
我有一顆善良的心	憐憫眾生到如今
我有一顆平等的心	平等待人不分別
我有一顆金剛心	堅固不動極樂人
我有一顆覺悟心	今生定做大覺人
心心向著極樂國	心心做個佛國人
心心普度眾生願	願眾離苦得安寧
我發此心為極樂	我發此心報佛恩
今生必定生佛國	決心不動必成真

平常我是柔弱人

外表柔弱心地真

今生平常這一生

往生之後報佛恩

上報四恩濟三苦

我為佛陀作證轉

《無量壽經》是導航

阿彌陀佛是證明

生前平常所做事

往生以後全兌現

我用詩偈做證明

為報佛恩必成真

往生之後瑞相現

我先寫出後兌現

眾生看見極樂景

堅定信心度頑人

今生不信看此偈

來生必是佛國人

走時談笑瀟灑走

笑笑呵呵回家園

眾生看我真面相

瀟灑活脫健康人

我現雖身病弱苦

發心代眾受苦輪

我雖身有重病苦

我身苦心不苦

每天笑津津

面對眾生樂

眾生看我心歡喜

眾生歡喜我歡喜

遵照佛陀去做人

今生定生極樂國

帶領無量苦眾生

同生極樂作佛人

再來剎土微塵界

分身無數度苦輪

祝願眾生早成就

宇宙祥和歸一真

後生幸福前世作

留給幸福後生人

宇宙祥和放光彩

世界和平生活穩

眾生安樂

幸福生活美又新

從生到老無遺憾

兒女孝順

家庭平穩

〔老居士〕：

我心淨，沒有波浪。所以我這樣表法，讓眾生都看看，我這一生當

中，我就是一句阿彌陀佛聖號。

那個《無量壽經》我讀了，我讀得不多，我也讀的時間不長。那個咒語，我不會，我就唯一《往生咒》會背，其他的咒，我看不懂。人家用白話文，白話給我註到底下，我沒有感覺，也沒有興趣。可能我今生就是一句阿彌陀佛。

那一句阿彌陀佛，就一生當中，就是這一句阿彌陀佛。我一九九一年請的佛，就是從請佛以後，我也是一句阿彌陀佛。整二十多年吧，我時時地檢查自己。我總覺得自己愚笨，沒有人家別人吧，學得那麼快，學得那麼好。

現在我明白了，老法師不說嗎，現在就是當傻子，不做聰明人。所謂的聰明人就是世智辯聰，你看他挺聰明，其實他做得完全不如法。

什麼叫傻子？老實人、真誠人，實幹的人，就是所謂的傻子。但是

恰恰的就是這個傻子佔了大便宜。我今生就是真實待人，我不會欺負人，也不會恨人、怨恨人。別人侮辱我、毀謗我、欺負我，我不但沒有怨恨，我還可憐人家。這個人怎麼能夠這樣呢？現在知道了，其實你不恨人，正好都符合佛法的要求，那證明我以前做對了。

再一點，受到母親的薰陶，嚴厲的教導，所以一生當中膽小怕事，不敢惹人。因為媽媽說了，別人打妳，妳不還手，妳躲、妳跑；別人罵妳，妳不還口，趕緊地躲開他。

所以現在明白了，老法師為什麼一再教導——要感恩。

學佛以後，現在我每天都是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裡。我感恩過去傷害我的人，因為他給我增加了智慧，教我怎麼會做人；我也感恩幫助我的人，我感恩今生教給我佛法的人。

〔許居士〕：

咱們要用這種形式表法嘛，度眾生。宋居士說了，他們那裡頭有個

樂隊，咱們得把那樂隊請來吧，吹起來，那多好啊！阿彌陀佛佛號聲響徹雲霄。

〔老居士〕：

這個是好事。

〔許居士〕：

好事吧。

〔老居士〕：

這個我贊成。

〔許居士〕：

贊成？那咱請。咱現在給這事一個一個都落實下來。

〔老居士〕：

阿彌陀佛聖號響遍虛空法界，這個好！

因為末法時期，佛運還有九千年呢。九千年的眾生，只有這一部

《無量壽經》能夠成就，所以呢，現在我為《無量壽經》作證轉、證明。因為《無量壽經》它做導航，阿彌陀佛做證明。讀經明理，《無量壽經》讓你明理。另外，西方極樂世界的美景，全在《無量壽經》裡面，眾生一看就能明瞭。

我用我的親身做證明，用我最後這個生身做證明。那我坐這兒，我精精神神地，我先把西方極樂世界那美景，我往生前後的瑞相，我都寫出來，我先寫出來。我就是要用這種形式表法。這樣的話一兌現，因為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他五劫修成功的，願願都兌現了。那我這個呢，一定也能兌現。

〔老居士〕：

有佛菩薩加持，有龍天護法善神的護佑，我想我一定能夠成功。我成功了以後，給後輩子的人，後世就是還有九千年的苦難眾生，就是他們能夠走捷徑之路。一看，啊，你看就念阿彌陀佛，就成功了，而且走

的瑞相和她所寫的偈子對起來看，使人能夠信服，心服口服，能增加學佛的信心，佛法住世才能久住，法輪才能常轉。

現在我只能用這種形式，因為我七十多歲了，只能用這種形式去做，盡到我自己的一分心力吧。希望都在後邊的這些眾生身上再去實踐，佛法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弘揚下去。現在吧，佛法衰微，我有一首偈子，告訴我，就是說的，現在雖然是佛法處於衰微時代，美麗的春天很快地到來。意思是什麼呢？就是佛法從現在開始逐漸逐漸地就再興旺發達起來了。所以我心裡感覺特別地安慰。

〔老居士〕：

我這個女兒吧，非常堅強。現在就是我該跟她說的話，我都交代了。孩子總問，那天跟我說，媽媽，妳覺著現在吧，妳有沒有什麼遺憾？妳還有沒有什麼需要囑咐的？

我跟孩子說了，我說媽媽今生沒有遺憾的事，媽媽今生非常滿足，

在現在這個時空點上，你們四個孩子，就是沒讓我操心，就是打打殺殺呀，這些不良風氣呀，在我四個孩子當中沒有，所以我就感到特別知足。就是在生活當中，現在生活照以前是好多了，我這一生當中生活比較清貧，我沒有積蓄。

那年，說我要走的時候，我給孩子留下了一份囑咐：

我說媽媽一生沒有積蓄，也沒有財產，媽媽給你們留下的就是阿彌陀佛四個字，你們如果是認識了這四個字，那寶庫裡頭什麼寶都有；如果你們不認識這四個字，那就是你們自己的問題了。

我就這麼給孩子留下了一份兒囑咐。

現在老姑娘問我，我說我這一生當中沒有遺憾，就是從小雖然對父母，有時候惹父母生氣，孝敬不是那麼圓滿的吧。但是從童年到青年、到中年，一直到晚年，我在社會上工作二十八年，工作從來是認真負責任。

〔老居士四女兒〕：

媽媽，堅定信心，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老居士〕：

孩子，放心吧，媽媽一定能做到，而且做得出色。

〔老居士四女兒〕：

這個姑娘相信。

因為姑娘曾經對妳說過，如果人世間要是少了一位慈母，那麼虛空法界就多了一位救苦救難的佛菩薩。

姑娘在這感謝您老人家對我這麼多年來的養育之恩。

〔老居士四女兒麗君頂禮三拜慈母〕

〔老居士〕：阿彌陀佛。

〔老居士四女兒〕：

這就是姑娘想對妳說的。

〔老居士〕：

不要掉眼淚，媽媽相信，我老姑娘會把媽媽送到極樂世界那個美好的家的，我也相信，我老姑娘將來也一定能夠回到西方極樂世界。

〔老居士四女兒〕：

一定，一定能去，媽媽。

姑娘今生做您的孩子，也是來成就您老人家的。

〔老居士〕：

謝謝老姑娘。

〔老居士四女兒〕：

這個眼淚是高興的眼淚，也是充滿了那個，感激！是這樣、是這個。

〔老居士〕：

感激的眼淚，媽媽明白。有一首偈子不是曾經告訴咱們倆嗎？「今生母女昔日友，此生修行共回家。」有一首偈子不也告訴了嗎？就是說

的佛菩薩慈悲，就是為了安慰咱們娘倆，也是說的真心。佛菩薩說的都是真語。

〔老居士四女兒〕：對。

〔老居士〕：就是：

小小菩薩靈性高
今生跟母同修行

可惜往世未了道
六道輪迴完結了

〔老居士四女兒〕：

阿彌陀佛！孩子記住了！

〔老居士〕：

那就是佛菩薩現在就給妳印證了，肯定能回家！

〔老居士四女兒〕：

能！一定能回家！都回家！

〔老居士〕：

媽媽知道，高興的眼淚。

〔老居士四女兒〕：

對，是，是這樣。

〔老居士〕：

媽媽流的是喜悅的眼淚。

〔老居士四女兒〕：

對，不走心。

〔老居士〕：

談不到開示，互相切磋。

我是一九九一年請的佛菩薩。當時，我妹妹是先開始請的佛菩薩，後來我就鬧心，我也開始請佛菩薩。雖然請了佛菩薩的形像，但是當時並不懂得其中的含義，只是心裡頭歡喜而已。

我一生當中就是，人家說念經啊，念咒啊，我沒有，我就是一句阿

彌陀佛。因為我從小懂事的時候，我媽就告訴我觀音菩薩、彌陀佛，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所以念經、念咒我都不會，現在我就會念《往生咒》，其他咒我什麼都不會。那個觀音菩薩那《大悲咒》吧，我妹妹都擱那個白話給我註到下邊，就是不上心。所以，我就是一句阿彌陀佛念到底。就是各人有各人的因緣，不要去執著。

現在吧，就是到關鍵的時候了，要萬緣放下。

來個大孫子是好事，當爺爺奶奶的，這隔輩人哪，在這人世間疼孫男孫女，這都是正常的現象。但是現在咱們都是學佛人。我吧，老郭家就這一支子人，人家為了要人，我生了一大堆。生了四個女兒，一個兒子。現在呢，一個孫子，千萬千萬要放下呀。

我開始最放不下的就是孫子，就是孫子，因為我那孫子懂事。現在吧，我全放下了。頭一個階段，我有點放不下老姑娘，因為現在畢竟是她一個人。現在這個我也放下了，一切都交給佛菩薩。

人嘛，說好說，我吧，交給佛菩薩了。不是口上說交給佛菩薩安排了，其實佛菩薩真給安排。

你交給佛菩薩，哎呀，就是非常方便！咱們又省心、又自在，什麼都不用咱管了，咱就一句阿彌陀佛，現在就是，我這個全放下了。

淨空老恩師不是說了嗎？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佛陀不也教誨咱們嗎？人生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四種緣。你從這個形體上看，這個假的來看，哎呀，兒子呀，姑娘啊，孫子呀，孫女啊，那就是說的，是今生的緣。什麼緣？就是那四種緣。

咱們人生不懂啊，所以把假的當作真的了，這是我的兒子，這是我的姑娘，全都是假的。現在都明白了，咱們為啥還拖著這個不放？把這個斬斷。不是咱們心狠，眾生平等，眾生平等！

就是說的為了永久的快樂，為了那個真我，找到那個真我。現在咱知道真我是誰了，咱們丟掉假我，把那個孩子放下。

就是事不放下，心要放下，該幫助兒媳婦照顧孩子，照顧孩子，力所能及，千萬不要累著，年齡畢竟不饒人哪，心一定要放下。現在咱們主要任務是回家，這個是大事。

我祝願你吧，將來咱們這些老姐妹，這些個兄弟姐妹，咱們都能回家去團聚，到咱們那永久的故鄉去團聚。

今天早晨我沒起來，可能是這個也是佛菩薩安排。因為我每天早上，我知道今天弟弟你們過來，因為弟弟跟我打招呼了。那就是攔我往常，我早早就起來。今天早上就躺著不起來，就躺著不起來。

那個孩子過來問我：媽，您有沒有什麼事？

我說，沒有啥事，我要躺一會兒。

可能就是給你表的這個法。你看我活動，昨天還能稍微活動點兒，今天一點兒都不能活動。小許不把我拽到這塊來的，不然的話，我就從那個位置到這，以前我半個小時能挪到這塊，今天乾脆就挪不到了。

所以吧，關鍵的問題，一切放下，不要執著，一切事都是假的。自己這身體都保不住呢，是不是？你況且別的呢？

咱們今生今世最大的幸運，遇到《無量壽經》，夏蓮居老居士這個會集本。咱們又遇到了黃念祖老居士的《註解》《大經科註》。咱們又遇到了淨空老恩師苦口婆心地給咱們講解，讓咱們明理，讓咱們盡快地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相。

現在咱們知道了這個事，報佛恩怎麼報？咱們一定成就，才能報佛恩。只有成就了，咱們現在看到眾生這麼苦，成就了以後，咱們分身無數，和阿彌陀佛一樣啊，咱們就可以有那個能力了。

虛空剎土任我行，哪塊兒苦難眾生需要我，我就到哪塊兒去，讓這一方的眾生，離苦得樂，大家都成佛。那樣就是宇宙和諧、世界和諧，人民也享太平。

因為我讀經，《無量壽經》我讀過，但是我讀的遍數很少。那時候

就在素雲那十個月，我讀了，在她那。她在佛堂，早晨上早課，我在這屋，我就讀。

回家條件不一樣，不要就是人家這麼做，不要去比，各人有各人的因緣。別人怎麼做，不要去按照他那個去做，人家可能是那個緣。就是根據自己，你看現在素雲一天磕頭磕四五個小時，就二〇〇三年那時候，我在那，她早晨也磕三個多小時頭，我磕十來多個我就磕不了了。

後來我就一切順其自然，一直到現在。現在繞佛、拜佛，我現在做不到了，所以我就是一切隨緣。我就是也沒有早課，也沒有晚課，就是心裡頭念阿彌陀佛。我想起來我就念，該幹活的時候沒念，沒念就沒念。不是嘴上念，那時候也比較認識得不明白，就是這嘴沒念阿彌陀佛，怎麼又間斷了呢？現在我明白了，不是你口不念佛這就間斷了，關鍵心裡有佛。

我剛開始學佛的時候，我就盼著家人，哎呀這佛好啊，大家趕緊都

進來吧。適得其反，孩子們還煩惱。

明白了以後吧，我放下了這個，那咱們不就叫執著嗎？那也不叫私心嗎？你的兒，你的女，你這個小圈子，心量得放開。這個小家實際是假家，那個家叫，那底下那個字念什麼字？那不就是豬嗎？那不就是豬嗎？上面那寶字蓋，那不就是一個框嗎？實際吧，把你都框到那裡了。那是啥家？那不假家嗎？所以咱放下假家為大家，那多麼自由自在呀！多麼瀟灑呀！

現在就是講這《科註》，講這《大經解》。《科註》我沒看完，《大經解》我全看了。現在我又記住了倆字，記住一個——換心。

〔蓮友〕：

怎麼樣換心？大姐，您給講講。

〔老居士〕：

怎麼換心？就是老法師不說了嗎，把其他的拉拉雜雜的東西，都從

心中把它清除出去，咱們叫垃圾吧？都把它清除出去。心裝什麼？裝阿彌陀佛，把阿彌陀佛裝到心裡。咱們學佛人修的是心地，從心地上修，所以吧，把阿彌陀佛裝到心裡。我才剛說，我有點不謙虛，我現在雖然不是沒全裝進去吧，大約也有百分之八九十了吧。有點不謙虛，對不起。今天可能就是機緣成熟了吧，我現在說話，我也是說完我就忘，我不知道。就是現在，該說的可能就得說了。

因為我和阿彌陀佛溝通的時候，我說了，我是你的學生，我是你的忠實學生，因為我聽話，所以您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現在阿彌陀佛給我這麼個使命，讓我在有生之年跟大家再結結這個法緣，我就全力以赴！

我每天的早晨起來，我就說，今天等我睜開眼睛起來了，我又可以為阿彌陀佛當一天義工了，我又可以為虛空法界及苦難眾生念一天佛了。

因為現在我一天就這麼坐著，每天我快快樂樂的。

你看孩子上班了，就我一個人。我把那個光碟（有個小光碟機在床上），我打開以後，第一個見著老法師講的那個《科註》，後邊不是那華嚴三聖嗎？我第一個親近的佛陀——華嚴三聖顯現了；第二個，老法師坐那杌兒講經，我和老恩師天天見面。

不是說現在有些人吧，我怎麼想辦法，我上香港，我去跟老法師見個面。實際這個吧，我不知道說得可能不太恰當吧，不一定說你見著老法師，你就能夠得到什麼。該得到的，不用見老法師，你也自然就得到了。所以吧，現在有些人攀比，咱們不攀比，咱們也不羨慕別人。

〔老居士〕：

靠自己。有那麼一句話嘛，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是不是？

〔眾蓮友〕：是。

〔老居士〕：

老法師在澳洲，澳洲學院建立十年了，那個學院院慶的時候，老法

師那個光碟我看了。他不感覺心裡很難過嗎。十年了，建這個學院，沒有一個成就的。那在老法師身邊哪，人家兩棵，那叫什麼樹，樹神成就了，這是對老法師的最大的安慰。給我最大的安慰，兩棵樹神成就了。人家聽老法師講經聽明白了，人家往生了。

所以咱們現在，你的任務是什麼呢？現在日常生活當中，一切隨緣。
〔蓮友〕：

老大姐，我再問問啊。妳二〇〇八年得的骨癌，這條腿鋸下去了，而且咱們家生活條件是比較差的。但是我每天來，都看見妳老人家樂呵呵的，是不是？妳這個是怎麼樣呢？就感到妳沒有病痛的樣子，而且呢雖然是自己行動不能下地了，就在這個床上了，但是我每次來的時候，都看見老大姐呢，滿面笑容，沒有一點憂愁，而且法喜充滿。妳這是從哪兒得來的這樣的最好的事情，是從哪做起的，能夠這樣的法喜充滿，能夠天天笑呵呵的，沒有這個痛苦？

按道理說這條腿都鋸掉了，是不是？家裡頭也沒有誰，就自己在
家，天天看《無量壽經》和看淨空老法師講的《大經解演義》，和學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我每次來，妳都在這個小床上坐著，天天
看，是不是從這裡受益了呢？妳給我們大家講一講，怎麼樣的話這樣的
歡喜，一點痛苦沒有。

〔老居士〕：

無窮無盡的力量都來自於阿彌陀佛四字洪名。我念佛，我念阿彌陀
佛。

我為什麼念阿彌陀佛？因為蓮池大師他不是講了嗎？問他的時候，
蓮池大師嘛，那不是咱們祖師大德嗎。

問他的時候說，你教別人念佛，你怎麼念佛？

蓮池大師說，南無阿彌陀佛。

那你自已念佛，得怎麼念佛？

我就是四字阿彌陀佛。

我在那塊兒受到了深深的啟發，也是我的自性顯現的吧，我身不由己地我就開始用四字阿彌陀佛。這四字阿彌陀佛，我就覺著，念——非常爽口，念了以後心中特別清涼。所以我始終就是這一句阿彌陀佛聖號。

手術，這長話短說吧。我這條腿得，當時告訴我就是骨癌，我自己也知道。過去的時候吧，因為我不明理，給我的信息，佛菩薩感應，我不明白，我老懷疑。但是這條腿，因為長在我的身上，我自我感覺是最清楚的，我也知道這個確實是骨癌。但是別人那骨癌疼得忍受不了，我也是疼，疼得吧，忍受能忍受得了。我發心不做這個手術。我病重的時候，這條腿六年，到最後什麼情況呢？這條腿，二尺二的棉褲腿，穿進去箍得蹬蹬的，前頭這是大硬包，前面連著三個軟包，腳趾蓋都黑了。

這樣呢，就是我說的，我不傷害這些眾生，我念佛迴向給他們，讓他們跟我一起念佛，到時候我們一起回家。

後來呢，那也還得一切恆順眾生。這晚上喻一下疼得坐起來，家庭都翻天了，承受不了。老頭、兒子、媳婦、姑娘、姑爺都承受不了。後來我一想，可能當時我不知道，可能就讓我這麼表法吧，當時我不知道。我就尋思，為了恆順眾生，那就做手術去吧，而且手術非常快。咱們就長話短說，做完了手術以後，一點罪也沒遭，一點也沒疼。手術前、手術後一點疼痛感沒有，而且吧跟人家滔滔不絕地講佛法。

我這人吧，嘴不會說，有點什麼事我不知道怎麼辦。那進到手術室以後，人家說，老太太妳睡覺吧。那我兩個眼睛瞪得像琉璃似的，我也不睏哪，滔滔不絕地跟人家說。他下邊做手術，我上邊跟人家嘮，就是跟人家說這個佛法，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手術前後情況非常好，就是一點也沒遭罪，佛力加持。而且給我做手術那位大夫，他是肝癌，做完手術剛三個月，上班第一例接的我這個手術。他在手術室三個小時，他就像好人一樣，就像沒有病的人一樣。

第二天給我換藥的時候，五分鐘，豆粒子的汗珠子就淌下來了，不行了，告訴那小大夫，快點兒，我不行了，挺不住了。佛力加持不可思議。所以，堅信阿彌陀佛，咱們就舉個例子說，就是塔尖，是不是？最精華的了。又省事，是不是？又不費什麼勁兒。

手術以後回家來，才剛那個弟弟問我了，回到家來，我那個時候拄拐，就是單腿跳，我還在為家庭服務，擦這個啊，做做飯哪給他們。

後來第二年的時候，就是洗衣服，我拄著拐。那衣服裝到盆裡頭，上涼台去晾，我不能端哪。端，這個拐就沒法辦了，我就拿那個拐一點點地往外頭推，推到涼台上，我這身子倚到涼台上那面牆上，我再往外晾衣服。就是我因為我尋思兒媳婦幹活挺累的，我盡量給他們減少負擔，我能做的。後來吧，衣服晾不了了。

佛友們去吧，我心裡頭為什麼老歡歡喜喜的？就是佛力加持妳，妳心中只有佛，妳沒有那些拉拉雜雜的垃圾裝在心裡頭，自然的妳就法喜

充滿。原來這個名詞，我說什麼叫法喜充滿？我不明白。就那種快樂，你用語言形容不出來，說不出來。它不是像咱們哈哈大笑，不是那個樂；也不是說的抿著嘴樂，也不是那個樂。就那種樂，你親身沒體驗到，就是你跟別人說，別人不明白，你自己也說不明白。

這是因為我發心了，捨掉小我得大我，捨掉大我得無我。我放棄小家為大家，我發了這個願。不可思議的是什麼呢？

去年二〇一一年一月二號，突然地，就是這個房戶搬走了，就這麼一個機緣，老姑爺就把我接這兒來了。

二〇〇三年他就開始讓我過來，他說，媽，他們負擔都挺重的，我沒有孩子，妳上我那去吧。

我說，不能去。

為什麼？因為我有兒子。兒子可孝順了，我走了人家會誤解兒子、媳婦的。這怎麼的老太太走了？是對老太太不好啊？我說的那對兒媳婦

的壓力大，所以我不過去。

這是機緣成熟了吧，我剛說了嘛，就是佛菩薩加持你，你把什麼都交給佛菩薩安排，那什麼事都不用你操心了，到時候給你安排得，就是可細緻了、可全面了呢。

到這來，這不今年將近兩年的時間了嘛，快到兩年了。到這來讓我幹啥來了？到這來給我一個舒適的修學環境。你看老丫頭上班了，我自己聽著碟，有時候佛號，聽著聽著佛號自然地就起來了。它起來我就念，不起來我就還聽。

現在因為我不能活動，有時候睏。人哪，執著真是難改，說好說。開始的時候睏吧，我就強挺著，可是挺不住。我就尋思，人家說昏沉，這段經沒聽著。後來吧，我就明白了。那我這個條件，睏就睡，要不去打個盹。那面講著呢，我這邊就打個盹。關鍵的時候，一下子這眼睛就亮起來了，就精神了，關鍵的地方能讓妳聽著。就是老法師講，就是舉

例子，反反覆覆舉過的那個地方，他讓我睡覺，睏的話就糊塗一會兒。關鍵的時候，他講正題了，馬上妳就精神了，可有意思了。

所以佛友來吧，說妳寂不寂寞？一天天就自己，就在家這麼坐著。我說，我不寂寞，我也不孤單，我一天的生活很充實，心可清淨了。

〔老居士〕：

大概有一年了吧，不吃水果了。今天咱們兩位大護法在我身邊，高興，開吃了。

〔老居士〕：

我這兩位大護法呀，關鍵的時候，隨時都來到我的身邊。感恩，感恩。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第4集

家鄉蓮友喜相逢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字幕〕時間：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往生前第三天

〔劉老師旁白〕

今天是十一月十九日，姐姐往生前的第三天。這一天雙城家鄉的蓮友們，來看望姐姐，姐姐非常開心。姐姐一九五四年離開家鄉，五十八年沒有回去過。她不疲不倦、精神飽滿、聲音宏亮，和家鄉蓮友嘮了近十個小時。

〔老居士〕：

歡迎家鄉的蓮友光臨道場。我也是雙城人。

稍等一等，我起來。主角該上場了。

今天家鄉的蓮友來了，阿彌陀佛就讓我表演表演，給家鄉的蓮友看看，我現在的狀態。

可是一會我講話的時候，大家就明白了。我今天是主角上場，其實我不是主角。大家都是我的老師，我是大家的學生。學生今天在向老師匯報，我先表演表演，讓老師給我評價評價，我合不合格。

你們別看我這樣，別看我身體，它是假的。

〔蓮友〕：

加油！

〔老居士〕：

我現在一點痛苦也沒有！

成天法喜充滿！

我一天可精神了。我一天天就這麼坐著。

可以說了，時間到了，我這個家鄉的親人都來了。

透點兒消息，我早就坐上金剛台了！（眾鼓掌）咱們今天大家團聚一堂，實際現在咱們都在七寶宮殿，咱們都在蓮花之上。

咱們有形的眾生是這麼多，那個無形的朋友沒法計算。

諸佛菩薩、天龍八部、龍天護法善神，現在都在都在，早都已經來到了。

所以咱們這也是個蓮池海會，阿彌陀佛老慈父只不過通過我這嘴，現在他也在講經說法，蓮池海會的法會沒有結束，正在進行，正在開始進行。

咱們今天，因為我家鄉的老鄉都來了，人不說老鄉見老鄉，太親了。是不是？

我們家一九五四年搬來的，就一直到現在，出來這麼多年了。

實際我對家鄉也很眷戀，但是我從出生到現在，我一切（那時候不

知道叫佛的安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實際現在我知道了）都是佛的安排。

我妹妹在碟上不說了嘛，我愛哭。我當初我自己也找不出我愛哭的原因。愛哭的原因是什麼？現在我知道了。我為什麼來到這世界老哭？我不願意來到這個苦難的世界。

現在我明白了，我為什麼又來到了這個苦難的世界？因為佛菩薩給我的使命，讓我來做樣子給大家看看，讓大家都回家。所以今天咱們沒外人，我平房、市裡這些個蓮友，崔大姐是市裡的，我們這些都是我附近的佛友、蓮友。沒有別人，都是自己家人，隨便聊、隨便說。咱們不拘於形式，咱們就是話話家常。下邊就是說，大家需要有什麼對我的囑咐，大家就開誠布公地談一談，我一定滿大家的願。

讓大家高高興興地現在聚會在一起，也讓大家將來高高興興地回咱們本有的故鄉。

下邊就是隨意隨意。

我平常不會說什麼，我沒有我妹妹那個口才。她是老師，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我一天上班就知道幹活，要讓我說點什麼，可難為死我了。

今天咱們不談我的過去，咱們現在就是話在當下。因為現在是最最關鍵的時刻，其他的就暫時地放下，咱們就話在當下，大家隨便談。

這屋子比較窄巴，你看我們家鄉的人來了，第一次到我這個小地方來，還得站著。

辛苦你們了！

我看的經書比較少，我就是《無量壽經》大經解六百集我看完了。《妄盡還源觀》我看了一遍。接著我看的《淨土大經科註》，現在《淨土大經科註》我沒看完。看了這些經以後，看了這些光碟以後，多了我記不住，我就記住了兩個字——換心！換心！

我自己的體會，就是換心，聽話。

我一生最大的特點就是聽話。

從小我媽媽要求我非常嚴格，對我妹妹寬鬆。我也得感恩媽媽，因為媽媽的嚴格教誨，所以我從小就聽話，到現在我也聽話。

由於我聽話，所以我一直到現在，心裡沒有其他的妄念，就是佛菩薩教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所以現在一切交給佛菩薩，哎呀，太好了！太自由了！活得瀟灑！走得瀟灑！

將來咱們再來虛空法界救度苦難的眾生，咱們更瀟灑！

咱們末法時期最最重要的，就是放下萬緣，一心念佛。剛才我不說換心了嘛。把心內拉拉雜雜的那些垃圾全清出去。

怎麼清出去？

裝阿彌陀佛四字洪名，把那垃圾都擠出去了。

〔老居士〕：

不是開示，談不到什麼開示，大家都隨便。

我這一生當中就是聽話，就是思想簡單，不會分析問題，別人說啥我也聽不懂。那時候，就沒學佛之前，我就大腦沒有東西，別人說啥我也記不住，我也不往心裡去。

我這個人一生，我外甥女有一句話說我，她說，我大姨就像一個面團，捏圓是圓，捏扁是扁。

我外甥女和我最投緣，有啥事願意和大姨說。

我對任何人生不起來那個仇恨的心，無論毀謗我、侮辱我。我就是可憐人家，沒有瞋恨心，沒有那恨心。另外這一生當中我不會算計人，什麼事，別人說什麼，我聽過就完事。

實際在日常生活當中，咱們都生活在這個娑婆世界，幾十年了，就是坎坎坷坷的大家都能遇到是不是？所以無論遇到逆境及順境，當然咱

們這個殼殼箍著呢，假的啊，有時候也有想不通的時候。

我媽跟我說一句話：人要良心正，要清清白白本本分分地做人。我就本著媽媽的這個宗旨。

所以，尤其我學佛以後吧，我遇到什麼困惑的事情，佛菩薩就點化我。怎麼點化我？他就用偈頌的方式點化我。我身邊跟前沒有別人，他就用這種方法來點化我。義理很深，但是說得非常淺顯，我看到了這偈頌，我就能明白怎麼回事，我該怎麼做了。

所以我為了報佛恩，怎麼報？我就在這個娑婆世界，咱們自己還救不了自己呢，那更談不到報佛恩了。

真正報佛恩怎麼報？

咱們只有自己成就，到西方極樂世界。有那個本領了，到極樂世界咱就報佛恩了。

〔老居士〕：

劉姨時時都在你們的身邊，雖然這個假殼脫掉了，劉姨換一身更美妙的衣裳。

劉姨隨時都在你們的身邊，就是有困難的時候，自然地就化解了。

〔老居士〕：

我這些老師老誇他的學生，我希望我所有的老師呢，多給學生提點不足之處。

我這次這麼表法，就是讓你們，現在眾生不是執著嗎，就著這個相嘛，其實佛是無相的，就著這個相，所以就是給你們這個相看一看，到時候讓你們心服口服。

透點兒消息啊！

剛才我家鄉的蓮友來了，我為什麼躺著沒起來？

從人世間來講，你看這老人家不禮貌，我們這麼老遠地來，你看她躺那塊兒不起來。其實我就讓家鄉的蓮友，看看我這實際狀況，我現在

身體活動的狀況。然後，我的所作所為，將來他們在度眾生當中，他用事實說話，他能說服人家。

原來我說過，我是一棵無名的小草嘛。我從大自然中來，我悄悄地回歸大自然中去。

現在阿彌陀佛老人家，給我這麼個特殊任務，讓我這麼表法，我一定不能辜負佛陀的期望，我一定表好這個法。

現在末法眾生就著這個相。你往生之後，你什麼偈子，什麼瑞相啊，人家說，那我沒看著，那是真的還是假的？還畫問號。我現在生龍活虎地，我就坐到這兒，和大家面對面地嘮嗑、講話，我活生生地坐在這塊。

我怎麼表法？我用偈頌。

從現在開始，陸續給我偈子，那不是我寫的，我只不過起個記錄員的作用，把這些偈頌記錄下來。等我往生以後，讓你們拿我的偈頌對

照。在我沒往生之前，現在就這麼面對大家，這個是實際的這個場面。然後我往生之後，前前後後的各種的情況，你們一對照，就知道是真是假了。

阿彌陀佛修學，修五劫成就了極樂世界。我現在為阿彌陀佛作證轉。他五劫修成了阿彌陀佛的世界。阿彌陀佛世界那些美好的那個景，我就用這種方法，我不是走了以後，通過別人嘴，呀，來信息了，說極樂世界怎麼好。這種度生的方法，現在好像有點不切實際，眾生現在他不認可了。

佛法是圓融的，圓融在哪呢？就是咱們善巧方便，變換一種方法來度眾生，讓眾生心服口服，也給後世的子孫，就是讓他們不走彎路。

我說要是我的本心，我就悄悄地來悄悄地走。
現在不行了，我得完成彌陀給我的這個使命。

我一切都交給家鄉的蓮友為我去辦了，我什麼也不管了。因為我發

心我交給阿彌陀佛了，我現在就交給佛菩薩。我現在把我家的老頭、兒女全交給阿彌陀佛，我全不管了。

我妹不說我愛哭嗎，我還看不得別人掉眼淚。現在我心非常平靜，我得到了消息之後，我心裡頭一點波浪都沒有。但是我就是這一點，我一定把這個表法做圓滿。

剛才蓮友他不說他兩次都聞到香味嗎，既然他說了，我就說吧，這是這次表法其中的一項，有這項。

〔老居士〕：

別的暫時保密。不是保密，機緣沒成熟，沒到時候。我現在說了，有些人又該懷疑了，她坐那杓兒，她胡編濫造的，她亂寫的是不是？我現在暫時保密在哪呢？我把偈子根據佛陀的安排，我都一首一首完整地記下來。等我往生以後，就公布給大家了。昨天小宋來錄像的，她錄了很多，我也說了很多，以後你們在光盤上，你們看吧，就明白

了。所以昨天說的今天我就不重複了，以後大家都會看到的。

〔老居士〕：

現在佛友來了說，妳一天一天就在那塊坐著，妳不累嗎？

我不累。我要累的話，我能老實地在這坐著嗎？

那說，妳那屁股不疼嗎？

我說，要疼，我能坐住嗎？

現在佛陀給好多的蓮友透消息。關於我的事，有緣的蓮友，佛陀都給他們透消息。將來可能從他們的消息當中，也證實這一點。

就是說，現在蓮友透來的消息，開始我沒太在意，因為吧，就是我想，因為我學佛走了好長一段彎路。當我真正地讀老法師這個《無量壽經》，我明理了以後，其他的我全拋棄了。我就是一心跟著淨空老恩師走到底，我就一定是這個淨土法門，我修到底了。哪怕今天別人來說，現在就有一種法門，現在你就能成就。那你去成就去吧，我沒有那

個根機，沒有那個福分，我現在就是淨土法門了，一心念佛，這條路我就堅決走到底了，別人誰也拉不動我了。

我現在就是這麼一種心情，現在的心特別平靜。要攔往常，因為我最愛掉眼淚，心最軟，別人一掉眼淚我受不了。現在佛友來了掉眼淚，我的境界和以前不一樣了，佛友掉眼淚我也掉眼淚。我現在掉眼淚是怎麼掉眼淚呢？我是跟眾生分別而分別，跟眾生執著而執著。但是我的心非常平靜。

今天不單咱們這些人，無量無邊的眾生，諸佛菩薩都在身邊，佛不打妄語。

佛菩薩告訴我，我倆今生今世一奶同胞，姐妹之情，我倆各有各的使命，特殊的因緣。

告訴我倆度生，怎麼度生？她是明的，我是隱的。

我是默默無聞地，自自然然地就度眾生了；她就是機緣成熟了，她

必須得這樣去度眾生。

好多的佛友都說，別人不知道的消息，我當姐姐肯定知道，其實我一點也不知道，我還沒有蓮友知道的消息多。人問我，我不知道，人家不相信。

我妹妹在去年，上我們這來，在那個道場說的，你們不要去干擾我姐，她不方便。

有的蓮友不太理解，那意思是說這妹妹出名了，姐姐也大盆端起來了，妹妹不見人，姐姐也不見人了。

其實我不是，現在孩子三班倒，上午班、下午班、夜班。女婿往生了，八個月了，就我們娘倆。我現在下不去地，佛友來了我不開門，我還著急。

這一生當中我沒有架子，我不會端架子。

你看現在，這一茬的老大姐特別了解我，跟我特別親切，這都二三

十年了。

〔老居士〕：

頭些日子往生那個小羅，給我三首偈子。

後來佛友來說，小羅她說了，最後走之前她都說了，她說，老姨好，大姨更好，我跟大姨感情比跟老姨還親。她說我總想大姨。後來她得那病不能動，我總想大姨。我這個小影碟機就是她給我捎過來的。

給我一首偈子，大意是：大姨大姨，（就是她到家了）家鄉的美景太美了。妳是我的老媽媽，媽媽回家，兒親自去接。她的大意就是這個。一共給了我三首偈子。

所以我雖然不會說，拙嘴笨腮的，但是這一生當中就有個人緣，誰見著我都願意和我接近，你看我還不會說不會道。

最近還有一個什麼事呢？我從來不會說硬話，對任何事我不說刺激的話，我也不會說，我也說不出來。最近說了幾次，說話說得特別硬。

事後我就想，今天怎麼了？為什麼說這麼硬的話？從來沒有過。就給我一首偈頌，說的吧，這是講的金剛棒喝，就是說的，到時候了，再也不用金剛棒喝，不趕趟了（來不及了）。中心意思就是希望他不能落下，一定要回家，就是這個意思。我明白了，不是說我說那個硬話，實際就是說的愛護他，怕他落下，一定要帶他回家。就是因為我曾經發過願，我說的吧，在我身邊的護法……

那時候素雲不是說了嘛，我要是不把你們帶回家，到時候沒法和彌陀慈父交代。妳幹啥自己回來了？妳把他們都扔那邊受苦去了？所以我也發個心，我身邊的護法，我也一定都帶他們回家。

其中有的人不理解，那意思吧，現在也有點偏差。現在就是素雲是名人，光碟傳遍了全世界，現在的注意力都在素雲身上，有點什麼事，絕對地相信素雲，劉老師給我保證，就能解決。

我今天說這個話，機緣、時機到了，我該說了，因為我就要回家

了。如果這麼面對面的不說，我沒有這個機會再說了。

就是說的意思，就是怎麼說的呢？你有啥資格？你能帶我們回家嗎？當時就這麼說了。

但是我不怪他，因為他就是覺悟還沒到那個程度。

就是說，我是心急，我身邊的護法，我絕不能讓他們掉隊，我一定把他們帶回家，跟彌陀慈父有個交代。

但是對虛空法界的眾生，我一律平等，有緣的眾生、成熟的眾生，陸續地都在回家。

過去我膽小怕事，有啥事我不敢說，曾經有一首偈子告訴我：膽小怕事不仗義！

就是佛菩薩太慈悲到極處了，時時刻刻地都在關注著咱們，都在愛護著咱們，就是說的，時時在提醒咱們，所以咱們今生一定能回家。

彌陀慈父流血淚

金臂常垂盼兒歸

今生機緣已成熟

同回極樂把父圍

圍在慈父的身旁、周圍。

〔老居士〕：

其實剛才王姐說的，有點什麼事就來找我，就像是幫助她。比如說佛友什麼的，哪塊身上有點病痛，或者有點什麼事的時候，來找我來。實際我沒有神通，就是佛的感應，就是瞬間地，這個問題就能解決。

那時候我沒有悟性，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也曾經怪罪過這些大善菩薩們，我說，你們幹嘛呀？老讓我這樣做？到時候人家說，因為有的佛友說了，妳別把路走偏了。

所以現在看來，那確實是，不是神通，那是佛感應我的，讓我救度人。到機緣成熟了，該怎麼救度就怎麼救度，因為我沒開悟，我不知道。舉一個例子，去年我在市裡念佛那時候，我就是不跟家裡通消息，

也是一個特殊的機緣吧。

有一天說，可以給家裡掛個電話（這三個老大姐挨著哪，都在這哪）。給她們仨，首先掛了三個電話給她們仨，告訴她們仨不同的三種方法，讓她們去做，當時還告訴她們了，妳們做是怎麼回事，都是一些野草野花什麼的。回來我一問，她們說效果可好了。

〔老居士〕：

她最不願意吃苦的，所以就給她苦……

我那個大護法（戴眼鏡那個），她是二四二醫院的護士長，那是我的大護法。平常不到我跟前，我要是有什麼事了，我也不給她掛電話啥的，保證她就來了，那就是處處跟著我。

她的一個二姪女，得的那個病，那是我第一次給人調病。

來了以後說，劉姨我這個身體……

我說，我就會念佛，我也不會治病。

我說，對醫學，雖然我大爺是中醫大夫（外科），治疙瘩癰子，雙城有名的。現在你們這茬人可能是不太知道了，那原來雙城有名的外科中醫大夫，治疙瘩癰子，治一個好一個。我大爺醫德特別高，他不唬弄人。他能給你治，他告訴你保證能治好；他不能治，他就告訴你，我不能治。

我大爺走，人家頭午騎著自行車，八十四歲的老人，農村那道不好走，還出外屯子給人看病。下午回來，人家晚上就走了，一點也沒遭罪，就這麼走的。

雖然我大爺是大夫，我因為十三歲就上這邊來了，我對那個一點也不懂，什麼中草藥啥的，我都一竅不通。

她那姪女就問我，我當時就告訴人家：接骨草（一種植物可做中草藥），七節以上的熬水喝，也不記得讓她熬幾天。

回去以後，她二姪女真虔誠，人不說心誠則靈啊，制心一處。就是

你這種，你要是不相信的話，效果不好，他還倒懷疑了，你胡說八道，哪起效果。回去了心地特別虔誠，人家那病就好了。好了以後，她那屯子有啥病，不是她那種病，給這個喝了也好了。

你看，不可思議！

〔老居士〕：

感恩諸佛菩薩光臨道場！感恩天龍八部、龍天護法善神、祖師大德光臨道場！感恩諸位善知識光臨道場！感恩所有有緣的眾生光臨道場！感恩雙城的蓮友，不負辛苦光臨道場！

〔老居士〕：

雙城的蓮友，一個電話，立馬就來，風風火火就來的。他們就是發心，不用付任何的費用，不用管，什麼都不用管。這些佛友不負辛苦，他們八年了吧？這個團隊，一直堅持到現在。做後續的工作，讓後輩之人都能夠少受挫折，離苦得樂，實際他們也是無量佛呀。

今天謝謝家鄉的蓮友，不負辛苦，趕到這裡，站那好幾個小時了。大家辛苦了！我們附近這些個老姐妹，老菩薩們，大家來到這個道場，都是有緣人。今天，跟我雙城的蓮友見面，大家也廣結法緣了，將來大家共回極樂世界。

也感恩，最後感恩兩位錄像師！佛菩薩！

天黑了，大家休息吧！這麼多老人，還有雙城蓮友到這沒有休息，一直站到現在，我有點於心不忍了。

實際吧，往生極樂世界，那個瞬間就來了。

你看亞儒，我那個老姑爺（老居士最小的女婿），他往生極樂世界的時候，就是百日，回來給我送消息來，就是告訴我，百日慰親人，給我寫了好長的一首偈子。

他說，媽媽，現在我隨時隨地都在您的身邊，我隨時隨地都沒離開家園。只不過是妳們現在的維次空間不同，妳們看不見而已。現在家中

的事我都一目了然。極樂世界那個美呀，美不勝收，都沒法用語言來表達。到時候，媽媽妳要回家來妳就知道了。非常高興，非常高興！

你看我跟麗君，我倆心裡沒有一點悲傷感，一天心裡可平靜了，一天說說笑笑的。我老姑娘屬猴的，這不，猴頑皮呀。有時候回來，為了安慰媽媽，說幾句調皮的話，逗得妳可開心了！我們娘倆現在就這樣生活，一天感覺非常快樂，一點沒有那憂愁啊，苦惱啊，沒有那種感覺。我從小愛哭，我現在不哭了。現在遇著什麼事情，我沒有眼淚了，掉不下來了。我有時候就奇怪，這個想掉點眼淚，掉不下來，我自己感覺得奇怪。

現在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可能是素雲老說我哭，這回我笑給你看。
看。

對於素雲出去，我的態度是全力以赴……我怎麼支持她？我在家裡念佛，我就是全力以赴支持她。

你看她走啥的，我不慌著，她這在做偉大的事業，做佛的事業，至高無上的事業，所以我一點都不慌著她。我把姐妹私情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倆今生是同胞姐妹，我倆的過去生，現在也知道了。

給你們吃點小灶：我們都是極樂人。現在知道了，來到這個世間，都是來救苦救難來了，只不過她的分工不同，形式不同。

我妹妹呢，是那種度人。我呢，是這種度人，就是平平凡凡的，不知不覺的。今天不說了一句嘛，她是顯，我是隱。她是明著的，我是暗著的，就是說不知不覺地實際就在度人。

因為原來我也不知道，我還尋思，我這一生當中，為什麼這麼柔弱？就是我慈悲心特重。素雲、麗君我們仨，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對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就是緣最深，緣最深。現在她的工作已經啟動了，她走著撈著度人。

那天麗君也說，最好我和媽媽一同往生，我也沒兒沒女，無牽無掛的，我跟媽媽一同往生。

她那王姨坐那昏兒順口就說了，妳才往生不了呢，妳有任務，妳還得護持妳老姨！

〔老居士四女兒〕：

我想要是有任務吧，那就責無旁貸。要有壽就不要，捨，捨給眾生了。有任務沒辦法。

〔老居士〕：

她現在就是把我放下，把我放下了。

放下我，第一步放下我，第二步走就比較容易。我是最難放下的，不知不覺地，這個我就起來了。還這個我，還把它當作我，我怎麼怎麼地。

現在人生最大的困惑是什麼？自私自利，最大的困惑在這。

如果能把這自利自私這個問題解決了，下邊那個，什麼五欲六塵哪，貪瞋癡慢哪，自然地就都跟著解開了。

〔老居士〕：

把這個根拔掉了，那個梢就好辦了，就好解決了，現在難就難在這了。

原來我們工廠，我沒退休之前，那個大橫幅標語，工房裡頭貼滿了那個橫幅標語，寫的：「為前不為錢」。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為了前進那個動力那個前，不要為金錢這個錢。現在正好顛個了，倒個了，現在是為金錢。

你要知道，那個錢咋寫，真筆錢，金字那邊兩個戈字，那兩個戈是兩把刀。素雲不是說了嗎，那兩把刀把你命來削哇。你要能看破它，你把那堵牆推倒，那不是圍著四堵牆嗎，你把這堵牆推倒，你就自由了。就自由了，你就全明瞭了。

現在就是這四堵牆很難推，財、色、名、利這四堵牆，時時地都在圍著你。

那個「家」是什麼家？那個家字，真筆寫的家，上邊寶字蓋，底下不是豬羊牛那個豬旁邊嗎？它是……咱們這個家是啥呀？豬被圈到圈裡頭了，咱們還當好事呢。

〔老居士〕：

中國字是智慧的符號，咱們那方塊字，老祖宗最聰明，最有智慧。所以都拿這個，這是我的家，這是他的家。那哪是家啊？現在咱們學佛人，衝破那個家。

昨天老頭過來，我跟老頭說了，我說，我跟你說件事，你是老活佛，今生來度我，度我回極樂，我得感恩你。咱們最後生身，這個夫妻緣永斷了，這個緣徹底地斷了，掐斷了，沒有了。以後的緣分，生生世世，咱們是道友。那緣多殊勝啊！

先頭他沒吱聲，我又說了一遍，我說，老頭你聽明白沒有？

啊，聽明白了。

夫妻是啥？過去咱們老人不說了嘛，夫妻是冤家，兒女是債。

現在咱學佛咱知道那四種緣了，是不是？誰是誰的兒，誰是誰的女啊？那兩眼一閉，這口氣一斷了，三寸氣一斷了，改頭換面了，父女、父子見面都不認識了，況且還見不了面呢！

〔老居士〕：

我老丫非常堅強。我老姑爺是回家鄉了，但是從人世間來講，畢竟年齡他不是那麼大，而且突然走的，在這個人世間，好像有點承受不了。

我老姑娘就是頑強地挺下來，在我面前，我沒看她掉一滴眼淚。

她跟我說，媽媽，亞儒到了好地方了，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而且休息了一個禮拜就開始上班，那還是她老姨讓她休息的。始終上班就倒班，上午班、下午班，有的時候夜班。她那個活最多的時候，

早晨早班應該是五點上班，她要活多的時候，三四點鐘就得去，幹不過來。她那三班，要不然下班又擠上了，晚上夜班。這我來了以後，那個活還少得多得多了呢。我來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三點多鐘才回來，那時候亞儒已經走了，哎呀，給我急的。

〔老居士〕：

所以什麼叫道？咱們這是學佛，佛就是道，大道自然，自然是道，平常心是道。

所以你順其自然，就沒有災難；你違犯了自然規律，災禍就來了，就這麼簡單。

〔老居士〕：

我太高興了！感恩雙城老鄉的關愛，感恩你們！咱們將來都共同回咱們的原有的故鄉、本有的故鄉，西方極樂世界，永脫這六道輪迴之苦。

六道輪迴之苦，多苦啊！太苦太苦了！咱們都嘗到苦的滋味了，現

在家家都不平靜，人心都非常地難過，非常地苦惱。咱們今生今世，要最後一次生身，永遠不再來到這個娑婆世界了。

咱們回到極樂世界，將來再來不是這個身，咱們是乘願再來，咱們是菩薩身，咱們可以分身無數，自由自在遨遊虛空法界，度一切有緣的眾生都早日成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時候宇宙和諧，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家家生活幸福。

〔老居士〕：

阿彌陀佛！我的家鄉老鄉來好幾撥了，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因為我雖然思念故鄉，我是一九五四年家搬到這來，父親參加了工作，隨父親搬家到這邊來的，到現在一直沒有回家鄉。

中學畢業以後，我是初中畢業，畢業以後就進入了工廠，所以這幾十年當中時時地想念故鄉，思念故鄉。

今天這麼多的親人來到身旁，我用語言難以表達。

我感恩親人對我的關愛！我感恩家鄉！感恩所有關愛我的家鄉人！
感恩！謝謝大家！

大家辛苦了，因為第一批來的家鄉親人，來到這塊，一天沒吃飯，來到這站了一下午，四個多小時，我感到有點於心不忍。

但是我對家鄉的親人也感到了驕傲，我的故鄉人才輩出，處處給眾生做了一個好榜樣，所以我高興。

我祝福我的家鄉的所有親人，今生都能夠回極樂世界，永脫六道輪迴之苦。然後，跟老慈父學好了真本領，倒駕慈航，再到虛空剎土，度化有緣的眾生，早日成就。

謝謝大家的光臨！

我感恩生我養我的黑土地！我感恩勤勞樸實的故鄉人！阿彌陀佛！
千恩萬謝，只有一句話：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再報佛的恩，報父母的恩，報師長的恩，報眾生的恩！我更要報雙城鄉親的恩！

大家休息休息，完了念佛。

〔老居士與蓮友們一起念佛〕

〔老居士〕：

表演我的病苦。

我自己表演，獨演，演獨角戲。

現在大家看我坐這杓兒，笑呵呵的，我主要想講什麼呢？

講關於病苦。

我得了骨癌，病發展就比較嚴重，堅持了六年。

二〇〇八年五月四號，孩子就給我送醫院去了。五月七號就做手術。那天不是手術日，人家大夫就決定給我做手術。手術前後非常的順利，一點兒也沒遭罪，從打麻藥到切開，最後縫合，回來送到病床上。人家說，第一宿最遭罪，麻藥勁過了以後，第一宿疼得都受不了。我根本就沒疼。

到那去幹啥去了？到那我根本也不會說什麼，到那去給人講佛法去了。

如果沒有這條腿手術，我也不能上醫院哪。到那兒去了以後，給我做手術那大夫，他是肝癌，剛做完手術三個月，他第一天上班，就接的我這個手術。

那位大夫吧，情緒非常低落。他通過朋友介紹啥的，對佛法也有點兒耳聞吧，也有點兒印象，具體的不知道怎麼回事兒。

他上病室去了，他管我叫姨。當時我非常吃驚，我活這麼大年齡，沒有醫院大夫管一個普通的老太太叫姨，不認不識的。第一次我沒反應，第二次他又叫我，站在我那個床旁邊。

他說，我就是你的主刀大夫。

我說，好好好！歡迎您！辛苦了，受累了！

他說，我問妳一個問題，姨。我卸胳膊卸腿，我都卸無數了，現在

我問問妳，這是不是殺生？

他說，我現在鬧心。

我說，你為啥鬧心啊？

他說，這麼大的手術，現在他們都打怵。

骨科主任不做。他（科主任）說讓我做，說那不是作損嗎？讓我做，我不也作損嗎？

但是強不過這個科主任哪，所以死逼梁山地，這個活兒他就得接。

我說，我保證全力以赴地配合你。

他說，我看妳這老太太特殊。

我說，我怎麼特殊？

他說，妳看，這麼大的年齡（那年我六十八歲），這個病這麼重，而且要做手術，做這麼大的手術。妳說妳坐到那床上，樂樂呵呵的，妳跟大家談笑風生，妳怎麼一點壓力沒有？妳不那個心，那什麼……我這

塊難受。

我說，別難受，別難受，我保證配合好你。一定讓你順順利利把這個手術做下來。

他說，我現在就是開心。

我說，我教你個辦法，我教你一招。

他說，教什麼一招？

我說，等你做手術的時候，你心裡就念阿彌陀佛，你什麼也別想，保證，你心就平靜了，手術能順利地下來。

這條腿當時應該是一個多小時的手術，他做了三個小時。為什麼？他說妳年齡大了，做得可細緻了。

更不可思議的是什麼？這個手術他們說應該全麻。實際麻藥我不懂，也打到後邊那個脊柱骨裡頭去了，我其他地方都沒麻，我就這條腿麻，其他都沒麻。做手術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手術台上滔滔不絕

給人講。

手術了以後恢復階段都相當順利，住了二十天左右，開始發高燒，怎麼查也查不出毛病來，我就提出院。

大夫不讓出院，因為他們有責任，正在發高燒不讓出院。怕負醫療事故的責任。

我說我給你寫一個保證，出任何問題我自己負責，不用你們醫院大夫任何人負責，絕不給你們找麻煩。

就這樣寫一個保證書，我出院了。

出院回來以後，它自自然然就不發燒了。我這才明白，度完了那裡的眾生，完成任務了，我該回家了。

那念佛機就擺在我那病室的窗台上。只有堅持一條路走到底，最後才能成就。

我妹妹是《無量壽經》、阿彌陀佛，我就是阿彌陀佛四個字。因為

因緣不同，家庭的條件不同。我妹家庭條件、環境比較好，寬敞，就老兩口，好幾個屋，所以讀經、拜佛，它都互不影響。我家那屋子小，十四平米的，孫子還在我那屋住，所以我讀《無量壽經》是讀了幾次。

我攔我妹妹那兩次去，一次去五個月，我去了兩次，一共待十個月。這十個月當中在我妹妹家，她早晨拜佛讀經，我攔這屋，我就讀《無量壽經》，那就是每天我都讀經。回來以後不行，我就不讀了，我就是一句阿彌陀佛念到底。

我為什麼一句阿彌陀佛念到底？因為我從小懂事的時候，我媽就說觀音菩薩、彌陀佛，深深地給我扎下了這個善根，這個金剛種子。所以當我學佛了以後，我就一句阿彌陀佛念到底。

讀經是為了明理。農村不識字的老阿公、老阿婆，你告訴他念阿彌陀佛。尤其是諦閑老法師那個鍋漏匠，那你說告訴他就是念阿彌陀佛，你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你再繼續念。

那你看人家站著往生的。我原來不知道站著往生的級別，站著往生是理一心不亂哪！他是最高的層次。在淨土法門裡，他是理一心不亂。事一心不亂、理一心不亂，他是理一心不亂。

我最近聽老法師講那個碟，我才知道，站著還有這個說法，那就是站著往生、坐著往生，其實這裡頭它都有一定的範圍在。我這一句阿彌陀佛，就因為我傻，我佔大便宜了，我四個字，你看我就成就了。

我身體上的病苦，我從來不跟孩子講。因為現在我小女婿已經走了八個月了，就剩我們娘倆了。孩子還三班倒，所以我從不給孩子添麻煩。

話別親人踏歸途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字幕〕時間：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往生前第三天

〔劉老師旁白〕

今天是十一月十九日，姐姐往生前三天。

姐姐在和家鄉親友嘮了近十個小時之後，晚上又抽空與親人話別。

〔老居士〕：

團聚了，媽媽非常高興，我這些孩子平常工作忙，各在各自的生產崗位上。

我祝福我這些兒女，為國家盡忠，為國家盡職，我將來一定都接他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去大團圓！

〔老居士四女兒麗君〕：

大姐先說說。

〔老居士大女兒大梅〕：

你說吧。

〔老居士大女婿〕：

妳說，妳大姐不會說。

〔老居士四女兒麗君〕：

不行，這得有個順序，大姐、二姐。

〔老居士〕：

貴申說。

〔老居士大女兒大梅〕：

貴申說吧。

〔老居士四女兒麗君〕：

對，代表，一個人說。

〔老居士大女婿〕：

老媽，祝妳一路走好，而且保佑我們這些子女，也能早日地也成為那個……成仙成佛。

〔老居士〕：

一定能成佛。

〔老居士大女婿〕：

所以呢，妳得那啥，我們的願望是叫妳多在這個層次上，多給我們一些時間。所以我們現在還沒到那個，好多好多那個，那啥時候……

〔老居士〕：

媽媽雖然吧，這個假身。

〔老居士大女婿〕：

所以我們也祝願妳，既然妳有這種那個那啥……我們無話可說了。

〔老居士〕：

媽媽這個假身，在世間存多少年也沒有用。我幫不了我的兒女，幫不了我的親眷，六親眷屬，我只有回極樂世界，我才能夠幫你們。

雖然媽媽把這個假身丟掉了，媽媽那個真身，永遠地都在你們身邊。

〔老居士〕：

當你們有困難的時候，有挫折的時候，你們喊一聲媽媽，媽媽立刻就到，就會幫助你們解憂、分難，使你們生活都能夠順利，解除你們的困苦。

這個當然了，就是由於你們孝順媽媽，你們修的那個因，將來所得那個果是甜的。

〔老居士兒媳〕：

媽，不是和妳說了嗎？讓妳等著嘛，等孫子考上大學，娶上媳婦。

〔老居士大女婿〕：

對，對，這是對的。

〔老居士兒媳〕：

對，我說是不是，咱們是全家在一起。

〔老居士〕：

那個只是咱們人生的問題。

〔老居士大女婿〕：

是是是，是。

〔老居士〕：

從另一個層面。

〔老居士兒媳〕：

咱們大家都在一起，和和樂樂。

〔老居士大女婿〕：

對。

〔老居士〕：

不是咱們所想像的。

〔老居士的孫子〕：

我也是那句話，奶奶，妳永遠都是我奶奶。

〔老居士〕：

永遠都是你奶奶，這個吧……

〔老居士四女兒麗君〕：

這個錯不了，這個指定錯不了。

〔老居士〕：

就是你將來活到五十年、六十年。你那個就是說的……

〔老居士兒媳〕：

咱們再說咱們這個家，陽陽回來，也結婚了，妳看著妳重孫又重孫……咱們一家團團圓圓的。

〔老居士〕：

現在媽媽跟妳說妳不明白，不是妳自己的意識心來去，所能辦到的。

〔老居士四女兒麗君〕：

先讓二姐說幾句，還是二姐夫說？二姐說。

〔老居士兒子立剛〕：

妳說吧，姐。

〔老居士二女兒〕：

祝媽媽早日往生西方淨土，上品上生。

〔老居士〕：

我的好孩子，到時候妳聽好消息吧！

〔老居士二女兒〕：

我信，媽。

〔老居士四女兒麗君〕：

我說幾句，這次我媽媽是捨壽十年。

所以我說，如果人世間要是缺少了一位慈母，那麼在虛空法界，它一定會多了一位救苦救難的佛菩薩。

〔老居士兒子立剛〕：

媽，我說幾句。

〔老居士〕：

聲音大一點吧，要不就錄不進去。

〔老居士四女兒麗君〕：

大點聲，聽不著。

〔老居士兒子立剛〕：

我是很想媽，說什麼？我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以後把這個家往哪

領，該怎麼發展，我心裡有數，這個妳不用擔心。

〔老居士〕：

這個我全放下了，這些我全都放下了！我就是希望我的兒女們，都能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我也希望我這個兒孫後代，都是聖賢之人。

〔老居士的孫子〕：

我也相信我爸。

〔老居士〕：

那好，孫子說得好，奶奶明白了。

〔老居士四女兒麗君〕：

爸爸，你說兩句吧。

〔老居士的丈夫〕：

妳媽不是要走嗎，走，早點走，走得好的。上個好地方，好！

〔老居士〕：

上個好地方，為了咱們的家。從小的方面來說，為了咱們的家，老郭家就剩你們這麼一支子人家了。

開始說要人，我滿足了你們郭家的願望。我生了、我養了他們，不算完成任務。

現在就包括你在內，我到西方極樂世界了，我把你們都帶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咱們到那時候永遠團聚，再也不分離了。

除此以外，人們不老說這次災難嗎，到時候在六道圈裡頭，那就是繼續輪迴，苦不堪言！到那時候後悔就來不及了。

咱們遇到這麼一個殊勝的機緣，能遇到佛法，能到這種成就，這個吧，就是也是吧，老祖宗的保佑。所以咱們為了報佛恩，為了感老祖宗的恩，咱們一定吧，就不能辜負祖宗的期望，希望你們老郭家的後代香火永遠延續下去。將來老郭家會出，還繼續能出聖賢的，你信不信呢？

〔老居士的丈夫〕：

信。

〔老居士〕：

那就好。

第5集

話別親人踏歸途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第6集

慈悲開示警世人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字幕〕時間：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往生前第二天

〔劉老師旁白〕

今天是一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姐姐往生前的頭一天），姐姐仍然神采奕奕，與眾蓮友談笑風生話修行。

〔老居士〕：

三天不進食了。不喝水，水也不怎麼喝。

〔劉老師〕：

反正不讓吃，把糧食省給眾生吃吧。

〔老居士〕：

嗯，捨了，捨給眾生了。

〔劉老師〕：

呀！今天打扮上了，穿個紅上衣。

〔老居士〕：

人家宋大姐來了，給我親自穿上的。

昨天我沒穿，這屋太熱了。

〔劉老師〕：

姐，人家告訴我，讓我盛裝送姐行。

我心話，我也沒什麼盛裝，就得研究研究，今天……

〔老居士〕：

得遵守老慈父的教誨，改！改！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回家……

〔劉老師〕：

回家找最新的衣服。

〔老居士〕：

找最新的衣服。

〔劉老師〕：

我這兩天在家幹啥呢？

我的任務是寫個東西。

這個東西，還給我個名兒，叫「喜送姐姐回家」。

〔老居士〕：

我雖然三天沒睡……

〔劉老師〕：

人說這是佛的歡喜日，是一個喜慶的日子。

所以告訴我，讓我盛裝。

知道我平時不太注意穿著打扮。

我就想，回家我得找一個最漂亮、最好的衣服打扮打扮。

〔老居士〕：

宋大姐說了，走就讓我穿這件衣服。

〔劉老師〕：

隨緣，妳想穿哪個妳就穿哪個。

〔老居士〕：

我說行行行。

〔劉老師〕：

那新新給妳買的帽子，戴不戴？

〔老居士〕：

我不戴那個，我戴居士帽。

〔劉老師〕：

戴居士帽。

〔老居士〕：

因為我是居士啊。

今天那個小宋她兄弟媳婦回市裡，她告訴她了。

昨天晚上我不看著她了嘛，

缺個帽子、缺那叫腳墊啊，告訴她弟妹了，

回去今天都給拿來了，都給完成任務，然後回去了。

我三天不進食吧，我那兩天淨忘睏、淨忘睡覺。

三天不進食，我可精神了。

我前天晚上睡大約一個多小時吧，就起來。

昨天晚上是十二點多，讓我起來。

讓我起來，寫了六十句偈子。

給我寫的，我不知道多少句了。

反覆地查，我不有那個認真勁嘛，別最後出了單兒。我最後查，整整六十句，寫了一個小時，那一首。

〔劉老師〕：

坐著寫的、趴著寫的？

〔老居士〕：

趴著寫的。

小許說冷，不讓我起來，讓我趴著寫的。

把這被啥的都給我墊到腿上了。

咱們雙城老鄉來了三撥了。

〔劉老師〕：

可能妳就這個緣。

〔老居士〕：

昨天是第三撥。

第一撥來的時候吧，他們吧就是……

那小宋一聲令下。

〔劉老師〕：

她一手遮天了。

〔老居士〕：

一手遮天了。往這面趕吧，趕到這，一天三頓飯沒吃。

來了以後，中午到這的，馬上進入現場，站了四個小時。

這屋地方窄啊，人坐不下，站了四個小時。

〔劉老師〕：

明天，我尋思讓小羅她丈夫過來看看，

人家說，大姨有事一定告訴我。

〔老居士〕：

明天早點來啊，妳今天回不回家啊？

〔劉老師〕：

回啊。

〔老居士〕：

回去，明天早點來啊！

〔劉老師〕：

我得回家好好睡覺做好夢去。

小羅的丈夫，還有那個小丁，是小羅的好朋友。

〔老居士〕：

告訴了，樹傑來接我來。

昨天桂婷來了，告訴宏來也來。

咱們往生那個，就是他沒一一列舉，那樣太繁瑣了。

所以用他們幾個代表了，用他們倆。

〔劉老師〕：

姐，我跟妳說，錦州那個小劉，他媳婦昨天又給我來電話了。

告訴我說，劉姨，妳說建志他怎麼回事呢？我們覺得有點昏沉。

我說，他不昏沉。

她說，我媽老叫他。

我說，別叫，隨他。

〔老居士〕：

等我哪。

〔劉老師〕：

對對對。

他睜開眼睛，就告訴他媳婦八個字：精進念佛，回歸極樂。

一個字一個字蹦出來這八個字。告訴他媳婦。

然後就問：我往生了，你們不知道嗎？

他媽、他媳婦說，你沒往生啊。

他說，那怎麼沒往生，我往生了，你們咋不知道呢？

說他弟弟，你知道。他說你知道。

他弟弟說，我也不知道啊。

他說，你想想。

他弟弟說，我昨晚做個夢。

他嫂子就問，那你做的啥夢啊？

他說，我夢見我哥哥站在蓮花上，在那個太空，不是在地面，說在太空，攔那站著呢。

我說，那站著吧。

〔老居士〕：

這回告訴他不等我了。

〔劉老師〕：

我說，妳告訴他，妳說你大姨答應你，領你回家，肯定領你回家。你先回去也行，你先回，到時候你來接你大姨來，對不對。

〔老居士〕：

對，再來接我來，那這個孩子多禮貌啊。

〔劉老師〕：

反正這次跟妳回家的挺多。

〔老居士〕：

告訴我了，無量無邊。

〔劉老師〕：

對，是這個詞，是這個詞，無量無邊。

〔老居士〕：

無量無邊！這還一位（黑貓咪）。

〔劉老師〕：

嗯，這還一位。哦，黑菩薩（貓咪），哎呀，菩薩呀，你那天給我撓出血了。

〔老居士〕：

給你留點紀念。哈哈……

〔劉老師〕：

留點紀念哪。

實際這一次吧，確實是挺殊勝的。

能趕上這個機緣的，確實有大福報。

所以我告訴他們，這幾天誰來不要攔。

大姐能說什麼就說什麼，想說她就說。

不想說她就不說，一切隨緣。

〔老居士〕：

我今天有點氣喘，這連續三天吧，來錄像。

妳知道，我不會說什麼，來個人什麼，辦個什麼事，我掛個電話都說不明白。

現在不是了，滔滔不絕的。

那個詞兒一串一串往處冒，逗得咱們雙城老鄉哈哈大笑。

〔劉老師〕：

實際我姐姐她這一生，說實在的，沒有誰能瞧得起她。

真是，那是受了一輩子氣，遭了一輩子罪。

〔老居士〕：

我告訴咱老鄉了，我佔大便宜了。

〔劉老師〕：

小時候我欺負我姐，長大了我管著她。

〔老居士〕：

我得感恩妳呀，多虧妳欺負我，讓我忍辱精進成功了！

〔劉老師〕：

吃倆冰棍，我吃一個，我姐吃一個，我那個先吃完了，看著她，給我吧。我姐趕快就遞給我。三口兩口，嗦了完了，沒了。

〔劉老師〕：

談笑風生！

因為什麼呢？剛才坐車，我跟她們說，因為我上香港，我感覺到老法師那幾件事好像都在我心裡似的。

其中有一件事，現在就是缺少作證轉的。

所以我在台上講課的時候我就說，

阿彌陀佛要批准我，現在我就表演表演。

確實念阿彌陀佛活著走，不是死了走。

但是不批准怎麼辦呢？我還表演不了。

回來我跟我姐嘮嗑，我就說這個內容了。

我姐說，我來演。

她說，她表演。

〔老居士〕：

我倆，今生今世一奶同胞，我倆是一不是二。

她表演、我表演是一回事。

但是她現在從世間這個表法，她是在台前。

告訴了，妳是明的，我是隱的。

我是一棵無名的小草，妳是高高的白楊。

〔老居士〕：

咱們老鄉來，我跟咱老鄉說。

〔劉老師〕：

所以他們踩不著我，都踩妳去了。

〔老居士〕：

可是啊，小草鋪滿了大地，生機勃勃。

它像咱們極樂世界的啥？考考妳。

〔劉老師〕：

考考我，不知道，沒聽過。

〔老居士〕：

寶石地毯！

〔劉老師〕：

啊，寶石地毯！

〔老居士〕：

到秋天一片金黃，是咱們故鄉的啥？

黃金鋪地！

〔劉老師〕：

啊，黃金鋪地，啊。

〔老居士〕：

極樂世界，那就是咱家鄉的示現。

〔劉老師〕：

啊，示現。

妳覺得氣短，歇一會兒，歇一會兒吧。

〔老居士〕：

今天有點氣短。

〔劉老師〕：

跟阿彌陀佛說，給點氧氣。

〔蓮友〕：

大姨，咱喝水吧。

〔老居士〕：

不用管我，我自己會調節。

〔老居士〕：

我本是一棵無名的小草，我從大自然中來，我回歸大自然中去，我悄悄地來、我悄悄地走，我原來是這樣做準備的。

可是現在阿彌陀佛老慈父給我這個重任，為夏蓮居老居士的《無量壽經》的善本作證轉；為黃念祖老居士的《大經科註》作證轉；也為淨空老法師苦口婆心地，八十六歲高齡，還在苦口婆心來教育這個……

〔劉老師〕：

眾生。

〔老居士〕：

大家啊，那種愛心，讓大家趕緊回家，眾生迷惑不解。

我為這三位老師作證轉。

現在證轉吧，形式不一樣了。怎麼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著這種方式度眾生不行了，那咱們佛家講，不要善巧方便

嗎，咱們就改變改變方法，我就給它來個獨特式的。

昨天我跟咱們雙城的親人說，給他們逗得哈哈樂。

我說，現在我上場了，演戲，我今天演的是獨角戲。

〔劉老師〕：

真是獨腳（角）戲。

〔老居士〕：

三天了，滔滔不絕地講。講完問我啥，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看他們都法喜充滿，我也高興。眾生歡喜，佛歡喜呀。

我用什麼獨特的方式？

我現在這不還有氣兒，在這生龍活虎地坐著嗎？！

我沒往生之前，我用偈頌的方式。

〔劉老師〕：

偈頌的方式。

〔老居士〕：

把咱們極樂家鄉的美景，全用偈頌的方式寫出來。

我往生走的形式，我度眾生，現在吧，就是我沒走之前，我就用這種方式在度眾生。

我走以後，我所寫的偈頌，用我生前寫的偈頌。

往生之後種種的瑞相，和我往生之前的偈頌對，對起來。

你信不信？信不信？

〔劉老師〕：

用事實來驗證。

〔老居士〕：

用事實來驗證，你信不信？

你眾生不要著這個相嗎，咱們就給這相給你看。

我覺得還是俗家稱呼比較親切，所以，我就老大哥、弟弟、

老姐姐、妹妹，我就這麼稱呼。

他說了兩句：他說我坐到這塊吧，兩天老聞到香味，還不是燒香那個香味。

我藉他這話題，我說，你們來了，我先給你們透點兒小消息，我走，放香就是其中的一項。

〔蓮友〕：

當時我坐到這兒吧，坐這兒，不大會，就感到那一股，那種香吧，我覺得，形容不出來，撲鼻而來。

當時我覺得，我一看，因為有些居士來了，有年輕的，我尋思搽胭抹粉啥的，結果回頭一看，還沒有，沒有這個女居士。我又坐到這，剛不一會兒，又來一股香味。

〔劉老師〕：

大姐，妳往生後的蓮位，兩邊不是有兩個對聯嗎。

上聯是「一句佛號暗合道妙」。

下聯是「老實念佛圓成佛道」。

告訴我，這個對聯是表法的。就是告訴眾生，妳是怎麼成佛的，就是念佛成佛的。

〔老居士〕：

就是阿彌陀佛。

〔劉老師〕：

這兩個對聯，就是這個。橫批是「上品上生」，這是妳往生的品位。

〔老居士〕：

今天妳說了。

〔劉老師〕：

妳的法號叫「無上覺」。

〔老居士〕：

法號沒告訴我，品位告訴我了。

〔劉老師〕：

什麼是佛？覺者為佛。覺者就是覺悟了的人。

所以說，不管別人怎麼說，這個理念一定要堅持。

不是哪個人有什麼本事，無論是大姐也好，還是我也好。

你們大家不要把她看得很神秘，實際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就我姐、我，我們倆從小一起長大，她是一個最平凡、

最普通不過的一個人。她這個一生，可以說她所遭的罪、受的氣、

受的苦，可能別人都不可思議、不可理解。所以她最平凡、最普通

了。我姐不說嗎，她都不咋會說話。現在不是佛力加持，她說不出

來這些個東西。

所以說，這一生有幸呢，就是聞到了佛法。

再一個就是遇到了淨空老法師。

我和我姐我們兩個人確確實實是聽老法師的法，能悟到了一點東西。不是說我姐怎麼能，我怎麼聰明怎麼地，不是這樣的。所以人不能盲目地迷信。

就在我姐這個前前後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現在我們大家可能還沒有仔細地去體味。等將來我姐往生走了，咱們靜下心來，你回憶回憶這一幕一幕，你就覺得一個平凡的人，她為什麼能做到這點，她變成了不平凡？是因為她覺悟了。

如果不聽經、不聞法，不聽老法師的光碟，做不到這一點。所以不管別人怎麼說，我們該怎麼說怎麼說，該怎麼做怎麼做，不要受干擾。因為每個人的理念不同，修行的方式方法不同，等等等等不同，這個就各有因緣吧。

如果要是說聰明還是笨，用世俗的語言來說，

我姐姐是屬於最笨的，最笨的。她性格也慢，幹什麼也特別慢。她自己也說她笨。那要是她不笨，小時候我能欺負她嗎？

你就說那衣服本來應該她穿，我硬給扒下來，我穿。

放學了快到家，再脫下來給她穿上。

裝模作樣的二十多天，挨了二十多天凍也不敢吱聲。

那確實是誰都能欺負她，就是正是這一點，成就了她的忍辱波羅蜜。這個忍辱是特別難成就的，恰恰這些個苦難、磨難成就了她。

你看，回過頭來看，什麼是好事，什麼是壞事？

沒有什麼好，絕對的好，也沒有什麼絕對的壞。

沒啥放不下的了吧？

〔老居士〕：

考考我？

〔劉老師〕：

我考考妳，小四兒放沒放下？

〔老居士〕：

四兒現在完全放下了。

〔劉老師〕：

再有來哭哭啼啼的勸勸他，實在不行，勸回去。

大姐那兒她是沒什麼影響了，她動不了。

關鍵是來的眾生，有形的、無形的特多特多的。

本來應該是一個很歡快的氛圍，這麼一來，就弄得悲悲切切的，把這個好的氛圍破壞了，影響看不見的眾生。

〔老居士〕：

我說你哭吧，我陪著你哭，我陪著你玩。

你哭我也哭，你笑我也笑。你哭到啥時候，我陪到你啥時候。

宋大姐來了，也哭，大姐八十多歲了，我怕她挺不住。

我說，大姐妳別哭了。

愈說她愈哭，衣服親自給我穿上。

我說穿，穿。

說，尋思走了，這件絨衣在道上穿著。

我說行行行。

後來我說，大姐，妳還沒哭夠？

妳沒哭夠，我開始跟妳哭，我也掉眼淚，她哭，我也哭。

後來我用眼色通知小許。

我說，不行啊，她那麼大年齡了，人家哭壞了，

人家那個老頭，那妳……

〔劉老師〕：

添亂。

〔老居士〕：

〔老居士〕：

我就讓小許，給她攙到那屋去了。後來就不哭了。

後來就不哭了。

我給小許出了一道考題。她那天來了，站到地上。

給你出道考題。

她說，大姐妳出吧。

我說，我要走那天，妳來了看見我，妳第一句話妳要說什麼？

阿彌陀佛。

這關考合格了。

下一句還有呢，妳說阿彌陀佛，妳的行為呢？

小許說，絕不重演過去的錯誤。

這次說到做到。他們誰來掉眼淚，那她說話可不客氣了，

那三言兩語地給懟回去了。

〔劉老師〕：

這就對了，實際那一把是歷鍊、演習。

〔老居士〕：

告訴了。

〔劉老師〕：

實際，姐，我跟妳說，妳二〇〇五年那一次已經走了，已經往生了，然後妳立馬就回來了。

〔老居士〕：

立馬就回來了，閉氣了，我知道。

〔劉老師〕：

回來這又表了七年法。二〇〇五年到現在正好是七年。

〔老居士〕：

一瞬間吧，就回來了。

〔老居士〕：

我知道，昨天告訴，二〇〇五年那……

〔劉老師〕：

妳這回再走，回來得更快，新任務已經在等著妳了。

〔老居士〕：

二〇〇五年那年吧，是往生。去年呢，我陪著佛友，佛友也是關愛我，是想送我，想送往生，我上市裡去了。告訴我，兩次，那是奇兵的訓練所。

昨晚給的——奇兵的訓練所！奇兵的訓練所！！

〔蓮友〕：

劉姨跟我們談話多次，都是以小草來比喻自己，後來我想了這麼幾句話，愛心遍法界，慈悲滿虛空。忍辱如大地，小草勝青松。

〔劉老師〕：

超過我了，妳看妳都勝青松了。

〔老居士〕：

咱們家鄉老鄉來了三批，站了四個小時。

一天吧，沒吃飯，你說，來了就進屋，完了就開始。

啊，一動不動。你看，咱家鄉的親人挺好。

咱們雙城堡，雙城堡，雙城，寶可多了！

一進屋那個禮儀！第一次進屋，他們來了，擱那屋穿完衣服了，

上這屋，一個一個進來，進來先給我頂禮，阿彌陀佛。

給我頂完禮，這兩旁的佛友給頂禮。

那個穩重，那個莊嚴！我剛開始我咋想的呢？

呀，這就好像賓館那個禮儀小姐。

道場我沒去過，我就說，哎呀，當時我心花怒放，

哎呀我的老鄉，我驕傲啊！

〔老居士〕：

剛才說錯一句話，馬上糾正。

我是阿彌陀佛，你也是阿彌陀佛，大家都是阿彌陀佛。

你聽經念佛這麼多年，怎麼忘了這句話？！

後來吧我就想，我怎麼突然說起大話了？

我這一生也不會說大話，我也不敢說大話。

因為從小我妹把我管得嚴嚴的，我哪敢說大話啊，

那要說大話還了得了。

因為我妹妹也不會說大話，我要說大話，那我妹絕不饒我。

我就說今天怎麼說大話了呢？

告訴了，偈子馬上告訴了，我的感應當中，

始終不就這種方式嗎。

當我迷惑的時候，佛菩薩立馬給你一首偈子，義理非常深，寫的字非常白，淺顯。

我一下馬上明白怎麼做了，該怎麼做了。

這一生當中，佛菩薩就這麼加持我的。

馬上告訴了不是大話是真話。

啊，我一下明白了。

我說的，千萬不要誤導眾生。

那我沒說大話，我說的是真話。

我沒誤導眾生，我心安理得，我這心平了。

原來我是咋想的呢？老大老二進屋就得哭。

頭兩天老大她可能有感應，毛得楞的。

天天晚上吃完飯她過來，進屋就哭。

我要往常看她進屋要哭，我就該揪心了。

這回進屋了，坐到那椅子上哭。

我就拿眼睛瞅著她，瞅一會兒，我說，

大梅呀，咱家妳是老大，在妳的婆家，你們也是老大。

妳應該怎麼給妹妹弟弟做出好榜樣。

妳看妳王姨她家趙燕，她爸爸往生的時候，

姐姐帶著弟弟妹妹，從頭到尾做得非常圓滿。

讓媽媽瞅著，不也高興、安慰嗎。

妳要是還像這樣進屋就哭，我連面都不讓妳見了。

護法善神到時候護持我，不能讓妳跟我見面，妳信不信？

如果是妳還這樣哭，我走的時候，妳也看不著我了。

我就這樣，妳怎麼辦，妳自己去琢磨。

〔劉老師〕：

那現在態度怎麼樣？

〔老居士〕：

現在就是，這張道不說讓回來嘛，我把孩子都召集回來了。

就陽陽在廣州，其他的全到了。

到了以後，我說的從來沒開過家庭會，我這家吧，從來就是民主。

〔劉老師〕：

不民主，說了也不算。

〔老居士〕：

真的我說哪個孩子，我家孩子倒是都挺孝順的，但是我說啥話不聽。他老姨要說啥話，一個個老老實實的。

我說，今天，咱們開個家庭會，為了不給你們留遺憾，也為了交代我走以後，幾條。

原來吧，我尋思，我從自然中來，我回自然中去。

我什麼都不用你們管，我就悄悄地走就完了。

現在吧，我得為佛陀做個證明。

第一個，一切要從簡。

第二個，不收紅包。

有的那個別的給紅包，推辭不了的怎麼辦呢？

放生還是幹啥……

全做佛事。

第三個，我一生清貧，媽媽沒有積蓄。

媽媽就是給你們……

〔劉老師〕：

我有二百塊錢借妳吧。哈哈。

〔老居士〕：

媽媽呢，只給你們留四個字。

你們要如果識真實的話，你們就受無窮無盡的利益。

你們要不識這個真寶，那就是你們自己的問題了。

第四個，我說骨灰吧，瞻仰完遺容，讓大家得看看哪，骨灰拿出來，還要看一看呢，是不還得……

〔劉老師〕：

人說的，這告訴我：

舍利千千萬 凡夫看不見

別著這個相 好好念佛吧

〔老居士〕：

不是，我尋思讓孩子看看骨灰，然後撒到江河大地。

〔劉老師〕：

現在好像形成一種習慣了，一送往生的，骨灰一出，馬上就看看有沒有舍利？有沒有舍利？實際上很多人都在著這個相。所以妳別讓大家看，人家說「舍利千千萬，凡夫看不見」，

所以就不著這個相了嗎。

〔老居士〕：

不是，我不是說讓孩子看舍利。這骨灰拿出來了，他們不得往處裝嗎？

我說的完了就把它撒到祖國的江河大地上。

艷梅馬上反對：媽媽骨灰，我得留著。郭家你們還有子孫後代呢。我說，這個吧，就隨妳，因為吧，也是老郭家這單傳。

我說的就是，老太太走那陣兒不就老郭家要人嗎，要不能滴裡嘟嚕生這麼一大幫嗎。

是吧，我滿了郭家的願，我的使命完成了。

我說的，既然妳這樣。

她說，媽媽，我給妳送回雙城去。

那叫什麼叫什麼？我記不住。

〔蓮友〕：

觀音寺？乾坤園。

〔老居士〕：

清華園？

〔蓮友〕：

乾坤園。

〔老居士〕：

乾坤園。因為那個馮老菩薩可能就安置在那塊了。

那天有的佛友來說，骨灰揚了，具體情況不知道。

反正艷梅就從那馮老菩薩那塊吧，她知道這個。

我說的那就一切由妳吧，我就不管了。

〔劉老師〕：

我跟妳說，就是妳的願，妳可以表達出來。

至於妳身後，孩子們想怎麼辦，就由他們去。

〔老居士〕：

我說，我提出我的意見，至於他們怎麼安排，我一切全不管了。但是吧，你看既然有這麼多兒女，我得把話說明白了。

別給他們留遺憾。

後來立剛說，媽媽，妳說吧，我心裡頭有數。

人老五不話語少嘛，我心裡有數。

〔劉老師〕：

這次這個事，小四扛大旗，老五配合，他們倆還行。

老大老二，不要過多地指望她們，她們怎麼表現都行，

只要妳這面心不動就行了。

〔老居士〕：

我這面，那他們愛哭，小二進屋可能也哭了。

〔劉老師〕：

她哭她就哭吧。

〔老居士〕：

她哭了吧，她就……

〔劉老師〕：

別把妳哭回來就行。

〔老居士〕：

啊？！我可不上那大當了。我現在不是為我自己了，我去上當！

我現在是虛空法界任我遊，這個事大。現在這個帳我還能算過來。

他們現在哭吧……

〔劉老師〕：

這一生是兒女，實際就是了這個緣。

〔老居士〕：

是。

那天妳姐夫來了。

我說，老頭啊，你是佛菩薩，你把我度成了。

我今生回歸極樂世界了。

我問他，我說，你念不念佛？

他說我念佛。

我說我感恩你。

他說妳別感恩我，我的毛病還多多。

我這個脾氣到現在還沒改。

我說，你應該學明華，萬緣放下，一心念佛。

人家明華一次一次表態，一定回極樂。

他現在就信心不足。

實際我心裡這麼尋思，隨緣而度吧！

〔劉老師〕：

對！對對！

〔老居士〕：

各人有各人的因緣。

我心盡到了，我就完成任務了，我就這樣想。

〔老居士〕：

咱們雙城老鄉來了，家鄉的親人嘛。

滔滔不絕地講，給咱家鄉那些親人逗得哈哈大笑。

說完以後我不知道我自己說的什麼。

他們都說，哎呀，我們就想多聽一會兒。

講得怎麼這麼親切呢，這麼明白呢！

前天晚上，這些孩子走了以後，他們又過來了。

都十二點半了，還戀戀不捨的呢。

〔劉老師〕：

麗君今天什麼班？

〔老居士〕：

早班。

問我，那天說，媽媽，妳給我點消息唄？

我說，大框消息我現在知道，但是我不告訴妳。

妳別老打聽，妳就好好念佛。

她說，媽，我知道。

她就怕我突然地吧，她來不及。

我說，妳放心吧，妳聽媽媽的話。

她說，媽媽，我下禮拜本來活可多了。

我這一個月吧都沒有活，我的那定額完不成。

下禮拜活可多了，我得給定額完成了。

我這些孩子隨我，工作非常認真。

我說，妳去上妳的班。到時候吧……

媽，我請不請假？

不請假。到時候我讓妳倆啥時候請假，妳再請假，保證來得及。所以昨天回來，告訴我們一個好消息。

啥好消息？

她說，來的活特多，床子還有點慢，速度上不去。

媽媽妳看，（她六點走的，十二點回來的，因為下一班還得接班呢。）

回來她說，媽媽我接那活，妳看我幹了多少？媽媽不是我幹的。我說，怎麼不是妳幹的？

媽媽真不是我幹的，就我拼死拼活，我幹不出那麼多件產品來。

我說，妳幹多少？

二百九十件！

媽媽今天這個就像——神了！她自己知道。

〔老居士〕：

磨床，開六台床，像轉馬燈似的，不停地轉。

自個都反覆說一句：護法給我幹的。

〔劉老師〕：

那妳說姐，關鍵時候告不告訴這幾個孩子？

〔老居士〕：

那我就不管了，反正該說到的，我都跟他們說了。

〔劉老師〕：

誰趕上就趕上，誰趕不上就趕不上。

〔老居士〕：

眾生平等。

〔劉老師〕：

對。

〔老居士〕：

孩子也一樣，有緣的自然來了。

沒緣的，那樣吧，護法現在看得厲害。

昨天晚上，海波跟小二又過來一趟。

那天晚上都沒發言。

大梅那面呢，貴申發言。

說你們老郭家的事，該你們老郭家辦，你們就老郭家辦吧。

我們就是需要我們幹啥，我們就去幹啥。這麼表的態。

小二哪，小二發的言，小二說，祝媽媽能夠往生極樂世界。

她不會說上品上生，就是最好的，最好的。

她也不會說蓮位，這是小二說的。

老五啥也沒說，老五說，媽媽我心裡有數。

不說勝有說。

我明白兒子，我知道兒子到時候跟四兒能配合。

頭兩天四兒跟她弟弟已經透露了點情況。

立剛基本知道點消息，但他們確切的消息不知道。

這幾個孩子都表態了。

老頭表態，願妳生西方極樂世界作佛。

這不都表態了嗎？我一看，都不是那麼太堅決。

〔劉老師〕：

怎麼表都好。

〔老居士〕：

我就尋思，就是有點小障礙，對我沒障礙。

這個也給我又出了一道考題。

怎麼出的呢？

艷梅回家，回家摟著我哭。

她也不知道我身上什麼情況。

她又有勁，妳說她那成天搬大鐵塊（幹銑床的）。

這傢伙給我一人摟著，摟了兩起兒。

媽呀，給我摟得直哎喲。

臨走摟著我吧，臉貼著我臉不放。

快回家吧，快回家，孩子明天還上學呢。

媽媽妳不能走，妳還得多陪我幾年。

妳還得讓妳孫子上完大學。

〔劉老師〕：

妳還得攢錢，還沒攢夠呢。（呵呵，開玩笑。）

〔老居士〕：

妳還得見著重孫子呢。我說這個不是媽媽說了算。

回家她咋的？這一下子回家了，心臟不好，心臟病犯了。

昨天晚上我聽妳姐夫說的。

反過來她說啥呢？

人我媽媽坐那杳見兒說話，嘎巴溜丟脆的，能走嗎？

她心臟也沒有什麼，內臟沒啥毛病。

就是腿有時候有點疼，那也死不了人哪。

她這麼說的。妳姐夫昨天晚上跟我來學。

妳姐夫還躺那杳見兒，腦瓜就這樣撥浪：

哎呀！我不知道，妳到底幹啥？

妳說的，妳就這樣！（意思妳還能走？）

妳猜小許攔那邊說了個啥？

到時候讓你看事實。

覺著這句話不夠勁，下句話妳猜小許說的啥？不相信，現在就死給你看看。

（老頭）走了，小許說，

大姐，我說話冒失了，不能用這個「死」字，咱們活著走，幹嘛說死啊？

當時我說這句話沒錯，這個字說錯了。

〔劉老師〕：

實際生與死，人不說嗎，

「笑談生與死，恰似嘮家常。」

〔老居士〕：

是，是。

海波跟小二昨晚不過來看看我嗎，看我坐得那精精神神的。

人海波就上廚房了。

四兒攔廚房洗衣服呢。

他說的，媽能死嗎？

坐那昏兒兒，妳說，精精神神的。

說話嘎巴溜丟脆的。

根本就不能死！

這不又出一道考題嗎。

〔劉老師〕：

我那也有考題，我七號從妳這回去。

我回去以後，正好肿子上我那。

我就坐在沙發上笑呵呵地跟她說。

因為她要上山西去坐禪，得坐四十九天。

這個月二十八號走，那就春節前回來。

我笑呵呵地跟她說，

肿子啊，抽個時間去看看妳大姨唄。

說不定人家老太太要回家了呢。

馬上肿子就說了：

得得得，得得，

倆老太太神乎乎的！

她爸也幫著她說，人家倆人圍攻我呀。

我不吱聲了，憋回去吧，啥也不說了。

〔老居士〕：

一切都隨緣。

〔劉老師〕：

所以現在我沒告訴她，我要告訴她呢，來了肯定是……

〔老居士〕：

來了進屋就哭。

〔劉老師〕：

就看妳這樣，她哭的可能性不大。

肯定回去又得嘿呼我。

我大姨攔那坐著，妳看人啥事沒有，妳這幹啥呢？

整什麼事呢？又得說我。

我跟我老伴子說了，

我說，不準備告訴她。再說吧。

我再說，真是她去了，我讓她造口業。

我說等大姐走了之後吧，我再告訴她，

她有可能埋怨我，你得給我作證。

是我跟你們說，你們不讓我說，

說我神神乎乎的。

所以我就想隨緣吧。

〔老居士〕：

這不是我，這不是現在都……

〔劉老師〕：

妳想不想她？妳別想，哎呀，我就這麼一個外甥女，我沒看著哇！

〔老居士〕：

我不想她，我現在全都放下了。

〔劉老師〕：

對！對對！

〔老居士〕：

一切隨緣。

外甥女也是眾生，眾生平等。

〔劉老師〕：

對！對！

〔老居士〕：

我一律平等對待。

〔劉老師〕：

等妳成佛，好好度她。

〔老居士〕：

這個是肯定，因為她跟我……

〔劉老師〕：

妳告訴她，光磕大頭不好使。

〔老居士〕：

她跟我感情最深。

她跟我吧……

〔劉老師〕：

我姐的孩子聽我的。

我家孩子聽我姐的。

我倆交換。

〔蓮友〕：

不可思議！

〔劉老師〕：

是。

〔老居士〕：

人家我外甥女說我：我大姨吧，脾氣好。

像個面瓜似的，一團面，捏圓是圓，捏扁是扁。

我什麼話都願意和我大姨說，不跟我媽說。

真的，我家那老大呢，有啥話不跟我說，都跟她老姨說。

正好就這麼互相地交換。

〔劉老師〕：

互相交換。

〔蓮友〕：

就這麼個緣分。

〔劉老師〕：

行了，姐，休息休息。我們也準備撤退。

〔老居士〕：

撤退？無話可說。

〔劉老師〕：

無話可說。

〔老居士〕：

佛不說了嗎，「無說」。

〔劉老師〕：

心裡感通了。

〔老居士〕：

心裡感通了。

我才剛說了一句，明天頭午過來。

那個就一切隨緣了。

妳自己明白，我也明白，就完事了。

心靈感通了，就行了。

〔劉老師〕：

妳不告訴我，這兩天我也天天過來。

因為我在家那個任務，我基本辦完了。

〔老居士〕：

小許待在這裡，我陪著小許。

小許十點多睡覺，十二點多我就給她吱起來了。

〔劉老師〕：

對。沒啥事，就早點睡。

〔老居士〕：

我說的小許起來。那可痛快了。

小許說，哎呀，大姐，

我怎麼覺著今晚我應該在這呢？

實際吧，我的任務沒完成。

〔老居士〕：

今天早晨小許告訴我：大姐，我悟明白了一件事。

我說，妳悟明白了一件什麼事？

她說，我為什麼選擇護士這樣行業？

那有醫師，又什麼藥劑師的。

我那時候考，我為什麼就專門考護理師呢？

今天早晨我突然明白了。

護士，護世，我的任務就是來護理世上這個聖人。

所以，護士，護世。

〔劉老師〕：

各有各的任務。

〔老居士〕：

她說，我今天才明白了。

我說，妳好好做下去吧。

〔劉老師〕：

行，（妳們）下地活動活動腿，坐那麼半天了。

〔老居士〕：

非常清清楚楚，正晌午時往生。

〔老居士〕：

我講二〇〇五年。

我往生嘛，我就是念著念著，我這眼睛就睜不開了。

佛友都在我跟前，我心裡明明白白。

最後，我那護法一看，我閉上眼睛了……

〔老菩薩對屋裡的蓮友說〕

快，這有，都自己找位置，床上還有。這就剩小許他們。

〔有新來的蓮友，老居士指著床上的空位置，對身邊坐著的蓮友說〕

來讓讓座，讓他們來坐。

〔老居士〕：

我昨天晚上睡了三個小時的覺，十二點讓我起來寫偈子。寫了，那一首偈子比較長（六十句），寫了一個小時。

我那護法沒讓我起來。讓我躺著，她說妳起來費勁，躺著也費勁，就別折騰妳了。把被折疊一個角，給我墊上這個小被兒，就這麼立著，

跟個板似的，這樣可以寫了，反正躺著寫的吧，東扭西歪的。我想記下來，完了再整理。

兩點，我尋思護法太辛苦了，讓她睡一覺，補充補充。躺下睡覺，沒事了。

將近四點還得寫，又起來，護法又起來了，又得給我鋪上，佈置好了，完了又寫了好幾首，好像有三四首吧，清晨的時候。

後來我說的，不行，妳給我擷起來吧。

六點了，護法早晨她得做飯，吃飯的時間，我就說，我寫我的，妳開始整理內務。

我這護法吧，唯命是從。開始整理內務，都給整好。

我說，整完了以後，妳趕緊做飯去。妳吃飯，一會蓮友又都來了，妳又吃不上飯了。

她說，行。

〔老居士〕：

人生就是一場戲。

這場戲，假戲還得真去唱，妳還得進入角色。

昨天家鄉的親人來了。

我不和你們說了嘛，我現在在演獨角戲。

其實，大家是老師，我是學生。

我給你們表演的吧，你們給我做做鑑定，有沒有哪塊假？

〔蓮友〕：

沒有。

〔老居士〕：

看到大家，尤其來了三撥家鄉人，太辛苦了，我真有點心疼。

〔眾蓮友〕：

不辛苦，應該的。

〔老居士〕：

我不說了嗎，我心疼是心疼，我驕傲。

我家鄉有這麼多寶，我能不驕傲嗎？

剛才我妹妹來問我一個問題，

說我外甥女也不要上哪塊寺院哪，什麼地方去修行去，去參加法會還是幹什麼，也許過不來了。

我說，一切隨緣。

我就那麼一個外甥女，跟我感情特別深。

我妹妹說，她要不過來，到時候妳後不後悔？牽不牽掛？

我說，現在一切我都放下了。

無所後悔，無所牽掛，一切是緣。

外甥女，雖然吧，今生今世她是我的外甥女。

她也是一個眾生，眾生平等。

該來的自然就來了。

來不了的吧，也不知道什麼理由，就陰差陽錯，錯過去了。我說句心裡話：沒想我的家鄉來這麼多的親人。

因為我十三歲來到平房，我從來沒有回家，這麼多年了。現在對家鄉生活變化，環境變化。

人家說的，過去那叫鹼土小平房，我當時來的時候。

現在來人都說，現在都是什麼二樓、小樓，自來水，比城市還寬敞。我感到，我的家鄉現在這麼富饒，

黑油油的黑土地，也給咱們家鄉產寶。

我知道，親人們都有好多好多的話想跟我說，向我表達。

千言萬語一句話，我在這感恩大家。

我也是期望家鄉的同胞，今生都能夠圓成佛道。

將來有那一天，你們機緣成熟的時候，我一定接你們回家。

老菩薩想說點什麼，說吧。

〔蓮友〕：

希望老菩薩早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度我們早日回歸西方極樂淨土！

我們業障深重。阿彌陀佛。

〔老居士〕：

阿彌陀佛！一切法從心想生，不要總說我業障深重。

一句阿彌陀佛！不說了嗎，什麼我都沒參加過，

我也不懂，什麼水懺啊，又什麼梁皇寶懺啊，

懺不下去的業障，最後只有一句阿彌陀佛，能夠全部地懺掉。

現在這麼大的年齡了，一句阿彌陀佛念到底。

老法師在《大經科註》上講，就是說的，

一句阿彌陀佛念到底，所有的業障自自然然就消了，

所有的煩惱自自然然地就沒了。

〔老居士〕：

我可心疼了，我可心疼了。

昨天吧，我的這幫老鄉說了，不辛苦、不辛苦。

這種精神，難能可貴！就是見賢思齊。

怎麼見賢思齊？

看到好榜樣，我們就得學習；

看到不好的事，咱們也不知道那玩意是對是錯，

因為咱們畢竟是肉體凡夫，不去管它，不往心裡裝這些垃圾。

現在到這緊要關頭了。

我最近就看老法師的《大經解》六百集我看完了。

《大經科註》吧，我看了好像是二三十集吧，現在我不看了。

現在我的任務是帶領大家回家呀，那個我現在不看了。

就是怎麼辦呢？一心念佛，放下萬緣。

把老法師講的「換心」，因為他每集幾乎都講。

感恩李炳南老師，教育他們「換心」。

老法師佔了大便宜吧，他今生成就了。

感恩師父！

感恩恩，那咱們就得學習老法師「換心」。

〔蓮友〕：

換心，不好的不裝。

〔老居士〕：

把心地當中的拉拉雜雜的垃圾，全給它擠出去，用阿彌陀佛聖號把它擠出去，心中裝的全是阿彌陀佛。

佛經不說嗎，佛看眾生都是佛，眾生看佛也是眾生。

佛菩薩在你跟前你不認識，你還在對他說東道西。

人家佛菩薩心裡明白，佛菩薩慈悲。

而且還說，心裡還難過。

這眾生真可憐啊，剛強難化。是不是啊？

所以，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把住、定住自己的這顆心。

這顆心像脫韁的野馬，管不住，它到處亂跑。

你這邊念著佛呢，那面妄想出來了。

妄想出來了，不去管它，不在意它。你愈在意它，越糟。

你就照樣念你的佛，時間長了，自然地心就清淨了。

就定住了，就定了。

〔老居士〕：

大姨現在不是說大話。

大姨現在了不起了。

兩個孩子吧，誇口了。

大姨最近開智慧了！

你看我這雙城的蓮友來了吧，我高興啊！

我喜悅啊！滔滔不絕地……

你看我現在身體狀況這樣，

從昨天開始，我一點也動不了了。

我現在就像那個小孩子似的，我那護法給我鋪上褥子。

今天早晨，喝水吧，喝水，攪勺給我餵水。

我說，我現在多幸福啊！

你看我像小孩一樣了，喝水都有人餵。

〔蓮友〕：

喝點粥啥的，不行嗎？

〔老居士〕：

不行了，已經到時候了，進不去了，我知道。

我現在，你看我手上的肌肉，逐漸地就沒有彈性了。

你看我臉，不像吧？

〔蓮友〕：

不像啊，可好了！

〔老居士〕：

我老姑娘下班了。小佛啊，辛苦了！

〔老居士四女兒〕：

老佛，多多提攜我們。

〔老居士〕：

我娘倆現在就這樣，她叫我老佛，我叫她小佛。

〔老居士四女兒〕：

這已經形成慣例了。

〔老居士〕：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記住大姨一句話：

阿彌陀佛四個字，時時別忘了！

到時候一定能回家！

自在往生回極樂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字幕〕時間：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往生當天

〔劉老師旁白〕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姐姐往生的當天。

這一天姐姐表了兩個往生法。

一個是：自在往生極樂世界法。

另一個是：六道輪迴四大假合分離法。

這兩個法，讓姐姐表演得精美絕倫、惟妙惟肖，精彩極了。

我不知道用空前絕後來形容姐姐的表演是否過分，反正我是大

開眼界了。

下面請蓮友們，仔細觀看姐姐的往生表演。

〔字幕〕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晨

〔老居士〕：

偈子裡全有。

〔老居士四女兒〕：

明白了，明白了。

〔老居士〕：

另外妳說現在天怎麼樣，天現在的情況？

〔老居士四女兒〕：

我上單位時候，我看了，特意看了一下天。

〔老居士〕：

走那天再看，西方的全景都現了。
讓大家看看，念佛人回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先寫到偈子裡頭。

我走後，偈子拿出來，印一印。

一樣一樣的，給大家，看看能不能對起來？
進到這個屋，你們就可以聞到香味。

剛才妳李叔他第一個感應。

〔老居士四女兒〕：

他跟我說了。

〔老居士〕：

完全正確。

〔老居士四女兒〕：

他跟我說了。

他到我那屋看了一下，以為是我點香了，我沒有點香。

〔老居士〕：

今天就開始了，放香。

我走了以後，這香氣連續十天，全都是。（做OK手勢，圓滿）
告訴大家，現在眾生不就說是著舍利那相嗎？

〔老居士四女兒〕：

是的。

〔老居士〕：

前兒晚上吧，妳許姨問我，劉姐，妳那這個舍利怎麼辦？妳那舍利？

〔老居士四女兒〕：

誰問的？

〔老居士〕：

妳許姨說的，我怕以後吧……

〔老居士四女兒〕：

我可不可以供在佛龕裡？

〔老居士〕：

現在啊，你們肉眼凡夫誰也看不見。

妳老姨昨天來都說了，

我那舍利萬萬千，著相，凡夫俗子看不見。

你們也揀不出來，就破你們這個相呢。

原來我想，我活著，我一切都捨了。

舍利，原來我想交代你們。

〔老居士四女兒〕：

我想留一個，供佛龕裡。

〔老居士〕：

我走了以後，我想交代妳，家裡留一個。

剩下的舍利，哪個佛友喜歡，哪個佛友就拿去。

我是那樣想的，現在看不見沒辦法呀。

〔老居士四女兒〕：

還是給我留一個吧！

〔老居士〕：

這孩子這麼固執呢！

〔老居士四女兒〕：

不留，不留。

〔老居士〕：

看不見，妳能揀出來嗎？

〔老居士四女兒〕：

明白了。是，我聽明白了。

但是我想，以後我走到哪去，我帶在身上。
那不留就不留。

〔老居士〕：

妳想留，妳能揀出來妳就留。

〔劉老師來到老居士的臥室〕

〔劉老師〕：

老菩薩今天臥倒了。

〔老居士〕：

今天躺著。老菩薩今天臥倒了。

〔劉老師〕：

願意躺著躺著，願意坐著坐著。隨便。

〔老居士〕：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因為吧昨天跟魔軍開戰。

〔劉老師〕：

開戰了？我覺得差不多了。沒關係，沒關係。

〔字幕〕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

〔老居士〕：

放下自私自利。（手指四女兒）

〔老居士四女兒〕：

這個我只是為法界，只是眾生，不是我自己。

〔老居士〕：

我知道妳為法界眾生。法界眾生，對。

〔老居士四女兒〕：

對呀，沒有自私自利啊。

〔劉老師〕：

我來向妳報告，我知道從昨天開始，那就有點這個了。

〔劉老師做搖指手勢〕

妳有思想準備，所以該是什麼緣，就是什麼緣。

〔老居士〕：

肿肿一會兒來，丹彤來不來？

〔劉老師〕：

丹彤我告訴他，你上你的班。

那天你去，你大姨不都看著了嘛，你今天上班去吧。

〔老居士〕：

對。

〔劉老師〕：

來了該說什麼說什麼，不該說不說。

氣力不夠咱就不說了。那個魔力干擾不動。

〔老居士〕：

干擾不動。干擾不動。

這一下午吧，沒戰過我吧，晚上麗君回來……

〔劉老師〕：

沒事。

〔老居士〕：

他拿麗君跟我倆鬥，麗君從來不那樣過。

〔劉老師〕：

我給妳展示展示我的盛裝。

看看我的盛裝怎麼樣，漂不漂亮？

看妳老妹這一生穿過這麼漂亮的衣服嗎？漂不漂亮？

〔老居士〕：

漂亮！

〔劉老師〕：

這領兒可以立著，還可以這麼翻過來。

這褲子，怎麼樣這一套？

〔老居士〕：

挺好！挺好！

〔劉老師〕：

對我來說可能就算盛裝了吧。

〔老居士〕：

對。通過麗君也沒戰勝我。

〔劉老師〕：

這不沒有什麼惡緣善緣的。

〔老居士〕：

我感恩他們。

〔劉老師〕：

這要是說老百姓的話呢，就是這個緣，是妳自己結的。最後，妳就該過這個關。

〔老居士〕：

是。

〔劉老師〕：

妳不聽勸，妳不聽我話。

〔老居士〕：

我跟諸位魔菩薩溝通了。

什麼是魔？什麼是佛？

〔劉老師〕：

無魔又無佛。

〔老居士〕：

就在一念之間。

〔劉老師〕：

對，對對。

〔老居士〕：

我說你們也是佛，我感恩你們。

〔劉老師〕：

對。如果妳不犯這個小錯誤，妳沒有這個。

〔老居士〕：

是。

〔劉老師〕：

妳沒有這個……

這個也是給大家表演看的。

〔劉老師〕：

四兒妳坐這兒。

〔老居士四女兒〕：

站著吧。

〔老居士〕：

我已經停食四天了。

我一尋思，我就是渴，我就喝點（一口兩口的），這麼多水？
後來我明白了，四大假合已經分解了，現在我喘。

〔劉老師〕：

對！妳就是一個凡夫。

所以這就給大家得把這場戲演得非常逼真。

〔老居士〕：

四大假合分離，怎麼分離的？

〔劉老師〕：

對！

〔老居士〕：

就是這麼分離的。

昨天開始早晨就喘，不這麼厲害。

我雖然喘，一點痛苦也沒有。

〔劉老師〕：

有病無痛。

〔老居士〕：

昨天你們來，說了一頭午，我也一點不累。

麗君老怕我累。

我說，現在妳不要管我，妳現在妳感覺不到。

我自己該怎麼做，我都知道。

〔劉老師〕：

妳不戴眼鏡，小不點字妳能看著嗎？

〔老居士〕：

小不點字不戴眼鏡看不著，我眼睛花。

〔劉老師〕：

人家給我個密碼，給妳看看，本來不想給妳看這祕密。

掏啊，掏啊，掏啊掏，妳看咱這密碼，大不大？

給，偷著看，不讓她們看。

小許把臉轉過來。

〔老居士〕：

哎呀！還啥密碼啊，早都告訴他們了。

〔劉老師〕：

問題是，到時候別人說妳現編的，

所以咱密碼先攔兜裡揣著。

〔老居士〕：

麗君不知道。

等我走了以後，妳們讀偈子吧。

其中有一句話，那句話憑妳們的感應。

今天我為啥這樣說？事後的事我全放下了。

〔劉老師〕：

對！對！

〔劉老師〕：

妳放心，沒事，姐。

我告訴妳，韋馱菩薩親自來護法了。

〔老居士〕：

我知道。

〔劉老師〕：

妳知道。

所以，什麼魔妳也別在意，別在乎他。

〔老居士〕：

怎麼地度也得度。

〔劉老師〕：

跟他結善緣。

〔老居士〕：

對，結善緣。不說嗎。

〔劉老師〕：

度他們上西方。

〔老居士〕：

都是我的善人菩薩。

〔劉老師〕：

靠咱們那個嘴的說教人家不信，
咱們就給他來點……

表演表演。

〔老居士〕：

表演表演。

〔蓮友〕：

告訴日期了嗎？

〔劉老師〕：

十一月。

〔老居士〕：

十一月二十一號正晌午時。

〔劉老師〕：

2012 11 21 12。

為什麼是這個？

你看，佛法是最簡單的。

你看最大的數是2嘛，

0、1、2就這三個數。

越簡單是越高級的佛法，不是那麼複雜。

2012，就是今年唄，表年的。

11表這個月，這個月為什麼是11？

表示她走的這條路是一條康莊大道，

筆直的路回家，11。

然後21就是21號，就是今天。

下面是12，是時，時辰，中午十二點。

你看21和12，佛法裡都是表法的，表圓滿。

所以這樣就是禪、密、淨三位一體。
不分別、不執著。

它就表這麼一個圓滿的法。

這個障礙本身也是表法。

〔劉老師〕：

可都看準了啊。

別到時候我們這些人回去的時候，
這個也不認識了，那個也不認識了。

〔老居士〕：

準確無誤，放心吧。

〔蓮友〕：

準確無誤了，板上釘釘。

〔老居士〕：

雙城這些蓮友過來告訴我，我這幾天呀，我這假殼不知道，天天上他們那，去視察去。我不放心。

那個旅店比較小，來了三批，那麼多人。

〔劉老師〕：

妳不用掂記了。

今天我給拿了兩個斗篷，拿兩個大衣。今天晚上吧，他們就可以擱這邊住了。

〔老居士〕：

小宋，小宋沒告訴我，昨天晚上才知道。

〔劉老師〕：

大雲知道，都給妳安排了。

〔老居士〕：

這些人不告訴我了，不用我惦著他們。

我就尋思，哎呀，都攔地上，多涼啊！

那幫孩子吧，都是守口如瓶。

我一問，他們笑著說，吃得好，住得好！

妳知道，我這一生，

我最大的就是慈悲心，我看得誰受苦。

〔劉老師〕：

妳有慈悲心，得多灑點甘露。

〔老居士〕：

這個現在，沒到時候，灑不下來。

〔劉老師〕：

讓我代表灑甘露。

我心話，咋讓我灑，我怎麼灑啊？

那甘露擱哪兒呢？

〔老居士〕：

我估計不會有人笑我。

我這兩天吧，不知道怎麼，嘴老往處冒話。
今天呼吸比較喘得重一點。

〔劉老師〕：

氣不夠就不說了。

〔老居士〕：

來了這麼多位老菩薩。

〔劉老師〕：

這是今天來了三位新大哥。

〔老居士〕：

他們沒聽著呢。

〔劉老師〕：

還沒聽著呢，說你們新來的還沒聽著呢，她還得說。

〔老居士〕：

不要擔心我，你看我這樣，我自己有分寸。

〔劉老師〕：

妳該坐，坐著；該躺，躺著。妳隨便兒。

妳躺著，臥佛。

（你們看那臥佛寺裡，那臥佛多漂亮啊）

坐著，那是坐佛。

站著叫立佛。

咋的都是佛。

〔老居士〕：

妳尋思我現在不是臥佛啊？

妳尋思那個蓮花上，我是站著、坐著啊？

臥著！

〔劉老師〕：

坐著？

〔老居士〕：

臥著！

〔劉老師〕：

臥著！

啊，妳是臥在蓮花座上啊？

〔老居士〕：

對啊。

〔劉老師〕：

啊，啊，那我不知道。

〔老居士〕：

我發心，這只是它這個假殼而說，
我站著往生、我坐著往生……

〔劉老師〕：

那是妄念。

〔老居士〕：

我吉祥臥往生。

〔劉老師〕：

妳告訴告訴我，都誰來接妳呀？

〔老居士〕：

誰來接我啊？

西方三聖，無量無邊的佛菩薩和護法。

〔劉老師〕：

就是咱們人世間往生的，

到西方極樂世界作佛了，都誰回來呀？

〔老居士〕：

舉兩個代表例子。

就是咱們往生的都回來接我，都排成大隊了。

〔劉老師〕：

都排成大隊了？我認識的都有誰啊？

〔老居士〕：

王宏來、齊樹傑、羅立秋。

其他的，太多太多了。

舉了三個為代表。

〔劉老師〕：

我尋思小羅啊，她往生把她丈夫度進佛門一隻腳。

這次妳再往生，就把他都度進去。

〔老居士〕：

來了？

〔劉老師〕：

剛才我們一起到的，他來了。

這回他就進佛門了，他就這個緣。

〔老居士〕：

羅立秋那最好的朋友。

〔劉老師〕：

小丁。

〔老居士〕：

她倆是絕對投機。

〔劉老師〕：

本來說讓她今天來，她昨天就溜達來了。

〔老居士〕：

來了也是插中午那個空，進來說幾句。一進來，他叫付強。

〔劉老師〕：

付饒。

〔老居士〕：

付饒，對。那孩子一進來，給我的第一眼，就那孩子，實際他就是佛菩薩再來這個世間。

雖然他們現在年紀輕輕，現這個假身。

前天告訴我的，往生的這幾個，

就是首先告訴我的，王宏來、齊樹傑。

因為他們往生不幾天，不就給我信兒了嗎，到時候來接。

〔劉老師〕：

有張榮珍、張福瑞。

〔老居士〕：

來接，那這批就不用說了。

〔劉老師〕：

太多太多了。

〔老居士〕：

太多太多了。

〔老居士四女兒〕：

還有亞儒。

〔劉老師〕：

對，亞儒。

〔老居士〕：

最後說，亞儒來接丈母娘。都按俗家的稱呼。

因為他的法號，有的告訴，有的沒告訴，都按俗家稱呼。說了，因為咱的肉體凡夫還在人世間呢，還以世間的來稱呼，特別親切。

〔劉老師〕：

對，是這樣的。

〔劉老師〕：

乾淨一輩子，肯定走的時候乾乾淨淨的。

〔老居士〕：

乾乾淨淨的。

〔劉老師〕：

實際姐妳演的這個戲吧，就是告訴大家，娑婆世界沒什麼可留戀的。

生老病死，自然法則，不可抗拒，誰也躲不過。

為什麼有光明大道不走，非走那犄角旮旯胡同？！

〔老居士〕：

這念佛法門為什麼叫特別法門？

〔劉老師〕：

菩薩菩薩菩薩

表法表法表法

圓滿圓滿圓滿

回家回家回家

〔老居士〕：

二〇〇五年沒回家，去年上哈爾濱念佛，沒回家。

上哈爾濱念佛的時候，我就說，

彌陀老慈父啊，佛不打妄語，

跟人家說了回家，結果到時候沒走，

這讓多少人會誤認為，好像咱們說話不算話。

我個人的事小啊，佛的事業是大呀。

這老慈父不給我信息，每次跟他溝通的時候特靈，從來也沒石落大海，最後他不給我信息。

去年上市裡去，因為那佛友太有誠意，

誠心地誠意要往生，而且呢，發心就陪著我一起往生。

結果到那塊我說，老慈父啊，再給我一個機會，一定回家。不兩天消息來了：不能回家。

我當時非常迷惑，哎呀，就是回不去。

這個告訴了，兩次往生沒有回家，那是給妳……

〔劉老師〕：

那是演習，叫預演。

〔老居士〕：

叫「奇特練兵所」。

〔劉老師〕：

「奇特練兵所」，「練兵」去了。

〔老居士〕：

去「練兵」去了。

〔劉老師〕：

妳看，那把這個沒練成，

現在這個練成了。

這七年練成了。

〔老居士〕：

練成了。妳看那兩次……

〔劉老師〕：

妳看，七年前，

連哭帶喊，把妳喊回來了。

〔許居士〕：

對不起啊。

〔劉老師〕：

就這任務，沒表完呢。

實際妳已經回家了，妳瞬間又回來了。

只是世人都不知道而已。

〔老居士〕：

實際中午正常不是，閉著眼睛，我去了。

眼睛說啥也睜不開。

我知道我閉氣了，

瞬間，那氣又回來了，

眼睛睜得利索的。

〔劉老師〕：

實際，姐，我感覺到，

這個回家，好像隨時回，隨時就又來了。

這來來去去就自由了。

妳就是我，我就是妳。

〔老居士〕：

對，是一不是二嘛！

〔劉老師〕：

觀音菩薩大慈大悲嘛！

慈是給眾生樂，慈予眾生樂，悲拔眾生苦。

我姐是人堆裡最笨的，真是的。

人不說她是笨鳥嘛，真是笨鳥。

現在咱們知道了，人家笨鳥，

笨鳥好好好，人家肚子裡藏奧妙，

咱凡夫俗子不知道，看不著。

這個也看不上，那個也瞧不起。

真是任人踐踏的小草，怎麼踩怎麼是。

但是姐妳發現沒有？

那小草你怎麼踩，它不折腰，它不斷，冬去春來不折腰。

我現在那個高高的白楊，遠比不上妳那小草。

向妳學習！向妳致敬！

〔老居士〕：

阿彌陀佛！

〔劉老師〕：

這個偈子，妳走了，我先帶著。

〔老居士〕：

嗯，有一本在麗君那，一小本。

〔劉老師〕：

同不同意，完了刻個光碟度眾生？

〔老居士〕：

這個刻不容緩。

〔劉老師〕：

是，我從來沒做過像給人錄像啊，怎麼怎麼的。

妳知道，我一直比較反對這個。

但這一次，好像這就是一次特殊的機緣，給我的特殊任務。

〔老居士〕：

原來我就尋思，默默來默默走。

我也沒想，到現在也沒，

又說又錄像啥的，我打怵。

我是默默無聞的。

老法師把妳，怎麼說，讓妳出名了。

我知道妳這一生，也是默默無聞的。

〔劉老師〕：

對。

〔老居士〕：

不願出頭露面。

但是咱們姐妹吧，就是實幹。

〔劉老師〕：

說我老實、聽話、真幹。

實際，姐，我跟妳比，我真是非常慚愧！

我比妳差遠了，自愧不如！

〔老居士〕：

其實吧，妳除了脾氣倔強以外……

〔劉老師〕：

我現在改好了，不倔了。

〔老居士〕：

現在妳是改好了。

〔劉老師〕：

這回該我是面團了，怎麼捏怎麼是了。

〔老居士〕：

現在，妳是學佛以後，明理了。

現在，妳是毛病都在改。

現在妳到師父身邊，別拘於這些形式。

另外，為什麼現在素雲……

妳看她現在吧，胖了。

不去要圍著她這個假身去。

看看，劉老師出名了，都想見見劉老師。

這個心情理解。

哎呀，現在這是我，我這也要成佛了。

其實在我的心目當中，我現在腦子裡還是照樣空空的。

就是說的，哎呀，這個也攥著我的手，

哎呀，可別忘了我呀，一定接我去；

那個也是，摟著脖子，抱著腰。

哎呀，都老老實實吧，都別了。

〔劉老師〕：

不要為假相所迷惑。

〔老居士〕：

對對對！不要為假相所迷惑，耽誤自己的真正大事。

聽老法師的話！

釋迦如來，現在，今年三千年，
咱們離他，拿咱們現在的話說，他現在離咱們遠了，是吧？
淨空老法師現在離咱們不遠。

淨空老法師是代佛傳法。

咱們一定聽淨空老法師的話，按照老法師教誨去做。

現在咱們放下萬緣，一心念佛。

阿彌陀佛四個字你聽明白，一生你就成就了。

不要到處去攀緣。

老法師曾經說了一句話，

哎呀，我是真學佛啊，我是真念佛。

老法師有一次說，我跟你從未講過，

請你打個佛七，在這個佛七當中，

這個佛七就是往生的佛七，你們敢報名嗎？

〔劉老師〕：

我在香港那時候那個報告，定弘法師不說嗎，說這幾天無量無邊的無形眾生，都往生極樂世界了，咱們在座的這兩千來人，我還沒看著一個哪。

這台下哄堂大笑，熱烈鼓掌啊！就是那個氛圍。要不說，就是學佛學到一定的程度，

他那種瀟灑，那種自在，用語言沒法形容。

就說，一個是表達不出來，不會說。

另外就是說了，你沒親身感受到，你也不理解。

什麼叫法喜充滿，咱們別說充滿，

就是沾點法喜，你就知道了。

這學佛真好，不讓你學，你都不可能。

那你說我，我對老法師，

我倆就那麼個因緣，我去的香港。

那現在有人說，淨空老法師吹捧劉素雲；

劉素雲吹捧淨空老法師。

我尋思，吹捧就吹捧吧，我還吹捧得不夠。

我談了兩次吧，

第一次談了我所認識的淨空老法師，

遭到了炮轟。

完了我又沒記性，我第二次又講了，

再談我所認識的老法師。

因為我見到的是真實的老法師，

是我自己的親身感受，不是我聽別人怎麼說。

說不定什麼時候，

我再講個三談我認識的老法師。

你看你說我吹捧，那是你的認識。

我必須得把我認識的老法師介紹給大家。

末法九千年呢，你知道他的作用不可估量。

〔劉老師〕：

所以為什麼說我強？可能也就這個強勁成就了我。

我不隨風倒，不是說，人說東好，我往東跑；

人說西好，我往西蹀。

得我自己認準這條道，

我認準這條道，真是誰也拉不動。

但是我對別人所信仰的宗教，

所修行的法門，我都是讚歎。

我沒有一個障礙人的。

我不說就我這個好，你那個不好。

我從來沒說過一句這樣的話。

而且這是我真心的、內心的想法。

因為它是萬法歸一，殊途同歸。

最後就是從不同的道，

最後都走到一個地方上去了。

只不過是時間長短而已。

最後事實來驗證。

我為什麼錄像？

得給他們看哪，得度他們哪。

你要是這個問題沒解決，

今天，比如說我家翀子來，

她是個什麼態度？

她該啥態度就啥態度，是不？

她咋想就咋想，咋說就咋說。

所以咱們就是事實來說話。

你用說教去教育他，

人沒看著，人家不相信。

〔劉老師〕：

因為這些天吧，這個一直是非常順，

沒有什麼障礙，沒有什麼干擾。

如果要不是這樣，我能在市裡待得那麼老實嗎？

那我不就得上這來守著了？

〔老居士〕：

第二天他們來，不承認、不認，

說的，妳們幹什麼玩意兒？

妳看就這，說話嘎巴溜丟脆，讓人怎麼聽。

今天我掛電話了，告訴他們了。

〔劉老師〕：

韋馱菩薩告訴我了，一切都安排好了。

告訴我，妳該幹啥幹啥，不用惦念著。

有點那個小障礙，翻不了大浪。

〔老居士〕：

昨天時間沒告訴妳，麗君也不知道往生時辰。

我沒告訴妳，妳說妳過來。

我心裡想，不用告訴，妳自然就能過來。

〔劉老師〕：

妳說了一句嘛，告訴我明天早點來。

那妳啥意思？

早點來啥意思啊？

〔老居士〕：

早點來，妳說妳過來。

我說，既然妳過來，妳就早點來。

〔劉老師〕：

我十一點五十九到不就行嗎！

〔老居士〕：

我就尋思，妳超過十二點來，

妳看我姐最後都沒告訴，因為這個事情可要保密。

〔劉老師〕：

因為這個我都挨批了。

實際上我是八號那天知道的，

現在二十一號，這正好半個月，

十四天還是十五天？八日那天。

我七號來看我老師嘛，上妳這來蹭飯。

一進屋我說，這怎麼瘦了，要回家了吧？

妳說，快了！快了！

就像嘮家常似的。

第二天就八號嘛，八號就告訴我時間。

但是不是這個時間，比這個稍微長一點。

那這個因緣，實際就和錦州那個小劉有關係。

另外，選擇今天，

它怎麼那麼巧合呢？這是巧合嗎？

實際是在給大家表演。不用說別的。

實際，真是凡是聽師父講法的，一聽都明白怎麼回事兒。

不是憑誰憑空想像出來的。

我的心裡有點犯嘀咕，

我尋思這麼大的事可別騙人哪，不能打妄語啊，我這個念頭就起來了。

起來了一開始還行，沒人搭理我。

第二天還起這個念頭，就挨批了，

妳怎麼回事兒？

告訴妳都是真的，妳懷疑什麼？

告訴我莫懷疑，莫猶豫，

告訴妳的一切信息都是真實的，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點準時表法。

〔老居士〕：

開始告訴我，也是告訴個大框。

〔劉老師〕：

妳說妳自己早點回家了，去接受一個新任務。

一個新任務在等著妳，然後立馬就得回來。
報個到就回來了。

〔老居士〕：

我慢慢尋思，實際我在這之前，我就想，
去市裡學習就那樣打算的，我早點走。

一個是別讓妳牽掛我。

再一個，妳說我不走吧，小四上班，就我自己在家，
她能不惦著我嗎？

〔劉老師〕：

人家小刁和大雲跟我說了幾次，

要把妳接到我那兒。

〔老居士〕：

起先兒是行。

〔劉老師〕：

我當時就告訴她們，

我說，不行，大姐不能來。

我說因為什麼呢？

〔老居士〕：

那樣不行。

〔劉老師〕：

我知道二〇〇五年，我就犯了這個錯誤。

二〇〇五年那不是計劃呀、安排呀。

我計劃是二十六號接妳上我那兒去嘛，

結果第二天我就起不來了，

脖子都不能抬，一抬就休克。

所以這一次呢，我就想起那年的那個因緣，

那可能就是不讓我接妳。

頭一天晚上坐沙發上，

跟胖子他們一起看電視呢。

胖子說，媽呀今晚妳住我這床上。

我就上她那兒去住一宿，第二天早上起不來了。

所以妳也就去不成了。

結果，妳也不知道我有病。

每天我就攢點勁，攢攢攢，能說幾句話了，趕快掛個電話。

姐，這兩天心情怎麼樣？

妳說，挺好！

挺好就好了吧。

電話我就撘了，沒有勁說話。

我姐就能傻到那分兒上，她怎麼想呢？

可能佛菩薩安排的，怕咱們姐妹倆親情，互相牽著。

所以不讓妳來。

她壓根也沒想我病到那種程度。

頭一天晚上，因為大姐那次是四月初六嘛，是大姐的生日。

我還跟她說。

我說，挺好哇，妳這天來，這天走，

日子選的不錯呀。

我說這些話的時候，

在電話裡都哈哈地開懷大笑。

我說，這是誰給妳選的呢？

妳看，那天來的，又那天走。

挺好！挺好！

就這麼簡單。

結果我這一病，就去不了我姐那兒了。

床上躺著吧，

就看這麼一塊藍天，一朵一朵的白雲，

就從這兩個樓中間飄。

我躺床上，還不能側身，只能仰躺著。

那白雲一朵一朵地飄，大大小小的白雲，全是蓮花。

躺了半個月嘛，我姐四月初六要往生啊，初五晚上……

〔老居士〕：

也是正晌午時。

〔劉老師〕：

對，我頭一天晚上就知道。

明天我姐走不了了，我沒說。

第二天不是也十二點嗎，我在床上躺著，瞅著這表。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到十二點了，我姐來電話了，

法會圓滿結束，開始吃飯。

我說我知道，呵呵。

〔字幕〕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障緣再次出現。

老居士如如不動，讓送行蓮友出聲念佛。

〔老居士〕：

沒關係！出聲可以，正常念沒關係。

我聽不見了，再大點兒聲！

〔字幕〕十一月二十一日大約十一點半 離老菩薩往生還有半小時

〔劉老師女兒〕：

小四，我跟妳說，妳念佛我沒有意見。

但是說，送我大姨往生啥的我有意見啊，我告訴妳。

〔劉老師女兒〕：

這念佛念好了，當然好了。

阿彌陀佛不無量壽嗎，對不對？

〔老居士〕：

現在別說話。

現在妳一個人說了不算，也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

〔劉老師女兒轉身出屋，老居士說〕：

今天就是用事實來度她的。

我告訴你們，

我現在就是一尊玉佛。

就是一尊玉的臥佛。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現在就在這兒。

無量有情無情、有形無形的眾生，

一會兒就看到這個肉身的形相衰退了，示點假相。

用假相，眾生願意著這個相，

所以就用這個相讓大家看看，

念佛人是個什麼高大的形象。

〔字幕〕已臨近中午十二點

〔老居士〕：

還有幾分鐘，我就要走了。

現在諸佛菩薩都在大家的身邊，

西方三聖在太陽附近。

你們可以看見，
空中的景象，一會就發生了變化。

時間一到，

我帶著無量無邊的眾生，

一起回家了！

高不高興啊？！

〔鏡頭：老居士邊說邊頻頻豎起右手大拇指〕

這不是我個人的意願，也不是我個人想像的，
是佛力加持，佛菩薩給我的任務。

我還有新的任務。

所以我必須提前回家。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淨土法門殊勝！

淨土法門特殊勝！

我現在已經上蓮花了。

我就站在老慈父的身旁。

感恩大家為我送行！

謝謝！感恩！

〔鏡頭：老居士雙手合十，之後，又做了一個O型手勢〕

〔劉老師〕：圓滿。

〔字幕〕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點 老居士笑著自在往生

〔鏡頭：老居士的手勢呈花開見佛的樣式〕

〔鏡頭：老居士最後慢慢揮手……定格〕

〔字幕〕老居士已回極樂 示現速返娑婆

〔老居士〕：

我到點準時走了，又回來了。

〔劉老師〕：

還有什麼掛牽？

〔老居士〕：

不是我掛牽，好像又有任務。

〔劉老師〕：

有任務，這個沒表演完呢。

〔老居士〕：

沒表演完。

〔劉老師〕：

沒表演完呢。

〔老居士〕：

到點我準時地走了。

〔劉老師〕：

我知道，知道。

〔老居士〕：

一瞬間又回來了。

〔劉老師〕：

現在就是搭這麼一個平台，都來演這個節目，每個人的節目都不一樣。

〔老居士〕：

沒演完。

〔劉老師〕：

我把那些同修們全都撤了，

對妳沒有影響了，我知道對妳沒有影響了。

我把那些佛友撤了，因為妳本身就不需要助念。助念是妳領大家在助念，不是他們在給妳助念。

〔老居士〕：

今天，就是我到點就走了。

我瞬間就回來了。

我趕上張榮珍了。

〔劉老師〕：

啊？

〔老居士〕：

我趕上張榮珍居士了，

我趕上文殊菩薩了，

還有一夜未了。

〔劉老師〕：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那妳看，今天不就這個緣嘛？不就這個緣嘛！

〔劉老師〕：

妳這個障礙，這關還沒過完。翻不了船！

〔老居士〕：

是。

〔劉老師〕：

掀不起浪。

就這麼表演表演吧。

〔老居士〕：

表演表演。

〔劉老師〕：

各人因果各人負。

〔老居士〕：

對，對。

這都是真學實修的蓮友，

對他們也沒干擾。

〔劉老師〕：

沒干擾，沒干擾。

其實我心裡明明白白。

我跟大家都說了，

遇到什麼樣的境界，都不去理睬它。

咱們說咱們該說的話，做咱們該做的事。

不受外境所干擾。

老菩薩已經坐上蓮花了，其他的我就不用妳了。

那就該演什麼戲就演什麼戲唄，

反正妳現在就是演戲了。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妳正正經經說，誰信？誰聽？

〔老居士〕：

不信，人家說，妳們這搞啥名堂？

〔劉老師〕：

這就更得說了。

〔劉老師女兒走了進來〕

〔蓮友〕：

立剛走了？

〔劉老師女兒〕：

立剛在那兒站著呢。

〔蓮友〕：

在那兒站著呢。讓立剛進來坐著唄。

〔劉老師女兒〕：

沒有，這屋有點悶，是不是？

〔蓮友〕：

也是有點悶。

〔劉老師女兒〕：

人多了，悶。

〔老居士〕：

剛才呼吸是不可勻乎了？感覺呼吸不大。

〔劉老師女兒〕：

大姨，妳感覺咋樣啊？

〔老居士〕：

我感覺挺好的。

〔劉老師〕：

那樣，我們就撤吧，行不行？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沒啥事的，挺好的，我們就撤下去。

完了我就讓他們安排車，

把雙城的佛友都送回去。

行不行，老菩薩？

〔老居士〕：

行，行。

〔劉老師〕：

該是什麼緣就是什麼緣。心裡有啥障礙嗎？

〔老居士〕：

沒有。

〔劉老師〕：

沒有，我知道障礙不了。

〔老居士〕：

現在吧，喘得厲害，比剛才喘得厲害，

就是我現在喘氣喘得厲害，

剛才喘氣吧，非常平穩。

我不知上什麼地方辦點啥事，辦完回來了。

時間很快會結束的，

我還立刻就回家。

〔劉老師〕：

障不住妳回家！

妳心裡知道，我心裡知道。

〔劉老師女兒〕：

大姨，不是我打擾妳回家了吧？

〔老居士〕：

不是。

〔劉老師〕：

走，撤！

〔劉老師〕：

剛才錄像的最後一小段，不知各位蓮友看明白了沒有？

如果沒有看明白，我把這一段錄像的因緣，給諸位蓮友解釋一下：
十一月八日之前，我和姐姐極少見面，也很少通電話。

十一月八日，我得到姐姐一個月之內往生的消息後，幾乎每天都和姐姐通電話。

記得有一次姐姐電話裡跟我說，小雲哪，我得表兩個往生法，一個是主，一個是次。

當時我聽了莫名其妙，不解其義。

我就問姐姐：什麼兩個法，一個主，一個次？

姐姐回答我：那個主，是表活著自在往生的法；那個次，是表六道

輪迴痛苦的死亡之法。這不是表兩個法嗎？

我問姐姐為什麼要表兩個？

姐姐說，這叫對比法，不是演給眾生看嗎？

有個比較，好讓眾生選擇呀！

這是姐姐當時電話裡跟我說的。

說實在的，當時聽了姐姐的話，我沒怎麼放在心上，聽了就過去了。

這一次姐姐往生，真的是表演了兩個往生法。

中午十二點表的是活著自在的往生法。

感恩三寶加持，那一段錄像錄下來了，非常不容易。因為當時遇到障緣，不讓念佛，不讓錄像。

姐姐往生的那段珍貴的錄像，是錄像的蓮友善巧方便，偷錄下來的，我們應該深深地感恩這位錄像的蓮友！

姐姐中午十二點分秒不差，活著自在往生了。你們仔細觀察，最後

的鏡頭，她沒有斷氣。過了大約幾分鐘，姐姐睜開了眼睛，告訴我們，我按時回家，速返娑婆，瞬間我又回來了，還沒有表演完，我還有任務，尚有一夜未了。

這就是剛才錄像上的最後一小段。在那一段裡，我和姐姐有對話，因念佛機開的聲音大，對話聽不清楚。

大概的意思是：我和姐姐說，就是這個因緣，說的就是關於障緣的問題。那個仔細聽還可以聽得見。

可惜的是後面姐姐表演的第二個往生法沒有錄像，因為當時不讓念佛、不讓錄像，迫不得已地把錄像都撤掉了。

這個我可以跟大家解釋，姐姐的往生分為兩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從二十一日早晨開始到中午十二點，這一段表演的是自在往生極樂法；

第二個段落，從十二點之後又回來，到二十二號早晨八點四十五

分，表演的是六道輪迴四大分離法。

這是兩個階段，表了兩個法。

姐姐從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點以後，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早晨八點四十五分，近二十個小時的表演。表演六道輪迴痛苦死亡法，沒有錄下來，這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可能也就是這個緣分吧。這二十個小時，姐姐表演的是地、火、水、風四大假合分離。姐姐表演，我解說，就像現場講實習課一樣，非常非常可惜沒有錄像。

後面的一小段錄像是二十二日早晨搶錄下來的，姐姐的這個肉身最後走的情況。

好在姐姐表演的第二個法，有個頭，有個尾。那個頭呢，就是她回來之後，跟大家說的那一段話，說她是按時回家，速返婆婆。最後的一段就是第二天早晨，她這個肉身往生了，那一小段搶錄下來了。所以第二段往生法的表演，缺了中間非常重要的一大段。就這一點，我覺得是

非常遺憾的事情。

所以姐姐的兩個表法階段，六道輪迴痛苦死亡法，在二十二號早晨八點四十五分表演結束。

兩種往生法，姐姐表演圓滿了。

關於姐姐往生的時間，有蓮友疑惑，到底是二十一號還是二十二號？有人說，怎麼一個人還能死兩次？

在這裡我鄭重地告訴大家，準確地說不是死兩次，而是表演兩次！所以說，姐姐往生的時間，說二十一號沒錯，說二十二號也沒錯。我是按照姐姐預知時至的時間，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點，我是按照這個時間說的。

姐姐為什麼要表演六道輪迴痛苦的死亡之法？基於以下三點原因：第一點原因，是演示兩種往生法，對比著讓眾生看，讓眾生選擇。從這兒我們也可以看到，菩薩慈悲到極處了。

第二點原因，是度化兒女和家親眷屬。剛才我提到了，遇到了障緣，這個障緣就是這個。所以姐姐說，還得把兒女和家親眷屬度進佛門，她就表演了第二個法。

第三點原因，是姐姐有願，她生前發願代一切眾生苦。比如說那天晚上，姐姐在表演的過程當中，吐了好多東西，吐的那個東西都是紫褐色的，吐起來非常痛苦。姐姐吐完了之後，輕輕地說了這麼幾句話，她說，

我代眾生吐出酸甜苦辣鹹

我代眾生吐出怨恨惱怒煩

我代眾生吐出一切病苦

這就是姐姐在了她自己的這個願。因為她生前發願要代一切眾生苦。

我看著姐姐這麼難過、這麼痛苦，我有點於心不忍，有點心動。

可能是姐姐看出來了，我記得當時那個場面非常清晰，她用眼睛瞅

著我，輕輕輕輕地說了一句：我沒有痛苦。那意思就是告訴我，妳別難過，姐姐在表演，我沒有痛苦。

儘管是這樣，姐姐表演得那麼逼真、那麼形象，我這個當妹妹的，當時還是定力不夠，我還是有點心動了。

後來小宋就跟我說，劉姐，妳和小四上那屋坐著去吧，妳別在這跟前坐著看了。

所以，後來那一段我就沒有看，實在是不忍心看了。

如果大家問，說姐姐這一次表演的這兩個法，妳給我們概括概括，形容形容，是什麼？我告訴你們，就兩個字——逼真！你看，如果她不過真，能弄得我都不忍心看了嗎？！

我上面所說的這一段話，都是真實的！信不信由你！

佛門喜慶事 蓮友來送行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字幕〕時間：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 蓮友助念

〔老居士的兒媳婦〕：

媽，我會帶著我們家裡的人，好好過日子的，妳放心吧！

媽媽，我會照顧好我爸爸和孩子，還有妳的兒子。

〔宋居士〕：

我一回頭一看是丹彤，我看你挺和藹的，眉毛沒立起來，我就敢過來搭這個茬。

你知道你媽在這塊工作多難哪？給我們嚇得誰也不敢吱聲，你媽說，撤，我們夾著包就跑啊。

〔劉老師兒媳〕：

就是那個想法不一樣，觀點不一樣。

〔宋居士〕：

你說，你看看你大姨今天的這個情況，誰看了不歡喜！

什麼是孝啊？不是你給他多少錢是孝，不是你給他吃多少好東西是孝。孝順是老人們喜歡的事情盡量去做，你順著就為孝，是不是？對不對？

我希望丹彤還有艷梅啊，你們的母親也有這一天的時候，人活百歲終有……

〔劉老師兒子丹彤〕：

我和我媽說了，她說啥我們就做啥。

〔宋居士〕：

如果你媽媽到預知時至自在往生的時候，丹彤，孝不孝就看你那一下子了啊。

誰做主？

兒子做主。是不是？

如果你媽媽預知時至往生的時候，希望你們兩個能夠站出來，滿你媽的心願，可別發生今天這樣的情況。

〔字幕〕送姐行 簡短儀式

〔劉老師〕

喜送姐姐回家

親愛的姐姐，尊敬的劉素青大菩薩：恭喜您，回家了！

今天是一個特殊的日子，是佛門的喜慶之日。為什麼這樣說呢？有偈為證：

亭亭玉立一紅蓮

功德圓滿回家園

小妹盛裝來相送

喜賀佛國佛又添

另一首是：

七寶池內生蓮花

八功德水澆灌它

蓮花上面結蓮子

西方歸位佛菩薩

姐姐，總結您的一生，用三句話可以概括：受了一輩子氣，吃了一輩子虧，遭了一輩子罪。這就是您一生真實寫照。也正是這些苦難，成就了您的忍辱波羅蜜。

記得二〇〇三年，您曾經告訴我四句話，是這樣說的：

人家說妳一笨鳥

笨鳥笨鳥好好好

笨鳥腹中藏奧妙

凡夫俗子怎知道

現在這個謎底可以揭開了，那就是：

一位大菩薩

世間來表法

演得太真實

眾生不識她

您的一生，真正做到了：

清清白白來做人

規規矩矩走正路

與人為善己自善

西方極樂是歸途

默默無聞一小草

小草奧妙誰知曉

任憑風吹和雨打

冬去春來不折腰

一生受盡屈和辱

千錘百鍊磨成佛

今朝圓滿回家去

再返娑婆度眾生

菩薩菩薩菩薩

表法表法表法

圓滿圓滿圓滿

回家回家回家

您帶著使命來到人間，救苦救難非等閒，示現病痛娑婆苦，企盼眾

生迷途返。您不辱佛使命，不負師之託，您是佛陀好弟子，您是師父好學生，您是眾生的好榜樣。這一次隨您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無量無邊，真是太殊勝了！感恩您，大菩薩！

十一月七日，我去看望我的老師，中午到您那裡去吃飯，發現您有點兒瘦了。我說，老菩薩，怎麼瘦了，要回家了吧？您爽朗地笑了，說快了快了。第二天，我得到一首偈子，是這樣說的：

姐姐駕鶴西歸去

上品上生見彌陀

姐是妹的好榜樣

妹妹作偈送姐行

姐姐先行回家轉

妹妹後面緊跟隨

雙雙回歸極樂土

再返娑婆度群萌

電話裡我給您讀了一遍，電話兩邊，我們倆開懷大笑。這真是：

笑談生與死

恰似嘮家常

若是不看破

怎能這瀟灑

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大丈夫？姐姐，您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二〇〇五年您就回歸極樂了，您倒駕慈航又表法七年。現在您的使命完成了，又有新的使命在等著您，不久的將來，您就會再來的。快點回來呀！眾生需要您。

您的蓮位對聯是這樣的：

上聯是：一句佛號暗合道妙

下聯是：老實念佛圓成佛道

橫批是：上品上生

這也是表法度眾生的。兩個對聯是告訴眾生，您是念佛成佛的。橫批上品上生：是您往生的品位。

姐姐呀，末法眾生剛強難化，真是可憐憫者，太苦太苦了，要救拔呀！

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把淳美的甘露遍灑。讓一切苦難眾生接受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法益，在法雨澆灌下，讓虛空法界盡開菩提花。

我代觀音灑甘露

觀音甘露遍宇宙

法雨妙華遍天下

法界眾生都受益

不用開光光自開

誰能為佛把光開

本末顛倒多少載

今朝明理改過來

西方極樂是我家

家愛我來我愛家

彌陀慈父招手笑

呼喚孩兒快回家

回家吧，回家！

小妹：劉素雲頂禮！

〔鏡頭：劉老師拜祭〕

〔鏡頭：劉老師灑淨〕

〔鏡頭：出殯的場面〕

〔字幕〕

在保持低調的情況下
仍有大批蓮友紛紛趕來
為劉素青老菩薩送行
盛況空前
來殯儀館的其他各家出殯人員
亦自動地加入到念佛隊伍中來
在殯儀館繞佛的隊伍龐大
殯儀館繞佛的盛況
前所未有

〔老居士茶毗後，舍利的特寫鏡頭〕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第9集

一生使命度眾生 慈悲留偈示後人

劉素雲老師

講於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地點：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字幕〕時間：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地點：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尊敬的世界各地、全國各地的蓮友，尊敬的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阿彌陀佛！

今天我要給大家講的是，《喜送姐姐回家》之四。題目是：

一生使命度眾生 慈悲留偈示後人

這一部分，主要是要把姐姐留下來的三十幾首偈子，公布於眾，讓

大家共同分享。

關於這個偈子問題，我想跟大家做以下說明：

這個偈子是怎麼來的，怎麼回事？

應該是二〇〇三年下半年，姐姐陸續就開始出了一些偈子。

當時我問姐姐：妳這偈子是怎麼出來的？

姐姐告訴我，她說，就像她腦門有一個電視屏幕，那個偈子就像打字一樣，它自己就出來了。

然後姐姐就用筆把它記下來了。

這種現象出現以後，我們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反正姐姐就是腦門出偈子，她就用筆記下來。

後來可能是記了二百多首左右。我就對姐姐說，我說，立刻停筆，一首也不要再記了，集中精力老實念佛求生淨土，不要夾雜，不要打閒岔。

因為我姐姐非常聽話，所以從那以後，她就再也不記了。

因為那一個階段陸續也出，她告訴我，她說，小雲，我現在還出偈子，有的一天出多的，有的一天出少的。

我說不管多少，咱都不要記了，就是一心念佛了。

所以我姐大約是記了半年多時間，一共是記了二百多首，不到三百首，她就停筆了，就不再記了。

最近姐姐跟我說，她說小雲，最近好像又出了一些偈子，我覺得這些偈子都挺好，是不是以後會有用處，妳說我記不記？

我當時就說了，姐，從明天開始，出的偈子，妳可以把它記下來。這個話是哪天說的呢？就是十一月七號那天，我去姐姐家吃中午飯說的這個話。那第二天就是十一月八號，所以從十一月八號起到現在，也就是姐姐往生的頭一天（二十號），半個月的時間，姐姐又留下了三十五首偈子。

今天我想給大家公布、分享、交流三十四首，其中有一首暫時保

密，還不適宜公開，請大家諒解。

這個偈子出來之後，在她往生之前，我沒有看見這個偈子。她是用本寫的。

我告訴姐姐，這個偈子不要給任何人看，我也不看，等以後妳往生了，我再看這個偈子。

姐姐說可能是這麼安排的。

告訴我現在這個時空點，就得用這種方式來度眾生。

對我來說，就是用偈子來度眾生。

我說用偈子怎麼度呢？

姐姐說，我把生前和將來我往生之後的事，我都把它寫在偈子裡。

到那個時候我走了，你們再看這偈子，你們所有的疑問，在偈子裡都會找到答案的。這是姐姐生前跟我交代過的。

她說，偈子裡寫的都會一一兌現的。那個時候一些瑞相啊，什麼景

象啊，我現在沒走之前，我都把它先寫出來。

那你看，我把後面的事我能先寫出來，那不是我編的吧？如果我現在把我沒往生之前的事先寫了，那你們都可以，誰都可以寫。我現在不但寫我往生前的，我把我往生後的事，也都一一寫出來，最後你們到這裡來找答案，一一都會兌現。

當時我還有點不理解。等姐姐往生以後，我看到姐姐留下的偈子，這個時候我突然恍然大悟了。因為什麼？真是這樣的，簡直是太神奇，太不可思議了！

下面就是怎麼個神奇法，怎麼個不思議法，我想用事實來說明。

我就把姐姐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到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共十三天時間裡所記下來的偈子供養大家，願我們共同分享。因為姐姐這些偈子，它都有時間年月日，甚至幾點幾分記下來的，她都有記載。我這裡就把年月日寫出來了，具體的幾點幾分我就沒有寫，每一天幾首

我都分別列出來了。

下面我就開始給大家說這個三十四首偈頌。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就是我告訴姐姐，從明天開始妳就可以記了。正好我一看那本，就是那天開始記的。十一月八號這一天，姐姐一共記了五首偈子，我就一一給大家讀一遍。

第一首偈子是這樣說的：

平平常常一老太

七十二載度春秋

一步一個腳印走

步步腳印後世留

平常淡然細碎語

可能無人語意留

如能聽進片言語

無價之寶任意流

親人眷屬往世友

今日相聚把緣酬

緣殊緣淺不一樣

各個因緣各報酬

緣勝自信彌陀號

此生極樂定相聚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但等妙華盛開日

虛空剝土作遊戲

釋迦如來現八千

弟子步步緊跟隨

三華龍會有吾位

釋迦如來笑揮指

善哉善哉大團圓

極樂世界共相聚

這就是十一月八號那一天的第一首偈子。

第二首：

哈市共修近百日

往昔道友今相聚

棒喝師弟言語粗

為教師弟靈性提

有悟此生回極樂

無悟必定拉一級

但願師兄與師弟

今日極樂共團聚

這首偈子，我知道它的大概背景，是我姐曾經到市內的一位同修的道場，一共四個人，他們當時稱為師兄師弟。在那裡打佛七念佛，將近一百天的時間，可能念了九十多天，不足一百天，她是指這個事說的。

這是第二首偈子。

第三首偈子是：

自己一生無說道
有話願跟我訴說
老年福報更殊勝
普願眾生念彌陀

眾生皆稱我慈祥
生活平常一生好
聽經念佛得清淨
此生同回極樂國

這是第三首。

第四首：

小小女兒靈性高
此生因緣極殊勝
生生世世度苦眾

可惜往生未了道
跟母回鄉本領學
六道輪迴完結了

這一首，我理解是給我的四外甥女說的。

「小小女兒」就指的小女兒。

「可惜往生未了道」，原來就是修行人，但是未了道，說這一生緣分殊勝，緣殊勝跟母親學本領，六道輪迴就可以結束了、就完結了。我是這樣理解的。

第五首是：

放下萬緣念彌陀

我念彌陀佛念我

彌陀彌陀心彌陀

彌陀接我回極樂

極樂勝景作回報

普願眾生歸極樂

這是八號那天的一共這個五首。

下面是十一月十號那天，一共是四首。

第一首是：

眾生厭離苦娑婆

歡喜極樂幸福多

眾生平等聽妙法

大開智慧唱佛歌

第二首：

放下假的求真的

放下苦的求樂的

什麼是苦何為樂

常樂我淨是真樂

第三首：

嬌兒莫哭

慈父護佑

走時即走

無有痛苦

捷報頻傳

告慰蓮友

瑞相百出

叫人信服

此生了願

回歸故土

再來大千

分身無數

隨緣而度

眾皆成就

這一首是不是就告訴我們，她往生之後瑞相，叫人信服。現在看來

事實已經驗證了，等大家看光碟就明白了。

第四首是：

妙蓮菩薩坐金台

西方三聖接引來

妙法蓮華開極樂

歡迎蓮友成佛來

念佛成佛容易事

彌陀弘願法船載

第9集

一生使命度眾生

慈悲留偈示後人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大災大難無所畏

共入彌陀本願海

這一首是在前些日子，平房有一位八十七八歲的老菩薩馮玉蘭往生
了。

這是我姐姐她下面寫有一個小註解——馮玉蘭老菩薩往生所感。

這個第一句話說的「妙蓮菩薩坐金台」，我理解是不是就是這老菩薩的法號叫妙蓮。

十一月十二日一共是七首。

第一首是：

群英聚會念佛法

寶池盛開妙蓮花

蓮友一體眾平等

西方極樂共回家

下面有個小註是——五位蓮友來訪。這五位蓮友都是誰，我不知道，當時我不在場。

第二首是：

不是「大話」是實話
行住坐臥在表法
即是彌陀心量大
不用思惟沒有假

第三首：

外表形象一老太
內裡卻是真菩薩
妹表大法吾小法
大法小法一般大
眾生要信受益大
若要不信土珂拉（癡）

這個「土珂拉」是我們北方的土話，就是那土塊的意思。後面她括號寫了一個字，就是那個白癡的癡，貪瞋癡那個癡，就是說你要不信，你就是那個癡——傻人。

第四首是：

錦州消息傳過來
蓮友信心未全開
萬語千言鼓把勁
祝願蓮友登蓮台
西方多一佛菩薩
虛空法界放異彩

第五首是：

眾生著相假為真
五十三參各種相
隨類度生盡本分
菩薩無相下凡塵
誰知是佛是凡人
天地人我本一身

第六首：這個還有個名，第六首叫：故鄉暢想。是這樣說的：

極樂世界美麗家
寶池德水林間鳥
諸上善友常相聚
諸大菩薩是同伴
生佛平等是一體
祝願同修聽佛話
遍地盛開妙蓮花
皆演妙音放光華
蓮池海會受法華
聽佛法音宣妙法
極樂佛國勝其它
永脫輪迴定回家

下面寫了四個字：妙音回家。

第七首是：

感恩丈夫度化我

度我極樂去成佛

永斷夫妻之緣分

永做道友出「愛河」

十一月十三日一共是六首。

第一首：

窗外樹枝披銀衣

自然美景放異彩

人心如雪潔無瑕

冬去春來百花開

第二首：

「弟子」聖書，她這個上寫的好像是那個經，佛經那個經，我理解是不是筆誤，暫時給它變一下，看看這樣好不好：

「弟子」聖書救中華

涵蓋彌陀四十八

若能深解其中義

興邦治國旺自家

這個「弟子」是帶引號的，我理解就是指《弟子規》。

第三首是：

身體活動漸遲緩
一切全交佛安排

心中只有阿彌陀
心中自在真快樂

第四首：

人生轉瞬幾十秋
此生回家有證書

幸遇淨土樂悠悠
彌陀接我蓮花出

第五首：

三點連成小蓮花
堅定信心把佛念
虛空法界遍是媽
清晨看看朝霞露
夜晚看看滿星際

預示今生定回家
抓住真的放下假
微笑送給遍天下
黃昏看看五彩霞
極樂故鄉在眼下

這一首，我想是給我四外甥女的，因為四外甥女的左鎖骨下面有三個點，那三個點是連在一起的，冷丁一看就像一朵小蓮花似的。所以我

理解，姐姐的這首偈子是給我四外甥女的。這是第五首。

第六首是：

感恩諸位兒和女
待到功德圓滿日
往日誓言定兌現
祝願兒女多覺悟
祝願虛空苦眾生
虛空法界皆祥和

助我成佛回故土
隨佛前來接諸位
不論先後皆相見
念佛回家有把握
快快覺悟回樂城
生佛平等慶太平

十一月十四日一共是五首。

第一首：

窗外一片銀世界
銀地換作黃金地
往生菩薩笑臉迎

自然美景放光彩
琉璃瑪瑙光如海
迎我共入彌陀海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家鄉美景說不盡

歡迎蓮友回家來

第二首：

放下萬緣靜心緣

清靜心緣無雜染

制心一處心靜極

智慧現前辦事圓

第三首：

慈父金臂垂

乖兒緊跟隨

與父同心願

與父同德行

第四首：

「大願」菩薩作榜樣

捨壽十年救劫難

但願眾生得離苦

宇宙和平幸福天

目連菩薩來身邊

助我成就回家園

句句不離無量壽

普度苦眾功無邊

這一首下面寫了幾個字——人間維摩詰。

第五首：

彌陀夜半送消息
以前消息也不假
一是兒心慈悲重
二是兒還有任務
今兒使命已完成
兒本西方一佛子
平平常常七十載
所想所做皆是法
一生清貧無貪欲
母親教誨時常記
紛雜世事少污染
從此再也無牽掛

這次消息是真的
兒未回家兩層意
憐憫眾生未捨棄
晚回幾年也不遲
慈父接兒把家回
來到世間解困圍
不顯不露自然存
從來給佛未抹灰
教育子女做好人
傳給兒孫受益深
家庭和睦兒孝順
與父回家盡孝心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上報四恩濟三途

虛空法界佛國人

十一月十六日，一首：

碧空萬里佛光照

蓮花朵朵佛來迎

天人撒花來送行

極樂世界美景現

重重佛梯接重重

有緣蓮友看得清

世人難信佛之義

得度之者永長生

下面這六首，就是我姐姐往生的頭一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日的，一共是六首。其中第一首很長，大概是六十句，我來給大家讀這首：

彌陀慈尊傳真音

吾子「21」回家門

西方三聖來接引

無量菩薩緊緊跟

宏來樹傑隨隊現

今生父母喜迎兒

女婿親接老岳母

事實如此都是真

往生大隊排成行

回來接友喜盈門

不是一人回家門
西方聖景空中現
歸者周身放異香
高唱彌陀回家轉
生前所願皆圓滿
平常一生度苦輪
平民百姓非凡人
今回蓮國極樂去
分身來到娑婆界
這場大戲唱圓滿
金身處處無不在
瀟灑回家回眸笑
特提一場奇兵練

帶眾無量歸一真
朵朵蓮花如車輪
體通透明如水晶
妄盡還源歸一真
本是菩薩再來世
不是祖師留教誨
遊戲一場太逼真
此名即是觀世音
大慈大悲救苦輪
丟下假身換金身
金光時時照眾生
警醒世間迷惑人
吾接師弟圓滿歸

說到做到真佛性	佛無妄語即是真
吾為無量作證明	吾為彌陀傳真音
末法九千此部經	一句彌陀定乾坤
不管爾等信不信	後世子孫去評論
不說以後再說今	留下偈頌給後人
後人如能認真寶	寶藏無盡宇宙新
虛身假殼現病苦	談笑風生度世人
歸時定於正午時	揮手微笑別親人
西方三聖顯神威	大放光明照虛空
天人撒花紛紛下	空中異香眾可聞
末法眾生太難化	種種奇象化世人
勸君快快早醒悟	誓作聖賢明白人

這一首偈子是十一月二十號，晚上零點二十分至一點十二分，記下

來的，大約差不多記了將近一個小時。這是第一首。

第二首：

哈市去念佛（往生）

奇特練兵所

我的二師弟

捨命去陪我

忍辱受磨勵

此關已通過

日常體能下

她知很驚疑

禮佛發下願

精心來護持

不管她是誰

今生定回家

兩次說往生

護持都有她

要問怎回事

事後她解答

第三首：

感恩諸位老姐妹

時常相聚來切磋

同沾法喜嘗法味

今生定能把家回

第四首：

諸佛諸位善護法
三日未進所有糧
滔滔不絕講佛法
四面八方來聚會
最後日子度群萌

慈悲護持威力大
精神煥發身不乏
群情激奮把佛讚
有情無情受益大
祝願大家登蓮花

第五首：

自己學佛有欠缺
不管何種方式考
老實聽話認真幹
眾生著相給你相
往生之日多瑞相
不信之眾見佛景

往生之時考試多
如如不動障不住
極樂故鄉回定了
見相爾等心服了
佛放光華照眾生
不用解釋不費功

自動你把佛門進

得佛法味樂無窮

第六首：

感恩故鄉眾蓮友
人生最後捨報日
從此再不受拘禁
哪方眾生緣成熟
微塵剎土無量眾
親隨彌陀去接迎
菩薩無量聽佛經
虛空法界諸佛剎
淨宗法門太殊勝
同登四土把佛成

為報鄉恩現慈悲
蓮池海會見親人
自由自在遊虛空
分身無數度苦眾
哪裡有感必有應
極樂成佛無量多
佛國畢業高材生
剎那遊遍供養佛
方便穩當是捷徑
十方諸佛同讚歎

以上這三十四首偈子，就是我姐姐從十一月八日到十一月二十日，

十三天的時間裡，留給同修們的詩集。

我就不解釋了，我也解釋不出來。大家聽了、看了，會各有所悟。下面我想說點什麼呢？就是姐姐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作佛去了，又一位佛菩薩歸位了。

雖然在人世間，我失去了一位可親可敬的姐姐，但是在虛空法界，卻多了一位救苦救難的佛菩薩。

我為有這樣一位偉大的姐姐，而驕傲和自豪！

姐姐陽壽未到，她是捨壽十年回家的，為什麼？為了挽救這場劫難，又有新的使命在等待著她。事實上她身負新的使命，已經又來到了娑婆世界。她和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已經融為一體。其實本來就是一體嘛，她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她在我們的身邊。

三年前，我就知道姐姐是觀世音菩薩，但是我不能說，說了那叫不懂規矩。退一步說，就是我說出來了，又有誰相信？是不是人家會說我

又在妖言惑眾、胡說八道。我不忍心讓眾生因為我而造口業，將來受苦報，所以我就沒有說。

不是說末法眾生剛強難化嗎，真是這樣的。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不是在化嗎？老法師講經說法到現在已經五十四年了，不是也在化嗎？所以說，我們不要著急，機緣成熟了自然而然的就化了，我們這個化的工作還要繼續做下去。

姐姐作佛去了，作為妹妹，我作了三首偈子，為姐姐送行，送姐姐回家。

第一首是這樣的：

大慈大悲觀世音

千處有求千處應

化身無數拔眾苦

尋聲救苦度苦輪

第二首：

姐姐回歸常寂光

妹妹娑婆常遙望

喜送姐姐回家——劉素青老居士自在往生紀實

待到功德圓滿日

慈父接我回故鄉

第三首：

姐姐端坐紫金台

三聖接引回家園

相好莊嚴多殊勝

受盡屈辱笑開顏

姐姐往生之後，我給師父上人寫了一封短信，報告姐姐往生的消息。有蓮友把這封信掛在了網上，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一時傳言四起，說什麼的都有。有的人警告蓮友，那是假的，你上當了，有人說不是上品上生，等等，等等。

對此我的態度是，淡然視之，漠然置之，泰然處之，一笑了之。

還是我那四條原則：不爭論，不討論，不辯論，不解釋。我一直遵循這四條原則。

一切隨其自然，真相就是真相。它不以哪個人的好惡為轉移，也不以哪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姐姐往生之後，我們日夜兼程趕製了這套光碟，供養世界各地、全國各地的蓮友。這套光碟的製作，我是從頭至尾跟下來的，可以負責任地告訴蓮友們，這套光碟的內容是真實可信的。沒有虛構、沒有誇張、沒有杜撰，更沒有藝術加工，每個細節都是原汁原味的真實紀錄，它將給我們留下無盡的啟迪。

這套光碟公開流通之後，可能會引起震動。
無外乎兩種震動。

一種是，受到鼓舞，增強信心，堅定信念，法喜充滿。

另一種震動是，疑惑叢生，極盡所能排斥。

不管是哪種震動，都是很正常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在這裡我要對大家說的是，

現在時間這麼寶貴，不要浪費這寶貴的時間，再去爭論誰是誰非。沒有誰是，也沒有誰非，一句阿彌陀佛全解決了。

我上面所說的話是坦誠的，萬法歸一，殊途同歸，世界宗教是一家，這是淨空老法師的理念。

從這些話裡，你們能不能感受到我的真誠、我的善良、我的慈悲？我不希望任何一個眾生，因造口業而受苦報。

俗話說，聽人勸，吃飽飯。

我真誠地勸誡諸位，對於這套光碟，你有選擇的自由，喜歡你就看，不喜歡你就不看，最好是不說東道西，妄加評論。

如果你不聽勸說，非說不可，那就是智者見智、愚者見愚、癡者見癡了，那你就因果自負、自作自受吧。

因時間倉促，這套光碟，難免有疏漏之處。誠懇地希望廣大蓮友看後，批評指正。

謝謝各位！阿彌陀佛！

